第一最好不相见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序一 是什么打动了我们
- 序二 淡妆和她的《第一最好不相见》
- 楔子
- 第一章　重逢(1)
- 第一章　重逢(2)
- 第一章　重逢(3)
- 第一章　重逢(4)
- 第一章　重逢(5)
- 第二章　学校(1)
- 第二章　学校(2)
- 第二章　学校(3)
- 第二章　学校(4)
- 第二章　学校(5)
- 第三章　酒吧(1)
- 第三章　酒吧(2)
- 第三章　酒吧(3)
- 第三章　酒吧(4)
- 第三章　酒吧(5)
- 第四章　姐姐(1)
- 第四章　姐姐(2)
- 第四章　姐姐(3)
- 第四章　姐姐(4)
- 第四章　姐姐(5)
- 第四章　姐姐(6)
- 第四章　姐姐(7)
- 第五章　焰火(1)
- 第五章　焰火(2)
- 第五章　焰火(3)
- 第五章　焰火(4)
- 第五章　焰火(5)

- 第五章　焰火(6)
- 第六章　订婚(1)
- 第六章　订婚(2)
- 第六章　订婚(3)
- 第一章　真言(1)
- 第一章　真言(2)
- 第一章　真言(3)
- 第一章　真言(4)
- 第二章　真相(1)
- 第二章　真相(2)
- 第二章　真相(3)
- 第二章　真相(4)
- 第三章　相爱(1)
- 第三章　相爱(2)
- 第三章　相爱(3)
- 第三章　相爱(4)
- 第三章　相爱(5)
- 第四章　缠绵(1)
- 第四章　缠绵(2)
- 第四章　缠绵(3)
- 第四章　缠绵(4)
- 第四章　缠绵(5)
- 第四章　缠绵(6)
- 第五章　摊牌(1)
- 第五章　摊牌(2)
- 第五章　摊牌(3)
- 第五章　摊牌(4)
- 第五章　摊牌(5)
- 第五章　摊牌(6)
- 第六章　意外(1)
- 第六章　意外(2)
- 第六章　意外(3)
- 第六章　意外(4)
- 第六章　意外(5)
- 第一章　孩子(1)
- 第一章　孩子(2)

- 第一章　孩子(3)
- 第一章　孩子(4)
- 第一章　孩子(5)

序一 是什么打动了我们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对网络文学是很隔膜的，甚至固执地认为，除了将传统的文本输入电脑放在网上便于人们查找外，看不出文学有借助这个东西独立生存的必要，而如果挂在网上的传统读本又错误百出的话，那么它剩下的价值就更加值得怀疑了。

最早改变我印象的是网络玄幻小说。从一个记不清的偶然开始，我读到其中一些漂亮的作品，那种想象的能力，那种融会当代生存体验与古老文化的尝试，那种文字的利落与简洁，都让人耳目一新，说实话，有的还很令人着迷！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梦境存在的地方，无法用理性的清晰的语言加以述说，但却也不能为现实的理性所驱散，它一端连接着我们的童年——那些同样模糊而迷人的记忆，另一端甚至不知道究竟通向了哪里——远古？神话？还是潜意识？我童年的幻想由科幻小说和《聊斋》织成，这个梦境美丽而永恒。后来，中国的科幻小说堕落了，科学教育也实现了对神秘文化的驱逐，但我的梦境却没有消失，而且可能因为被压抑而越发积累着自己渴求的能量。网络玄幻小说就在这个时候满足了我。

而且这种满足是以它可能的最自由的形式，打破了我们社会的常规的文化逻辑，甚至部分改变了我们文学的体制化的出版传播模式。尽管近年网络玄幻小说又有它许多的遗憾，但我依然对这一领域抱有相当的期待。

第二次引起我兴趣的是最近读到的几部网络情感小说，包括淡妆浓抹的《第一最好不相见》。

真是奇怪！在日常的阅读中，最让我拒绝的便是所谓的言情小说，这几部网络情感小说能够吸引我读下去，甚至上网“追文”，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想来想去，原因可能还在其中的“自由”品格。人其实不应该拒绝情感小说，就像我们并不能拒绝情感一样。问题是传统形态的言情小说已经在目前社会逻辑中严重地束缚了自己，它们的情感几乎成为一种被抽干的模式化表达，从中我们得不到真实的生命感触，得不到灵魂隐秘处的拨动。恰恰是网络带给我们作者某种“自由”的感觉，也是网络的出版传播方式在自觉不自觉当中完成了对某些僵化模式的解构，于是我们的精神的某一部分释放了。这当然不是说网络文学从此不会重蹈模式化的陷阱，但是，网络本身的快捷发展似乎又自然包含了一种自我淘汰、自我更新的机会。

这就有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我们曾经熟悉的这个世界——现实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

一直都有人预言网络文学将最终取代传统形态的文学，保守的我尚不能想象这样的一个“终极性”结果，但是，不同形态的文学相互影响、彼此改变对方却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最早的网络文字那么粗糙，而我们今天读到的《第一最好不相见》是如此的成熟一样。

淡妆浓抹，我与这位作者从未谋面，因为偶然的“追文”而相识，知道她曾经有过很好的文学训练，也有很好的文学感觉。那么，这是不是已经代表了当前网络文学作者的一种令人鼓舞的现状？一个吸引众多优秀分子加盟的事业一定是一个充满前途、大有可为的事业。

让我真诚地祝福，祝福她不断推出自己的优秀网文，也祝福我们自己，还有机会获得新的“自由满足”的快乐！

李 怡

2009年8月20日于励耘楼

李怡，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丛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主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多年，著有《为了现代的人生》、《阅读现代》、《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等。

序二 淡妆和她的《第一最好不相见》

初识淡妆，言谈中她沉稳、开朗的性格吸引了我。翻开她的作品，一种久违的感觉扑面而来。文章淡雅，文笔细腻，对于人物的解读栩栩如生。忍不住跟着读了下去，真是欲罢不能。掩卷后，久久回味，为秦南秦北的绝美爱情唏嘘感叹！

因为文章原来的题目并不切题，所以同淡妆商量。她说了一个仓央嘉措的诗《第一最好不相见》，引得我连连点头，无论从意境还是内容来说，这个题目就如同伊人红妆一样，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文为知己者悦。于是，淡妆和她的《第一最好不相见》，就这样走入了大家的视线。

淡妆的文，脱离了网络上流行的快餐文化，用委婉的风格描写了一段缠绵优美的爱情故事，似潺潺流水，如空谷幽兰，携神韵天籁，渐入佳境。开创了集流行元素、传统言情、现代文学为一体的新型都市题材的言情小说先河，为低迷的网络言情小说带来了清新之风，为网络文学同传统文学的融汇点燃了星星之火。

如果你向往爱情，那就要读《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果你向往纯真的真爱，却没有读过《第一最好不相见》，那将会是你的遗憾。让我们共同走近淡妆，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祝福淡妆，祝福她在文学的道路上愈走愈高，不断地创新，用灵动的笔带给我们大家更多更优秀的经典之作！

天和地

2009年8月20日于北京

天和地，小说阅读网编辑部总编。从事网络文学工作多年，著有《女人如茶》、《哭丧》等短篇散文诗歌。

楔子

夏日的午后，阳光静悄悄地肆虐着，只有枝头的蝉还在不识好歹地苟延残喘，时不时地发出有气无力的鸣叫，这叫声一阵紧一阵松，提醒人们时间的流逝。

房间早被阳光烤成了蒸笼，一只吊扇不知疲倦地嗡嗡转动，送来一阵阵扑面的热风。秦南的额头早就渗出了密密的一层汗珠，但她懒得擦拭，因为那将是同样动作的不停重复，在她看来无异于做无用功。

寝室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暑假刚刚开始，整个校园的人仿佛要逃离似的作鸟兽散。而此时的秦南，正无聊地填一份普鲁斯特问卷，没人要求，也不知道有何用处，只是因为此时，她百无聊赖而已。她下意识地用牙齿咬紧了铅笔的顶端，皱着眉仔细思考着答案。

“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

第一道题就被难住了。“不知道。”秦南用铅笔潦草地写下了答案。

“你目前的心境怎样？”又是一个“不知道。”

“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没有。”填到这里，秦南实在是填不下去了，有点儿沮丧地扔掉铅笔，干脆把整个人扔到床上，看着头顶的吊扇呼呼地转圈。蝉叫声好像越来越响，叫得人从心里往外烦躁。

一阵音乐突然响起，是电影《人狼恋》的主题曲《When A Child Is Born》。秦南迟疑了一下，极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翻遍书包的几个口袋寻找手机。终于找到，她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咬了咬嘴唇，按下接听键的同时也把一抹强挤出的微笑挂在了脸上。

“妈妈，您好。”秦南客气地先打了声招呼。

“小南啊，晚上回来吃饭。”对方的声音很慈祥但是不容反抗。

“哦，对不起，妈妈，我今晚有个家教，所以可能……”秦南小心翼翼地找了个理由试图回绝。

“不是早就叫你辞了吗？这关系到我们秦家的声誉，怎么这么不听话？”对方的声音透出了明显的不悦。

“对不起，妈妈……”秦南赔着笑想解释。

“辞了吧，晚上务必回来。你哥哥回来了，他可是八年没回来了。我叫司机接你。”对方的不悦消失得很快。原来是哥哥回来了，秦南知道不能再回绝。

“不用了，妈妈。这边堵车厉害，我还是坐公交车回去比较快一些。”秦南赶忙拒绝，不想劳师动众是一方面，还有一点是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这是她刚到这个家时被一个叫张嫂的佣人反复告诫过的。

“这样也好。快点儿回来吧，等你开饭。”那边挂断了电话。

秦南长出了一口气。“哥哥，哥哥”，她在心里默念了两遍这个词，脑中现出了一个抱着篮球的大男孩的样子。不知怎么回事，这么多年无论秦南什么时候想起这个哥哥的时候，想到的总是他抱着个篮球，三步两步跑到冰箱那里急火火地开门找水喝的样子：先咕噜噜地猛灌一通冰水，然后再快乐地用手转一阵球——秦南小时候总是被他转球的技艺吸引，趁他不在的时候，也拿起他的篮球试过，可是怎么都转不起来。所以，在儿时的秦南看来，这绝对是哥哥的一项绝技。想到这里，她的嘴角不自觉地浮起了一抹微笑。八年不见，想必他一定早忘了我吧，秦南想。

秦宅坐落于本市最有名的别墅区，它的地位不亚于比弗利山庄之于好莱坞，但因为建在山上，公交车只能通到山下，到山上的别墅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这段路对于山上的居民来说，完全不成问题，因为每家都有车，但对于秦南来说，在八月中顶着夕照步行上山，实在不是一个好的经历。但即便这样，秦南也觉得比看司机的脸色要舒服得多。

到了秦宅大门口的时候，她已经气喘吁吁。

从外面的大铁门到里面的正门，要穿过一个大大的草坪，秦南恨不得躺在草坪上喘粗气，但现在还不能松懈。

走在草坪上，秦南慢慢调整呼吸，拿出面巾纸擦了擦汗，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房门，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好不容易穿过了玄关，就听到客厅里传来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不用想秦南也知道是秦本儒，这声音在秦家出现的频率之高让所有人都已经司空见惯，也正是因为这个声音，当年的秦北才选择了离开家，并且一走就是八年。

“爸，妈，我回来了。”秦南站在玄关与客厅的交界处，适时地打断了秦本儒的训话。客厅里的三个人齐刷刷地看向她，秦南忙本能地低下头。

“小南，怎么才回来？快上去洗个澡换衣服，等你下来吃饭。”袁静淑吩咐道。

“哦。”秦南如蒙大赦，低着头快步上楼去。一想到自己满头大汗的狼狈样子，她就恨不得快快逃离现场。方才她没有仔细看，只是扫了一眼，知道客厅里有三个人，另一个一定是哥哥秦北了，具体什么样子，一点儿都没看清；但秦南感觉他的目光始终在打量她，好像还目送她上楼。她很后悔，自己怎么就这么笨，叫一声“哥”就那么难吗？又不是陌生人——虽然和陌生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洗过澡，将长发吹了吹，半干不干地披在肩上，她选了一条纯棉宽松款的纯白色长裙，欧洲复古的款式，领口和袖边镶有精致的蕾丝，慢慢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她依然没敢看客厅里的人，只是边走边盯着自己的裙角。

刚下了楼梯，一个高大的身影挡在了身前。秦南赶忙后退了两步，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看到一双充满好奇的眼睛，慌忙收回目光，盯着他胸前衬衫的一粒纽扣，这个纽扣的位置正好和她的视线持平。

“你不记得我了吗？”熟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原来人的声音是不会变的，秦北离家的时候已经二十四岁，早就过了变声期，而这声音在秦南的记忆里是最完美的男声，低沉浑厚，温润又充满温暖。

“哥，你回来了，这么多年还好吧？”秦南依旧低着头，就是没有勇气抬头直视他的眼睛。

“夫人，可以开饭了。”王嫂走到客厅里知会大家，正好解除了秦南的尴尬，一家人转移到了饭厅。

秦南并不喜欢饭厅的设计：长长的餐桌尽头正对着一个大大的壁炉，壁炉两侧的罗马柱显示出明显的巴洛克格调，极尽繁缛奢华之能事。

秦本儒和袁静淑分别坐在了桌子的两端，那是男女主人的位置；秦南和秦北的位置面对着面，这让秦南依旧不敢抬头，但秦北却毫不掩饰地一直打量她，仿佛没有见过这个妹妹。

“秦北，我没有想到，八年了，你还是不能替我这个老头子想想。”秦本儒丝毫不想结束刚才的话题。

“爸……”秦北还要解释，但被秦本儒的手势打断。

“你翅膀硬了，我也管不了你了。你没有靠家里的一分钱拿到了那个什么什么州大学的博士学位，有志气。可是你总该为这个家想想吧？我都黄土埋半截的人了，咱们家这么大的企业早晚是要交给你的。你连招呼都没打就找好了工作，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爸爸？”秦本儒没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动，秦南似乎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我给你两条路：一是辞掉你那个什么教授的工作，到公司里去接我的班；如果不辞职，你就把晓晴给我娶进门来，让她替你掌管企业，你继续做你的教授。你自己选择。”秦本儒的口气表示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小北啊，你就听你爸的话吧，好不好？”袁静淑好言好语地对她的宝贝儿子说道，一点儿都舍不得大声。

“这样吧，爸，如果我保证能打理好公司的一切，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我是不是可以继续在Y大教书？”秦北做出了一个让步。

“那当然。老秦，孩子都这么说了，就先这样吧。刚回来就吵个不停，你不怕再把儿子逼走？”袁静淑忙对丈夫说。毕竟秦北已经做出了让步，要见好就收。

秦本儒沉吟了一下，“那好吧。先观察你一段，如果做不到，你就必须在这两个选择中选择一个。”老头子也做出了让步。

袁静淑喜上眉梢，“好了好了，都饿了吧？开饭。小南今天也是难得回来，咱们一家终于团圆了。”袁静淑声音甚至都有点儿哽咽。

“妈，对不起。”秦南小声地道歉。

“小南啊，我听你妈说你宁可住校也不回家。这么热的天，你那个宿舍连个冷气都没有，再说都放假了，你一个人住也不安全，赶紧搬回来。正好你哥也回来了，你们俩平时多陪陪你妈妈。”秦本儒解决了秦北的事情，又开始关心秦南。

“哦，好的，爸爸。”秦南不敢忤逆秦本儒的意思，而且她知道袁静淑没有把她当家教的事情告诉秦本儒，要是告诉了，他肯定又是大发雷霆，认为她丢了秦家的脸。

“你已经上大学了吗？”秦北的声音从对面传过来。秦南迅速地看了他一眼，心脏漏跳了一拍。这次收获很大，她看清了他的样子：五官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依然是剑眉星目，鼻梁高耸挺直，只是面部的线条更硬朗清晰了些，就像刀刻出来的一样，当年青涩少年的奶油气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成熟男子的大气，眼角眉梢多了几分从容。

“哦，开学就要上大四了。”秦南边说边从汤盆舀了勺汤到自己的碗里，稍稍溢出了一点儿是因为手有点儿抖，好在大家都没有注意。

“我都忘了你也要长大的。在哪个学校？”秦北敲了敲他自己的头继续问。

“Y大，你的母校。”秦南低着头用汤匙搅着碗里的汤，没有丝毫要喝的意思。

“她当时只报了这么一个志愿，大家都觉得悬，要是上不去一点儿回旋的余地都没有。”袁静淑插进来说道。要知道Y大是百年名校，国内顶级高校之一，能考进去的无疑是天之骄子。

“是吗？”秦北轻轻地吐出了两个字，看了看对面的小校友。她的变化太大了，他几乎都认不出来。记得自己走的时候，她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美丽是美丽，但就是个花骨朵而已，试问哪个花季少女不美呢？而现在，秦北不得不相信“女大十八变”这句话。如果他一直在她的身边看着她成长，也许注意不到她的变化，可是就在他走后的这么几年间，她不负众望地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亭亭玉立，凸凹有致，端庄又不失清纯，是会让所有看到她的男人心动的那种，但显然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她已经对身边的男人产生了吸引力。

“那个，我下个学期会到Y大任教。”秦北不再看她，边夹菜边说道。

“你教什么专业？哪个系？”这次秦南不再低头，睁大眼睛盯着秦北问道。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中文系。”秦北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让他忍不住扬了扬嘴角。

秦南瞪大眼睛盯着秦北看了一阵，好像由不相信到相信，然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小脸红扑扑的，转头边给袁静淑夹菜边说道：“妈，我明天就搬回来住，假期多陪陪你，好不好？”

“这才是我的乖女儿。”袁静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第一章　重逢(1)

吃过晚饭，秦北借口要见朋友，把一家人都扔下，出去了，秦南只好陪着秦本儒夫妇在客厅里看电视、吃水果。

“老秦啊，你今天说让秦北娶晓晴的事不是开玩笑吧？”袁静淑接过秦南递过来的水果，冲着秦本儒说道。

“怎么会是玩笑呢？远山年底有望提行长了，我们明年要想再扩大规模的话，资金周转还要靠他帮忙。两家成为一家，我们资金链就有保障了。”秦本儒慢慢悠悠地说。

听他这么说，秦南一直在脑子里搜索那个叫晓晴的人。刚才饭桌上提到的时候，她就留意了一下，忽然想起在秦北出国前有个经常来家里玩的姐姐，和秦北差不多大，还经常给自己糖吃。那个时候来家里找秦北的男孩子很多，女孩子就这么一个，所以秦南印象深刻。

可自打秦北走后她就再没有来过。

那时爸爸妈妈对她就不是一般的好，每次来都要留她吃饭，还叫阿姨特意给她做好吃的，看来这个人应该就是晓晴了。

“可是，那个晓晴年龄大了一点儿吧？”袁静淑看起来并不是很赞成的样子。

“你儿子还小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俩是同岁，这么大还没结婚，还不是为了等你儿子？”秦本儒的一席话说得袁静淑哑口无言。为了找个台阶下，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秦南身上。

“小南啊，在大学里有没有交男朋友啊？”

“啊？那个，没有。”袁静淑突然这么一问，秦南没有准备，差点儿被一口西瓜呛到。袁静淑忙抚了抚她的后背，说：“没有就好，等你毕业了，爸爸妈妈得给你找个好人家。怎么说也是我们秦家的孩子。”

“哦。”秦南无言以对，只是暗中祈祷时间快点儿过去。但秦本儒夫妇今天不知是兴奋还是故意在等秦北回来，看了两个小时的电视，丝毫没有要回房休息的意思。秦南有点儿着急，琢磨着怎么脱身。

“爸爸，你明天是不是要上班？”秦南酝酿了很久终于说出了口。

“哦，差点儿忘了明天早上要开董事会。时间都这么晚了，我都没注意。”秦本儒经秦南的提醒才想起看时间，已经快到十点了。

“小南啊，要是你哥回来，你提醒一下他，明天要和我去公司开会。我和你妈先去休息了。”秦本儒对秦南交代道。秦南连忙答应。

去厨房泡了一杯咖啡，秦南关掉了一楼客厅的灯，上楼回自己的房间。

秦南和秦北住在二楼，两个人的房间是对门，都是独立的带卫生间和阳台的小套间。平时秦南已经习惯了自己住一层，八年了，对面的房门一直是紧闭的，而今天，当她要推自己房门的时候，发现对面的房门半开着，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一样。这种感觉很奇妙。

里面黑黢黢的。秦南随手推开了房门，拉开灯。房间里一团乱：大大小小的旅行箱在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有打开的也有没打的；床上散落了几件衣服；屋子里一股呛人的尘土味还没散，显然因为秦北是突然回来的，王嫂还没有腾出时间来收拾。

秦南皱了皱眉，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先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然后把散落在床上和旅行箱里的衣服一件件地挂进衣橱，用小毛巾擦拭家具表面的尘土。因为干得比较专心，她并没有注意到房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个人。

“秦南，你给我住手。”音量不大，但是很冷。

秦南一惊，下意识地转身对着门口，看到秦北双手插在裤兜里，懒懒地斜靠在门框上，表情也很冷。

因为手里拿着一块脏抹布，秦南一时间不晓得把手放在哪里好。她勉强冲着他笑了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副表情。

秦北走到秦南面前，一下子抓住了她拿着抹布那只手的手腕。秦南只感觉骨头就要断了，咬紧牙才没让自己出声。

秦北用另一只手拿下了她手里的抹布，顺手扔在了一边，但丝毫没有要放开她手腕的意思，而且力道也不见减弱。

因为疼痛不断传来，秦南强忍着不让泪水涌出来。

“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了？我不是早就说过，不准你再做这样的事。”秦北的目光剑一样直直刺向秦南的双眼，浓眉挑了起来，嘴唇抿成了一条线，这表情让秦南打了个冷战。这是她第二次看到这种表情，这是他发怒的前兆。原来过了这么多年，这表情还是和自己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那还是自己从孤儿院来到这个家没有多久的时候，当时秦南还不到六岁。这里在小小秦南的眼里仿佛是一个天堂：她不仅有了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玩具，还有了很多漂亮的新衣服；她不仅能吃饱，而且吃的还都是她从来没吃过的好东西。

所以当家里的佣人，一个在秦南看来胖胖的阿姨对她说“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要多干活，不能白吃饭”时，她很用力地点了点头。她的小脑袋里想的是一定要乖才可以留下来，只要大人让她干什么，她就要好好儿干，不能惹人生气。

于是有一天，抱着篮球满头大汗的秦北放学回家跑进厨房找水?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还没有桌子高的秦南，站在椅子上，用稚嫩的小手拿着一块大抹布，踮着脚吃力地擦餐桌面，看到他回来，还咧开嘴开心地冲他傻笑。

就在那时，秦北露出了和现在一模一样的表情，直把小秦南吓得哇哇大哭，根本不记得后来秦北是怎么把她从椅子上抱下来的。

再后来，秦南就再也没有看到那个胖胖的阿姨，而是换成了现在的王嫂——秦南和秦北一直喊她“王阿姨”，她待兄妹俩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么亲。

想到这里，秦南好像明白秦北为什么突然生气，心里一阵暖流涌了上来。心情一放松，手腕的疼痛传了上来，她忍不住轻轻地“哎哟”了一声。秦北忙把自己的手松开，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哥，你有没有把我当妹妹？”秦南笑着问。

“废话。”秦北显然还在生气。

“那这里是不是我自己的家？”秦南一点儿也没被他的情绪感染。

秦北没有说话。

“如果你承认这也是我的家，那我打扫一下自己家里的房间有什么不对呢？而且还是我哥哥的房间。”秦南柔声细语地说。

秦北的面部线条稍有缓和。

“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没有人逼我做这些事，我做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是因为我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这么多年我都释怀了，你还不能吗？”秦南的声音让人如沐春风。

“对不起。”秦北长出了一口气，头冲着窗外说道，手依然插在裤兜里。

“既然知道对不起，还不和我一起干活？你不想今晚睡客厅吧？”秦南边说边走上前，把抹布拾起来递给秦北。

第一章　重逢(2)

秦北一惊，但是没说什么，直接接了过来。秦南觉得他表情有点儿不自然，也难怪，毕竟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小自己十岁的女人——不，是小女孩——使唤，感觉怪怪的。

在秦北的帮助下，秦南换好了全套新的床单和被套。之后秦北开始整理他带回来的书，一本本拿出来往书架上摆。秦南睁大眼睛凑了上来。

看见秦北从一个大箱子里往外一本本地拿书，看都不看一眼就往书柜里摆时，秦南走了过去，顺手拿起了一本，看了一眼封面，就忙不迭地又拿了一本，又是只扫一眼，就去拿第三本第四本，也不见她把手里的书放下，转眼间她怀里就抱满了书。

秦北停下手中的动作看了看她，道："都是我这几年买的，有的是教材，有的是托欧洲的朋友买的，都很枯燥的。"

秦南没理他，眼睛盯着刚拿起的一本书，看完正面看背面，连版权页和书脊都不放过，嘴里还轻轻地念着："荣格，《原型和集体无意识》，"说着又拿起一本，"弗莱，《批评的剖析》。"秦北顺着她的手扫了一眼书名，没错，心里暗暗吃了一惊。

这些都是原版的文艺理论著作，虽说作者都是在文艺理论界响当当的人物，但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只是对作家熟悉，能扫一眼就准确说出作者和书的中文译名，除非在这方面有过专门的研究。实际上，随便找一个中文系的在读本科生，都不一定能说出这些作者的名字，因为他自己在读本科的时候也不敢说全部知道这些人。

秦北怔怔地看着她，心里疑惑重重。

秦南终于发现怀里的书已经抱不住了，才依依不舍地放下。她干脆蹲下身去，打开了另一个书箱，显然这箱书更对她的胃口，每拿起一本她都发出一声惊喜的低呼。

这箱不再是枯燥的理论书，而是一些作家的原著，美国作家的作品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全集。

当她兴冲冲地又拿起一本书时，突然脸色一红，手一抖竟然把那本书掉在了地上。她慌忙捡起，但是不再看那本书一眼，把它放在了一边。

这一幕恰好看在秦北眼里，让他非常好奇，不知道是什么书让她这么个反应。

他蹲下身，捡起秦南方才掉落的一本书，还没等看是什么书，就发现秦南的脸越发红了，像个熟透的苹果。秦北一低头，看了一眼书名，没发觉有什么不对，抬头又看了看秦南，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这么一笑，秦南脸更红，也不再看下面还没看到的书，站起来把刚才放在一旁的书手忙脚乱地往书柜里摆。

那本书是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这本书曾因为赤裸裸的性描写而在英美等国长期受禁，至今褒贬不一。虽然秦北没觉得这本书有什么，但看到秦南这么大反应，还真是让他触动了一下。他打算揭开心中的谜团。

“你学什么专业？”秦北装作不经意地问。

“工商管理。”秦南漫不经心地回答，边说边调整书柜里书籍的位置，将同类的放在一起。

“工商管理？”秦北的疑问更大了。本以为她会回答学中文或者是英文，这样和她刚才的表现才沾边儿，于是他忍不住更大声地叫了出来。

“嘘……”秦南用一个手指示意他小点儿声，毕竟家里人都休息了。其实他们住在二楼，房间的隔音效果非常好，根本影响不到楼下，但是平时秦南小心惯了，她不希望自己的存在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秦北噤声，但满脸疑问。

“怎么了？”秦南看着他的表情，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大反应。

“没，没什么，我以为你学中文。”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秦北自嘲地笑了笑。

“哦，我也这么想来着。”秦南继续去摆书，波澜不惊。

“那为什么要学管理？”秦北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是改不了的。

“爸爸妈妈喜欢，说将来可以帮你打理公司，我就报了。”秦南淡淡地说，听不出情绪变化。

秦北了然。想当年自己高考填志愿时也是被逼着填工商管理，但他偷偷跑到学校报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等秦本儒发觉为时已晚。为这，秦本儒至今都没有原谅他。

“唉，难为你了。”秦北叹了口气，感觉这个妹妹和自己同病相怜，很能体会她的心情。

“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呢？”秦南回过头冲他笑了笑。她觉得自己现在挺好的。

“我不在，他们就只能为难你了呗。”秦北发自内心地说。

“我没觉得为难。”秦南突然转过头认真地对秦北说，“如果不是爸爸妈妈，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学到管理上的东西。尽管我不那么喜欢，但这对我没有一点儿坏处，不是吗？”

秦北耸耸肩，听她这么说还有点儿道理。“可是……”他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可是，我喜欢的东西是一辈子都不会放弃的，这和我学什么专业没有关系。”秦南接着他的话说道。

秦北点了点头，?是这样子了。如果秦南如愿考上了中文系，那么她一辈子都不会去看那些她毫无兴趣的管理学书籍，而现在，她喜欢的书不仅一本没少看，还学到了管理学的知识——艺多不压身。

看她刚才对那些书的熟悉程度，秦北已经基本知道她看过了多少书，心里不禁暗暗钦佩，也忍不住有点儿心疼。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不是应该花很多时间去恋爱打扮吗？这个妹妹就快把自己埋在书堆里了。

“那个，我可不可以……”秦南看秦北没有说话，张嘴想要说什么，说到一半即被秦北打断。

“可以。”秦北边说边冲她点头，目光里是肯定和鼓励。

秦南一愣，“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你可以随时、随地、随你所愿地看我的书，不用经我同意。”秦北一字一句地说，然后很满意地看到秦南脸上出现了他意料之中的表情，久违的表情，那种很满足、仿佛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实现的惊喜的样子。

秦北心里一阵发酸，从踏进这个家门起，她从来没有向家里提过任何要求，反倒是很容易满足。

上学了，袁静淑给她买个新书包，就能让她高兴好几天。秦北那时候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书包就能把人高兴成那样子，后来他明白了，同时也开始心疼她。

当他看到她小小的身躯吃力地站在椅子上，用力地抹比她身体大好几倍的桌子时，心里好像被刀割过一样。他绝食抗议了几天，终于让父母赶走了那个佣人，但也从那时起，在收养秦南这件事上他开始不赞同父母。

他觉得既然不能给她完整的幸福，为什么还要把她带到这个家里来，让自己看着她受罪？尽管她自己并没有感到受罪。

秦北承认自己很同情秦南，他的出走也和她不无关系：一方面是感觉到这个家没有自由，另一方面，他总认为自己一走，家里只剩下秦南一个孩子，父母自然就会对她更好一些吧。

其实秦南是很满足的。秦氏夫妇毕竟都受过高等教育，在物质上从来也没有限制过她，也从来没有给她脸色看过。至于秦南不愿意回这个家，是因为她觉得她欠秦家太多，这辈子恐怕都还不完，看到秦氏夫妇，自己就忍不住背上个大包袱。她害怕秦氏夫妇对她好。袁静淑的嘘寒问暖也会给她带来压力，她不知道今生能拿什么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那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去洗个澡。”秦北咳嗽了一声，终于说出了口。上一次洗澡还是在美国爱荷华州，现在他实在是无法忍受自己身上的味道了，他承认自己还是有点儿小洁癖的。

“哦，你早点儿休息吧，时间不早了。”秦南也意识到自己在他房间里时间有点儿长了，连忙告辞。走之前她从书柜里抽出了一本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冲着秦北挥了挥。秦北点了点头。秦南往外走，秦北忍不住看着她的背影出神，没想她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正好和他的目光相碰，秦北注意到秦南的脸红了一下。

“那个，我的咖啡杯。”秦南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杯子。秦北递给她的时候碰到了她的手指，秦南忙抽回手去，快步走出了这个房间。

秦北失笑。难道是自己在国外待得久了的缘故？国内的女孩子还都这么矜持害羞吗？联想到她看到《北回归线》时的无措，秦北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第一章　重逢(3)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或者说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秦南才感到累。这是一个十几平方米、不大也不小的房间，秦南很庆幸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并且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地方，尽管这也是别人给予的。

全套白底绿色手绘的实木家具，纯白色带有雕花栏杆的大床，白底小碎花的床单和窗帘交相呼应，窗前挂有半透明的落地蕾丝纱帘。秦南就喜欢看风吹动窗纱微微飘起的样子，自己整个人仿佛跟着飘啊飘的，所以她很少关窗开冷气。

夜的气息伴着微风飘了进来，凉凉的。秦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对面房间传来哗哗的水声，灯光从门缝挤了进来，延展到了地毯上，留下微弱的光的印记。

他在洗澡，这个认知让秦南感觉双颊滚烫。她不自觉地摸摸自己的脸，赶忙把关于他的想法驱逐出脑海。

她起身，套了件宽大的纯棉曳地睡袍，趿着拖鞋来到了窗前。

大大的落地窗，一扇半开半关，一扇全开着，一阵风掠过，沁人心脾。

北方的夏夜，月凉如水。秦南在宽大的窗台上坐了下来，将一个大大的心形毛绒靠垫倚在身后。这个窗台是她经常看书上网的地方，现在她只是静静地坐着，仰望夜空。

这一刻，谁人不寂寞？从古至今，不知经历了多少月圆月缺，又有多少人曾像自己一样对月排遣寂寞。

寂寞，我是吗？秦南不禁想，这层楼终于有了另一个人入住，应该不会再寂寞了，可为何，在此刻，突然渴望有一个人走进自己心里，让心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可以取暖的源泉？秦南，你要求得太多了。

清晨六点半，闹铃准时响了起来。秦南还在半梦半醒之间，挣扎着爬起来。其实才睡了不到三个小时，看着镜中两个又大又深的眼袋，她忍不住摇了摇头。在家就这点儿不好，要早起下楼陪父母吃早饭，连个懒觉都睡不成，不过吃过饭应该可以回来补补眠的，下午再去学校就可以了。

七点钟准时开早饭，这是秦本儒定下的规矩。大家都坐好了，就差秦北。

“不是说今天要带他参加董事会吗？怎么还不下来。”秦本儒稍稍有点儿不快。

秦南突然想起昨晚秦本儒要她转告秦北今天去公司开会的事，而她光顾着看书，竟忘记了这码事。

“对不起，爸爸，是我昨天忘了转告他了。我这就去告诉他。”秦南说着站起来就要上楼，被袁静淑一把按住。“孩子昨天刚回来，时差还没倒过来，你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开会什么时候不行？”

秦本儒叹了口气，也没有说什么。秦南看看袁静淑又看看秦本儒，老老实实地坐下吃饭。

“小南，你今天什么安排？”袁静淑掰开一个豆沙包，将另一半放在秦本儒的餐盘里。

“哦，去学校的图书馆看书。”秦南没敢说她要去家教。

“不要去了，今天陪我上街，替你哥买几套衣服，还有你也该添置些了。”袁静淑不容置疑地说。

“妈妈，我的衣服已经很多了，不用再破费的。”秦南赶忙拒绝。

“小南啊，你就陪陪你妈吧。逛逛街，你也放松下，多亏了秦家还有这么个听话女儿。”秦本儒显然还处在对秦北的不满之中。

“有了女儿就不要儿子了吗？”秦北的声音从天而降。秦南下意识回头，看到他清清爽爽地站在了自己背后，宽松的运动T恤和短裤，脸上的微笑比阳光还要灿烂。秦北冲她眨了眨眼，秦南笑了一下，“早，哥哥。”

“你昨天回来那么晚，起这么早做什么？多睡一会儿没关系，早饭我叫王嫂给你留着。”袁静淑看到自己的儿子，疼爱地说。

“你们每天都这么早吗？真受不了你们。本来想睡个懒觉来着，也不知道是谁一直在说我，害得我睡都睡不踏实，只好起来喽。”秦北边说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丝毫不睬秦本儒黑着的一张脸。

“赶快吃，吃完了和我去公司开会。”秦本儒说道。

“你是在说我吗？”秦北看没有人接茬，不禁问了一句。

“昨晚我忘了转告你了。”秦南赶忙补充了一下。

“可是我今天有安排了，改天吧。”秦北丝毫不给老爸面子，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秦南和袁静淑都替他暗暗捏了一把汗。

“什么重要安排？”秦本儒显然是耐着性子压住了马上要升腾起来的火气。

“和朋友约好了去买车。”秦北漫不经心地说。

“车我送你一辆，但今天你得和我去开会。”秦本儒下了结论。

“成交。不过我要跑车。”秦北得寸进尺。

“给你什么开什么，还跑车。”秦本儒丝毫没有发觉自己上了秦北的当，一个早饭的工夫就被人骗走了一部车。

“儿子，要是太辛苦就别勉强，车妈也能给你买。”袁静淑不想秦北受一点儿委屈。

“你就别惯着他了，这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看小南，提过什么无理要求或者和咱们讨价还价过？”秦本儒忍不住责怪袁静淑。

秦南低着头不敢出声，人家是正牌少爷，自己怎么敢比？

第一章　重逢(4)

这次主要是给秦北选衣服，男装比较简单，随便进一家名品店，全身就可以置办齐了。然后就是大把的扫店时间，秦南收获了两条桑蚕丝的连衣裙、一双高跟鞋。袁静淑还教育她说女孩子一定要学会穿高跟鞋，以后不再给她买平底鞋，秦南暗暗叫苦。

回到家里已近傍晚，秦本儒父子俩早就回来了，难得一起在客厅里看电视。看到她们回来，秦北显然更高兴，毕竟不用再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火的炸药包父亲独处，任谁都松了一口气。袁静淑兴致很高地展示她的战利品，还吩咐秦南穿上新买的裙子秀给大家看。秦南磨磨蹭蹭地不愿意。这时家里来了一个人，刚好解救了她。

吴晓晴的出现适时地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秦南才得以脱身上楼洗澡换衣服。逛了一天，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最要命的是她昨晚没有休息好，早上起床就恍恍惚惚的，一整天在外面逛再加上被太阳晒，现在头痛欲裂，心脏还有点儿供血不足。坚持着洗完澡，她很想就这么躺在床上休息，但一想到楼下还有客人，自己拖着总不下去，爸爸妈妈一定会难堪，于是换了一条晚装小礼服裙强打精神下楼。

吴晓晴和秦北同年，从小就认识，秦南记得没错，之前晓晴经常到家里找秦北玩，两个人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秦北走后，晓晴就一次没有来过，今天突然出现，秦家上下都有点儿意外，但秦氏夫妇看起来很高兴。

秦南下楼的时候，就看到袁静淑热络地拉着晓晴的手拉家常，秦北在看体育频道的新闻，似乎对她们聊的什么不怎么关心。秦南不动声色地坐在了角落的沙发上，尽量不引人注意，但晓晴还是看到了她。

“这位美女是？”晓晴看着秦南问袁静淑。

“秦南。你忘记了吗？总缠着你要糖吃的那个，秦北的妹妹啊。”袁静淑提醒道。

“呀，是秦南啊，真是女大十八变，都长这么大了。”晓晴边说边起身走到了秦南的身边。秦南忙站身，“晓晴姐，好久不见。”晓晴拉着秦南的手，示意她坐下，仔细地打量她。

秦南也暗暗观察了一下晓晴，不禁赞叹，三十几岁的女人还如同二十出头一样，一点儿都不比自己显老。她短发齐肩，一身合体的套装显示出干练和稳重，而眼神又透露出纯真和坦诚。秦南不得不承认，如果说她小时候是用糖果征服了自己，那现在她就是凭自己的个人魅力。她甚至开始有点儿喜欢晓晴，至少谈不上反感。

想到这是父母给自己物色的嫂子，秦南忍不住看了看秦北，觉得他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两个人都是那么自信，那么神采飞扬，自己如果有晓晴一半的魅力就满足了。这样想着，她又忍不住自卑起来。

“秦北，回来怎么不通知我这个老同学一声？要不是秦伯伯给我爸打电话，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晓晴找个机会冲着正在专心看电视的秦北说道。

“昨天刚回来，还没得空。吴叔还好吧？我哪天去看他。”秦北终于将注意力从电视上转移过来，笑着对晓晴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他经常念叨你，明天就去我们家怎么样？”晓晴闻言，情绪显然被调动了起来。

“明天，恐怕……”

“就明天吧。秦北你明天去接晓晴下班，顺路去看你吴叔。替我向他问好，顺道把我托人买的武夷山大红袍带给他。”秦北正要找理由拒绝的时候，被秦本儒打断，替他答应了晓晴。秦北没说什么。

饭桌上，晓晴很活跃，一直问秦北在国外的生活。秦北一一老实回答，还时不时地说些逸闻趣事逗大家开心。晓晴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而秦南尽量不让大家注意到自己，在该笑的时候就附和着笑一下，剩下的时间专心吃饭。她感觉得出来晓晴喜欢秦北，女人的直觉

一般不会错，尽管她对这方面的事没有经验。

“秦南，你明天什么安排？”秦北突然的问话让秦南呛了一下。她正在喝一口汤，以为他一整晚都不会注意到自己呢，连咳了两声才平复下来，看到满桌的人都睁大眼睛看她，忙说了声“对不起”。

秦南看向秦北，他正满含笑意地看着她，一点儿都不觉得是自己害她出糗。秦南暗自叹口气，吃个饭也不踏实。

“去图书馆看书。”她看了他一眼回答道。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要查一些资料。”秦北也不管人家同不同意，说完继续吃他的饭。

“哦。”秦南答应了一声，没有抬头。

“你平时怎么去学校？”秦北冲着秦南问道。秦南开始并没有感觉到是在问她，发现没人回答，一抬头看到了秦北询问的目光。

“坐公车。”言简意赅。

“带着我。”秦北话一出，除了晓晴，全家人都睁大眼睛看向了他，要知道这个少爷从小到大也没坐过公车，不知道出了一趟国中了什么邪。

秦北泰然自若。秦南也只是简单地“嗯”了一声，便不再理他，她感觉得到晓晴在注意他们两个。

饭后?本儒要秦北去送晓晴，秦南借口逛了一天累了，上楼休息。身体疲惫、精神兴奋的结果就是躺在床上懒得动，但思维在不停地运转，毫无睡意。

已经两天了，秦南很担心自己得了失眠症，脑子里很乱，想小时候的自己，想晓晴，甚至还想秦北他们俩现在在做什么。

秦南忍不住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头，人家做什么关自己什么事？不过秦北出去已经好几个小时了，能和晓晴待到这么晚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也喜欢她。

想到这里，秦南感觉心里酸酸的。她忽然很嫉妒晓晴，如果自己是个男人的话也会喜欢她的，何况秦北本来就是男人。

第一章　重逢(5)

以前中学时有个同桌说过很害怕哥哥给她娶个嫂子回来，担心那样的话哥哥就对她不好了。难道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头痛欲裂，秦南决定起身给自己热一杯牛奶，听说可以安神。

她蹑手蹑脚地下楼，摸黑穿过客厅，到厨房里给自己热了一杯牛奶。听到微波炉叮的一声响，她木然地用棉手套将牛奶取出来，放到早就准备好的托盘上，转身准备关灯离开厨房，迎面却看见秦北高大的身躯斜倚在厨房门那里，玩味地看着她。

秦南微微一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这里的，也许是自己热牛奶的时候太入神了，连他回来开门的声音都没听到，不过他终于回来了，她暗自松了一口气。

“要不要给你也热一杯？”秦南面无表情地问。

“我把她送回家后去找朋友喝了几杯。”秦北也不知道怎么忽然向她说这些，听起来像在解释什么，可自己一向是自由惯了的，今天也不知怎么了，竟然向她汇报起了自己的行踪。他暗暗骂了自己一句。

“哦。”秦南点了点头。听他这么说，她心里的确舒服了很多。看着他直直地看向自己，眼睛没有丝毫要挪开的意思，感觉像是自己有哪里不对，她低头看了看，倒抽了口凉气。

她穿的是半透明的纱质低胸睡衣。平时二楼就她一个人住，到了晚上秦本儒夫妇和王嫂都很早就休息，自己这么穿从来也不用担心被人看见，所以就直接穿着下来取牛奶。以往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没想到今天遇见了秦北，而他，正盯着自己看，目光逐渐深邃。

秦南下意识地用另一只手捂住了胸口，低着头快步向厨房门走去，而他没有一丝要挪开身体给她让路的意思。

走到他身前，秦南目测了一下，要是强行出去，必然要碰到他的身体。她咬了咬牙，踮起脚侧着身小心翼翼地经过他身边。还好，她

长出了一口气，不过闻到了他身上一股淡淡的香味，那种混合了剃须膏和香皂味道的体味，是特有的男性气味，秦南忍不住心跳。她头也不回就要上楼，同时小心着手里端着的牛奶。

“你好像很怕我？”秦北一直看着她的表情，看到她从自己身边经过时的疏离，他感到又好笑又有点儿受伤。

是，他没想到她会穿成这个样子在他面前出现，他知道她可能不是故意的。在刚见到她这身穿着时，秦北承认自己是心动了一下，但还没有到完全被迷住的程度。这么多年，自己身边从不乏女人，美国人的穿着比国内尺度要开放许多，所以他没反应过来秦南是在难为情——毕竟这还是她第一次在男人面前穿得这么暴露，即使是哥哥也不行。

“早点儿休息吧，七点钟开早饭。”秦南没有回头，提醒他家里的规矩，省得连累她吃不好饭听秦本儒的唠叨。说完她提着裙摆上楼。

秦北耸耸肩，重新回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边喝边回想从自己回家后秦南的表现，好奇心越来越强烈。他本想回国后搬到学校住，现在看倒不如住下来，反正家里有这么个妹妹在，也不至于无趣。他这么想着，仰头将啤酒一饮而尽。

第二章　学校(1)

第二天秦南早起下楼的时候意外看到了穿戴整齐的秦北，浅粉色的POLO衫将他的肤色映衬得很亮，人也更显年轻。虽说他本来也不老，但这样的打扮让他看起来比秦南大不了几岁。

秦南一身学生装扮，素色的T恤配以及膝的短裤，将头发高高地扎个马尾，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北方夏日的太阳不像南方那样早上七点钟就开始散发威力，在九点前都是暖暖的，空气清新，鸟叫虫鸣。秦南和秦北并排从山上的别墅往下走，一时无话。

走着走着，秦北忍不住吹了声口哨，秦南没有理他。

“原来走走路这么舒服啊。”秦北边走边将手臂交叉在脑后，眯起眼看了看太阳又看了看秦南，感叹道。

“是呀，这段路我也很喜欢。”秦南笑了笑，淡淡地说。

“好久没回学校了，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子。”秦北像是在自言自语。

“也是，你都走了八年了。”说到学校，秦南显然话多了起来。两个人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学校里的事，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公交站。

等了没多久，车来了，看起来人很多的样子，座位已经都坐满了人。秦南交代秦北跟着她，自己先上了车，刷了两个人的车费，然后找了一个位置站好。秦北显然没有见过这阵势，也像秦南一样，在她后面不远的地方找了个位置站着，刚好能看到秦南的背影。

过了两站地下了一些人，可秦南感觉后面还是很挤，向左右两边看了看，人并不多，一回头，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中等个头，离自己很近，眼看就要贴上自己的身体了。秦南往旁边挪了挪，和这个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没过多久，感觉身后还是有人贴了上来，她又往旁边挪了挪，可是无论她挪到哪里，那个人总是时不时地将身体贴上她。秦南不能分

辨他是故意的还是因为车的晃动不小心碰到的，以她的脾气也只能是不停地躲。就在这时，一只大手突然握住了她的一只手臂，将她一下拉到了旁边，然后两只手臂搭在了她面前的栏杆上，正好将她圈在了他的怀抱之中。秦南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重心不稳，刚要晃动，那只手臂又扶住了她的肩，帮助她站稳。

秦南没敢回头。她熟悉这味道。她看到他一只手腕上的百达翡丽表，那是秦本儒送给秦北的成年礼，每只表都有固定的编号，不用看也知道身后的人是秦北。

自己现在离他如此之近，近到能感觉他的气息就在耳边吹拂，近到仿佛能感受到他强而有力的心跳，还有那股好闻的淡淡的味道，让自己面红耳赤的味道。

平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靠近一个男人，秦南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觉。那该是一个很温暖的怀抱，尽管近在咫尺，但秦南清楚那并不属于自己，一时的贪恋，只会让自己失去更多。那么，为何不离我远一点儿，再远一点儿？不要让我迷上这个怀抱吧。如果注定不能得到，就不要给我幻想好不好？秦南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诫着自己。

旁边的男人看到秦北的动作，明白了他的意思，看到秦北比他高出大半个头，识趣地往相反的方向挪了挪，挪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后面。秦南看到秦北握住栏杆的手因为用力泛起了红晕，她并不知道他正在进行激烈的心理斗争，斗争的内容是要不要教训一下那个男人。

正在这时，车到了一站，秦南面前的座位空了出来。秦南并没有坐下，而是四处瞧了瞧，看到刚上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正准备把这个座位让给那个老太太，谁料方才那个男人一下子钻了过来，一屁股坐在了秦南面前的位子上，面不改色。

秦南刚要和他讲道理，秦北将她稍稍推到一边，对着那个男人说：“你，起来。”声音很低哑，隐隐压制住的怒气在秦南听来一触即发。秦南拽了拽他的胳膊，示意他别冲动。那个男人瞄了秦北一眼，

一动不动。这时秦北突然一把拽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座位上拎了起来，然后冲着那个老太太温柔地说："阿姨您坐这里吧。"

老太太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那个男人奋力挣扎，秦北于是狠狠地将他摔在了地上，全车响起了一阵惊呼。秦南恨不得赶紧跳车离开这是非之地——都多大了，有话不能好好儿说，一定要动手吗？大清早的哪来那么多雄性荷尔蒙？虽然自己也很气愤那个男人，但是也不至于为了一个座位打架。

其实她不知道秦北生气主要是因为那个男人骚扰了她，她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不知道那个男人是故意的。秦北虽然是第一次坐公车，但是他将那个男人的动作看得很清楚，早就想收拾他一顿了，正愁没有理由呢。

那个男人起来后做个架势要扑上来，可能是考虑了一下后果，最终还是没敢轻举妄动，在下一个站点狼狈地下了车。

学校到了，秦南也没提醒秦北就径自下了车。秦北因为对站点不熟，差点儿被车继续拉走，好在他身手够快，及时下了车。

"你怎么不告诉我到站了该下车？"秦北跟在秦南身后不满地叫道。

"你以后不要再跟我一起坐公车，好吗？"没等他回答，秦南继续径自往前走。

秦北紧走几步一把拉住她，强迫她看自己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以后不许再坐公车。"秦南看了看他，嘴角露出一抹轻蔑，他以为他是谁？不坐车怎么上学？简直是无稽之谈。但她并没有说，那抹轻蔑已经透露了千言万语。

秦北放开她，淡淡地说："我说到做到。"秦南继续快步往图书馆走，秦北在她身后保持一小段距离。快到图书馆的时候，他在她身后喊："晚上五点在这里集合。"秦南没有回头，一个人大步走了进去。

第二章　学校(2)

因为早上分手的时候秦北说晚上五点在图书馆门口会合，秦南故意等到六点才准备离开，心想他等不到人肯定先走了，这样自己就可以去家教了。

出了图书馆的门，发觉有点儿饿了，她准备去校餐厅吃东西，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不是说好了五点吗？你迟到了一个小时。"

秦南一愣，往声音来处瞧，见秦北倚在门口不远处的一棵银杏树下，边看表边懒懒地说着，而后两手插进裤袋向自己走过来。刚要问他是不是一直在等她，《人狼恋》的主题曲突然响起，秦南只得翻书包找手机。她不习惯把手机带在身上，经常是顺手一塞，这样做的结果是每次接电话都要现找，而这次在秦北的注视下，她有点儿紧张，一紧张就容易手忙脚乱，等她找到的时候音乐已经过半。

秦北刚听到这个音乐时微微震动了下，似乎想起了什么，意味深长地看着秦南，而秦南好像察觉到他注意到了这个音乐，脸也微微发红。她瞄了一眼号码，按下接听键背过身去。

"孙先生您好，前两天不好意思，我今天晚上没有安排，一定按时……"

是学生家长，来电问她今天会不会去上课。秦南刚要告诉对方今晚一定去，不想手机被秦北一把拿了过去，他直接对着话筒说："不好意思，我是秦南的哥哥。秦南今晚有安排，请原谅。"

他一点儿不顾秦南惊诧的表情，说完毫不犹豫地挂机，将手机递给秦南。秦南惊得小嘴张得大大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哪有这样做哥哥的，比自己大就可以干涉人身自由吗？还那么理直气壮。

"你还记得这首歌？"秦北幽幽地问，好像在沉思着什么。

"嗯？那个，你说哪首？啊，我的手机铃声吗？"秦南有点儿语无伦次。

还记得那是自己还小的时候，秦北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弹吉他边唱这首歌。这是秦北很喜欢的一首歌，秦南经常听到他抱着吉他弹唱。那时只要秦北房间里的前奏一起，秦南就会屁颠颠地跑到他房间，两个小手托着下巴认真地听。看秦北的手指在琴弦上流畅地动作着，变换出那么好听的声音，秦南觉得好神奇，哥哥好伟大。

那时她还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也不懂歌词的含义，只是觉得很好听，哥哥拨琴的样子伴着这首歌的旋律就那么印在了脑海里。后来她上了大学，偶尔听到了这首歌，于是马上设为手机铃声，好几年从没变过。

“我以为你那么小，不会记得这首歌，呵呵。”秦北看向秦南，微笑着说，声音里满是温暖。

“哥哥喜欢的我都喜欢。”秦南仿佛也回到了记忆中，自言自语地说道。她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却看到秦北的目光多了一抹意味深长的东西，虽然一闪即逝，但还是被秦南捕捉到了。

“那个，跟我走吧。”秦北干咳了两声，转移了话题。

当晓晴看到秦北和秦南一同出现的时候，稍稍诧异了一下，但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马上就对秦南表现出了热烈欢迎。晓晴是律师，在一家事务所工作，因为资质很高，又懂得努力，已经在业界小有名气。如果不是秦氏兄妹到来，她还在埋首研究案子呢。

晓晴看了看秦北，笑着说：“我看看今晚能不能给你个惊喜。”秦北双眉一挑，表示很感兴趣。晓晴拿起手机拨电话，“哥，你出差回来没有……太好了！今晚回家来吃饭，有惊喜。就这样吧。”说完挂了电话。

“太好了，这个家伙，这么多年没见，都忘了他什么样了。我们快走吧。”显然秦北对那个人的兴趣更大，秦南迷惑了。

吴远山一家住在银行的家属楼里，是那种古香古色的小楼，楼层不高，外面已见斑驳，在高大树木的掩映下很有一些上个世纪书香门

第的气息。秦南虽然是第一次来，但只看外观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里。

室内的布置也是古意十足，清一色仿明清的家具看得出主人的喜好。吴远山夫妇很是随和开朗，对他们兄妹俩很热情，让秦南一下子就融入进来了，她甚至感觉在这里比在家还要舒服。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她暗暗自责了一下，觉得这样想有点儿对不住秦氏夫妇。

“什么惊喜啊？人家刚下飞机都不让休息。晓晴你要是骗我，我可没有礼物给你。”大门开着，大家正在聊天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男子大步走了进来，笔挺的衬衫西裤穿在身上一点儿不显呆板，身材胜似T台模特，声音洪亮，人还未到就响彻了客厅。

秦北霍地站了起来迎上前去。男子看到秦北先是一怔，随即照准秦北的左肩一拳挥了过去。秦北也不躲闪，挨了一拳后，两个好兄弟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你小子不是人，走这么久没音信，还好意思回来。”男子惊喜过后开始责怪秦北。秦北任他抱怨，始终面带微笑。

这是晓晴的哥哥晓川，只比晓晴大一岁，比秦北大了几个月，两个人一起长大，也是秦北的同系学长，秦北当年很崇拜他。他目前是一本全球知名时尚杂志的中文版主编。

“你再不回来，我妹就要出家了。”晓川豪爽直率，口无遮拦。

“哥，你乱说什么啊？这个是秦南，你还记得吗？”晓晴被说出了心事，赶紧搬出秦南来转移晓川的注意力。这一招很成功，晓川注意到了秦南，秦南忙站起来打招呼。

“这就是那个小丫头吗？北？”晓川瞪大眼睛看看秦南，又看看秦北。秦北笑着点点头。晓川张大了嘴巴不停地摇头，“那个洋娃娃都长这么大了！在我印象里还是个小豆丁呢。”

饭后晓川送秦氏兄妹回家，他这次是到美国总部述职，今天刚下飞机就接到了晓晴的电话，还没来得及回自己的公寓。他和秦北两个有说不完的话，约好了改天再聚。

当秦北和秦南一同出现在客厅的时候，秦本儒和袁静淑都在，看到他俩一起回来都愣了一下。“秦北，你不是去你吴叔家了吗?怎么和秦南一起回来了？”秦本儒开口便问。

“我带她一起去过了。”秦北懒懒地坐到沙发上说道。秦本儒皱了皱眉，似乎有点儿不悦。

“吴家哥哥好像也是刚从国外回来。”秦南想调节一下气氛，插进来说道。

“哦，晓川也在？”袁静淑显然来了兴趣，“本儒，晓川还没结婚吧？”见秦本儒冲她点了点头，“这样，秦北你以后就带你妹妹一起去吴家吧。”袁静淑脑子转得飞快，马上就打起了如意算盘。她看了看秦本儒，秦本儒稍稍点了点头，“这样也好，你们两个去显得隆重。”

秦北马上明白了父母的意思，心里很厌恶，腾地起身，连招呼都没打，径自回了自己的房间。袁静淑看了看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秦南，温柔地说：“你也累了吧？早点儿休息去吧。”秦南这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打开电脑，习惯性地浏览Y大中文论坛，看到了一个叫“亨伯特”的发的新帖，眼前一亮，马上登录QQ，果然那个叫“亨伯特”的头像亮着。

“学长好久不见，出差回来了？”秦南主动发去了一条信息。

第二章　学校(3)

“呵呵，好久不见，我的小洛丽塔是不是想我了？”回复很快。

“唉，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把我当萝莉，人家大学都要毕业了。”秦南其实很喜欢和他开玩笑，佯装不满。

“是呀，当年的萝莉现在都变成萨宾娜了，而亨伯特还是亨伯特。”亨伯特回答得有点儿忧伤。

“人家本来就叫萨宾娜，是你非得叫人家洛丽塔。”秦南的网名是萨宾娜。

“今天看到了一个人，感觉自己老了很多。”亨伯特回道。

“哦？艳遇？”秦南和他聊天很放得开。

“呵呵，算了吧，我还是不要老牛吃嫩草了，对不起兄弟。”亨伯特好像是在自说自话。

“学长，上次你给我开的书目都看完了，再开一个吧。”秦南对亨伯特的私生活不关心，当初认识他是在中文论坛上，那时秦南还在上高中，很向往Y大中文系，得知亨伯特就从那里毕业，很崇拜他，秦南看过的很多专业书籍都是他介绍的。

“什么？这么快就都看完了！那可是我半年的读书任务。”亨伯特很惊讶。

“是啊，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现在脑海里你的样子就是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书看成了驼背的老太太形象。”亨伯特是担心她把身体累坏。

“呵呵，你不也是刚出差回来就上来发帖，不累吗？”

“还好，今天见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很开心。”亨伯特回道。

“那就好。”

下了线，秦南感觉很温暖。这个亨伯特是可以让自己完全敞开心扉的人，虽然彼此没有见过面，相互间也不过问私人信息，但几年下

来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给秦南的感觉很熟悉，但又说不上是为什么，那种感觉就像，就像……哥哥，对，哥哥，他应该和秦北差不多大，同样都是Y大中文系毕业，可是怎么可能？秦北那么霸道。难道这么多年自己是把他当做秦北的替身了吗？秦南不禁打了个哆嗦。

第二天一早，秦南像往常一样在公交站点等车的时候，一辆奔驰一个急刹车停在了她的面前，定睛一看，是家里的车。秦南本不想上车，但车停在了公交车站内，再不开走会影响公交进站，她只好打开车门上了车。

“不是说不让你搭公交了吗？”秦北一身运动T恤，边说边把车驶离了公交站。

“你把车停到这里很不讲公德。”秦南觉得坏习惯一定要说出来，不管对方是谁。

“这一点我道歉。”秦北看了她一眼，淡淡地说。

“你不让我搭公车，难道让我整天走路去学校？”秦南试图和秦北讲道理，她觉得这个要求很荒谬。

秦北沉吟了一下，“好吧，至少在我视线的范围内不许搭，我看不见的时候不管，不过最好不要让我看见。”这已经是他能做的最大让步。

秦南暗地舒了一口气，感觉自由又回到了自己身边。“你开车送我，那爸怎么上班？”这是个现实问题，秦南不想因为自己给家里人造成任何不便。

“送你到学校后，我再回来送他上班。”秦北不以为然地说。

秦南暗暗吐了吐舌头，觉得哥哥回来，自己的待遇上去了，还真是受宠若惊。

本来准备晚上去家教的，从秦北回来就一直在耽误课，秦南决定今天一定要去一下，没成想，晚上从图书馆一出来，就看见了那辆奔驰和慵懒地靠在车身上的秦北。秦南觉得她恐怕是彻底失去自由了。

“走吧。”秦北看到她，直起身吐出两个字来。

“去哪里？我一会儿还有事情……”秦南决定这次要坚持到底。

“去吃饭。你不是有家教吗？上车。”秦北看着吃惊得睁大眼睛的秦南，心里暗暗觉得好笑，转身开门上车。秦南很吃惊，本以为他会反对，或者找个借口把她拖回家，没想到是来接自己去家教的。她上了车，看了看秦北，欲言又止。

“什么事？尽管说。”秦北好像旁边长了双眼睛，她的表情丝毫也不放过。

“那个，你可不可以替我保密？我指的是对爸爸妈妈……我的意思是不想他们担心。”秦南终于将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

秦北看了看她，“怕人担心还要做？”秦南没有出声。

“知道了。”秦北边说边发动了汽车。秦南松了一口气。“不过你得听话。”秦北补充说。

从那天以后，秦北每天早上都送秦南去学校，晚上又准时送她去家教，两个小时后再把她接回家。秦南觉得很过意不去，凭空多出个司机不习惯不说，还要接受周围同学的注目礼。虽然是假期，但学校里不回家的还是大有人在，况且开学临近，已经有人陆续返校，图书馆前每天停着一辆奔驰，想不引人注意的确很难。

秦南每天几乎是用光速钻进汽车，还要心虚地看看周围有没有熟人看到她。她担心大家把她当成那种被人包养的女孩子，毕竟当夜幕降临，校园里进来的很多车都是接她们的。

好在马上就要进入秋天了，那就意味着快要开学了，自己就可以正大光?地回宿舍住，也不必再有这些烦恼了。

晓晴每周要来家里几次，只要她来，秦南就觉得不舒服，就更想早点儿开学、早点儿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其实秦南的生活很简单，白天去图书馆看书自习，晚上在自己的房间上网看书。她心里有了一个打算，正在抓紧时间努力。开学就要大四了，是该为自己的将来考虑了，她下定了决心要走的路不会轻易改变方向，只是稍有点儿担心，

担心秦氏夫妇会反对，担心自己不能让他们满意，但这毕竟是自己的前途，秦南觉得应该要自私一回了。

在临近开学的前一晚，全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秦南终于开了口，“爸，妈，学校开学后我打算回宿舍去住。”

“你开学就大四了，好像没什么课吧？”袁静淑先开了口。正在吃饭的秦北抬眼看了看秦南，没有说话。

第二章　学校(4)

“嗯，上学期有一半时间是校外实习。”秦南不准备隐瞒。

“那你干脆到秦氏实习得了，还住什么校？”说实话，袁静淑有点儿怕寂寞。秦北目前虽然住在家里，但早出晚归的，平时也很难见到一面。

“快毕业了，学校里的事情比较多，住在家里，我怕很多信息会错过。”秦南在想一个能说服他们让自己出去住的理由。

“你们就让她回学校住吧，在校时间也不多了，以后想住都没有机会了。”秦北突然插进来淡淡地说。

“那就这样吧。我和你妈是觉得学校条件不好，委屈了你，既然这样就回去吧。不过，周末要回家来。”秦本儒下了结论。秦南松了一口气，“谢谢爸妈。”说完感激地看向秦北，本以为会对上他的目光，可他面无表情，没有理她，继续低头吃饭，好像有什么心事。

晚饭后秦南照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却做不下事情去，不时想起饭桌上秦北的表情。明天就可以回学校了，他也不必每天在百忙之中给自己当司机了，晓晴也可以无所顾忌地上楼来了，自己一走其实还是能给他带来很多方便的吧？可是想到他的表情，想到他最近每天忙到深夜灯光还亮着，想到自己可能有好几天都看不到他的时候，秦南还是有些气闷。她走到窗前，星星嚣张地亮着，北方初秋的夜晚，连一丝云都没有，烦恼可找谁寄托呢？她咬了咬牙，拿起几本从他那里借来的原版书，走到他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敲了敲门。

“进来。”

秦南推门进去。秦北正在电脑前忙碌，十指快速地在键盘上移动，神情十分专注，秦南的到来并没有转移他的注意力。他甚至看都没看她一眼，仿佛当她是空气。

秦南站在那里，觉得有点儿受伤，但还是在心里告诉自己，他现在也许正在忙，自己来得不是时候。她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柜旁

边，把手里的书一本一本地摆进去，顺手又把书柜整理了一遍。看了看秦北，他依然在忙自己的，她转过身往门的方向走，走到门口的时候，秦北张口说话："你等一下。"手和目光依旧没有离开键盘。

秦南怔了一下，转回身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秦北还在忙，她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于是又重新折回书柜那里，抽出一本书站在那儿翻阅。

"找我什么事？"也不知过了多久，秦北终于说出了第二句话，秦南觉得自己腿都站僵硬了。"哦，没什么，只是来还你书。"秦南把书放回原处，转过身看着秦北，手指了指书柜说道。

秦北从大大的靠背椅上站了起来，用力地伸了个懒腰，将身体靠在书桌上，点了支烟。当烟圈升腾起来的时候，秦南看到了烟雾后面秦北的那双眼睛，深邃而迷蒙。

她皱了皱眉，记忆中的哥哥是不会吸烟的，眼前的哥哥颠覆了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如果说之前的秦北是个清纯的大男生的话，那现在这个可以算是成熟的男人了。秦南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八年的时间可以把人改变不少。

"我不记得你会抽烟。"秦南还不习惯房间中有烟味。

"哦，最近有点儿累，平时不抽的。"秦北的声音有一丝沙哑，不知道是不是烟的作用，很性感。秦南忍不住咳了两声，秦北将手里的烟熄灭在烟灰缸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第一次主动找我。"秦北双手抱胸，目光一直盯着秦南。

"哦，我是来谢谢你，谢谢你的书，还有……"

"还有什么？"秦北目光如炬。

"还有你每天接送我，还有你今晚替我说的好话。"秦南觉得一定要道谢，这是起码的礼貌。

"就这些？我以为你不喜欢我接送你。"秦北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

“不是，是我不想你太辛苦。你，以后多注意身体。”后面那句秦南的声音很小，她注意到秦北最近瘦得脸上的轮廓更清晰了。

秦北嘴角微微动了动，“我以为你在故意躲我。”

“你这么想？”秦南不得不注视着他，这句话她不能当耳旁风，也许他说的是对的。

“难道不是吗？”

“今天为什么帮我说话？”秦南不想解释，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他说的这个原因。

“我累了。”秦北走到大床前，将身体实实在在地扔在床上，丝毫不理秦南因自己的举动涨红的脸。

“那你休息吧，我走了。”一个男人当着自己的面躺到床上，还是第一次经历，秦南说完就要离开。

“南，现在想做什么就去做吧。”秦北躺在床上似乎在自言自语。他竟然叫她“南”，秦南犹豫着确认他是不是在和自己说话，背对着他站在门口没有动。

“什么都不用怕，有我在。”秦北轻声说。秦南没有回头，快步走回自己的房间，房门从背后关起的一瞬间，潸然泪下。

第二章　学校(5)

梅子、小燕、文锦都已返校，所以回到宿舍的第一晚，几个姐妹唧唧喳喳地说个没完，熄灯好久了也安静不下来。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谈论假期的见闻，毕竟朝夕相处了三年的姐妹们，一个多月没见，即使平时有个小隔阂，这个时候也会很亲热。

开学前两个月是毕业实习，系里没有安排课程，梅子和小燕联系好了实习单位，每天穿好职业装出门，晚上回来听歌上网，就等毕业；文锦决定考研，天不亮就跑去图书馆占位子，晚上最后一个回寝室；秦南也有自己的安排。

周五上午的第二堂大课，秦南按照课表上的安排来到了一个教室。因为来得比较早，教室里还稀稀拉拉的没有什么人，她挑选了最后一排最靠窗的位置坐下，不折不扣的角落，既然是来蹭课，还是不要引人注意的好。掏出一本图书馆借来的文艺理论书，她把头埋了进去。

教室里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嘈杂，秦南头也不抬，直到突然教室里的嘈杂变成了整齐划一的低声惊呼，她才不自觉地抬头向讲台方向望了望，然后连忙低下头去，心忍不住跳了起来。

教室里随即一片议论纷纷——“这个就是新来的海归教授吗？好年轻啊。”

“是啊，好帅啊，没想到这么帅，幸亏没有逃课。”旁边座位上两个女生的议论声清楚地传进了秦南的耳朵里。秦南心虚得不敢侧目，很怕别人知道她是为了他才来蹭课的。

讲台上的秦北正在将带来的电脑连接投影仪，淡蓝色的条纹衬衫配上乳白色的开司米背心，一副学院派的打扮，高大笔直的身材又抵消了这种打扮容易带来的奶油气，而他呈现给下面同学们的侧脸如同古希腊的雕像一般——这堂课后，中文系来了一个超级帅哥教授的消息就不胫而走，害得秦南以后蹭课都不得不更早地来占座位。

上课铃声响起，教室里随即安静了下来。

“大家好，我是秦北，本学期的《欧洲文学史》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探讨。”

秦北边说边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下面又是一片议论纷纷，“怎么声音也可以这么好听！”

“是啊，像播音员一样。”秦南又听到了旁边女生的议论。

秦北转过身，教室里安静了下来。秦北扫视了一下，这是个阶梯教室，可以容纳近一百人，下面的每个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只有角落里的一个人低着头。秦北觉得很好奇，仔细看了看，笑意在眼角眉梢一闪即逝。尽管她低着头，秦北也能认出她来，几天不见，想不到又在这里见面了。

秦北又看了她一眼，收回目光，对着大家说：“回头学习部长提交一份名单给我，教材你们自己回去看，需要我讲义的同学可以给我发邮件索要，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用邮件探讨。上课过程中有问题随时举手示意我，发言不用站起来。”秦北说完他对学生的要求，又是一片议论纷纷。

“好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进入正题。”这句话一出，课堂复又安静下来。

“文学史，顾名思义是文学的历程，它和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但这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我们这门课要回归的是文学本身，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要站在形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

“所谓的文学本身，在我看来就是那种能穿越时间和国界打动我们心灵的永恒的东西，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也不会因为语言的不同而产生隔膜，可以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人类心灵的发展史。

“从《荷马史诗》中表现出来的人类童年初期对英雄的单纯的膜拜和敬仰，到中世纪《神曲》中人类在蒙昧黑暗中的徘徊和求索，从莎士比亚戏剧中我们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心灵被解放时的诚惶诚恐，到启蒙时代《浮士德》中人和魔鬼共处一身的矛盾和彷徨，可以

说每一个结点都蕴含了我们共通的人类精神和性格。所以我们学习文学史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复制前人的脚印，而是从中寻找到能打动我们灵魂的永恒的东西，去感受前人所经历过的心动和纠结。

“我希望你们能不局限于眼前桌面上的这本教材，在学习欧洲文学史的同时我们会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对比。当然文学没有高下之分，通过对比我们是要找出同质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了解文学进而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途径。

“今天我们从哺育欧洲文学的两只乳房之一的希腊神话讲起，另一只乳房是什么？”秦北的目光扫视了一下，看到秦南依然低着头。

“是《圣经》，我们在下面的课程中会专门讲到它。”秦北继续说道。

“欧洲大陆的名字是什么呢？欧罗巴。大家都知道，她是宙斯的情妇之一，是宙斯把她从亚细亚骗到了欧洲大陆的，这说明欧洲文化的诞生同亚细亚的文化是有联系的。

“我们不妨将希腊神话和中国的神话进行比较，如果说神话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童年的话，我们不妨借鉴一下马克思的比喻，‘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而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因为希腊神话反映了人类童年时的纯真，它的瑰丽和壮美至今仍散发着迷人的光晕，引人入胜……”

秦北将身体倚在讲桌的边缘，双手插在裤兜里，没有用准备好的麦克，但声音洪亮到连最后一排的秦南都听得很清楚。

他一直没有看讲义，幻灯片是一张定格的古希腊雕塑拉奥孔的图片。他从欧罗巴讲起，讲到宙斯的淫荡、赫拉的嫉妒，阿弗罗迪蒂的放纵和狄奥尼索斯的迷狂；从神讲到半人半神的英雄，从金苹果讲到潘多拉，从阿克琉斯讲到伊阿宋；他讲希腊人的追求和信仰、矛盾和纠结……他让他的听众和他一起进入了那个令人充满遐思的时代，成功地将众人对他外表的关注转移到了他所讲的内容。

秦南不知道什么时候抬起了头，用一只手支着下巴安静地听着。秦北不时将目光投向她，她也忘记了躲避。秋日的阳光袅袅娜娜地洒了进来，洒在了秦北的身上，他就那么不自知地沐浴在阳光下，一脸的自信比阳光还要灿烂。这影像在秦南眼里竟然渐渐和八年前的重叠：她缠着他讲故事，于是他给她讲特洛伊木马、讲雅典娜、讲波塞冬。那还是她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她立刻就迷上了故事里面的人。今天这些人的名字再次出现，竟然是在这样的场合，让秦南觉得恍若隔世。

“好吧，下面的时间自由讨论。”秦北结束了讲课内容，走到了课桌椅之间，“同学们，谁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秦南没注意他提出了问题，还陷在自己的遐想里不能自拔。

“秦南。”不知谁突如其来地叫自己的名字，秦南本能地答应了一声“嗯”，说完才发现整个教室里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她的身上，随即就听到旁边那两个女生的窃窃私语。

“你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好吗？”秦北直直地看向她，目光里似乎还含着笑意。

秦南只好站了起来。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吗？”秦北决定换一种询问方式，因为他发现这个小丫头实在是走神走得厉害。

秦南摇摇头马上又点点头，秦北皱了皱眉，“有问题可以说出来大家讨论。”秦南看了看周围中文系的学生，她一直都是那么羡慕他们。她不知道表达自己的见解会不会让这些专业人士贻笑大方，但还是鼓起了勇气怯怯地开口道：“我想问文学史会不会不公平。”

周围响起一片嘲笑声，秦南脸开始发烫。秦北怔了怔，“你说呢？”

“我想说的是，千百年来在男性长期主导话语权而女性声音缺失的情况下，文学史怎么保证不变成少数人的片面的意淫？”秦南说完准备

迎接第二轮的嘲笑，但这次似乎没什么声音。秦北不得不重新审视秦南，她也看向他的目光，好像在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女性声音并不是完全缺失的，比如……”

“比如日本文学。”秦南接着秦北说道，秦北点点头。

“那又能怎么样呢？”秦南声音很低，但咄咄逼人。下面人又开始窃窃私语，秦北的脸上没有表情。

“即使有一个紫式部又能怎么样呢？就可以动摇男性的话语权吗？我是说既然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或者说前提——也就是文学史——都是偏颇和不公正的，那我们得出的一切结论还有什么意义呢？”秦南一口气说完，四周鸦雀无声。

秦北看向她，眼神意味深长。片刻，他挥手示意她坐下，对着大家说道：“她只用一个道理就解构了我的这堂课。但是她也说出了这堂课我所要表达的思想，那就是——既然文学史是不值得信任的，那就让我们回归文学本身和人的心灵。这也是我要求你们不局限在一本文学史上的原因，去读作品，去那里发现真相。好了，这堂课就上到这里，顺便说一下，回答问题的这个人是我妹妹。”秦北说到这里语气里隐藏着一丝骄傲，下面又是一阵齐刷刷的惊呼。

第三章　酒吧(1)

秦南一直低着头佯装看书，等教室里的人差不多走光了才离开。他竟然当众宣布自己是他的妹妹，难道不怕自己给他丢脸吗？就算他不怕好了，可他就那么想让大家都知道他有个来蹭课的妹妹吗？还有，他难道真的只把自己当妹妹……只是妹妹吗？

秦南满怀心事地往教室外面走，步履沉重。因为下课时已经是中午，同学们都在急匆匆地往食堂赶——要知道中午的食堂可是战场，晚来一步都可能没有东西吃——而她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挪着走的还真是少见，和校园里的气氛严重不符。

“喂，地上有钱吗？”有人在背后喊她。秦南站住，这声音……

“至少应该和我打个招呼吧？”秦北边说边走到了她身边。

“对不起。”秦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竟然先道了一个歉。

“为什么这么说？”秦北不明就里。

“哦，没有和你打招呼就来了。还有，课堂上给你丢脸了。”秦南说到这里确实有点儿心虚。

“这个嘛，没有必要道歉的。”两个人边说边往前走。

“你是女权主义者吗？”短暂的沉默后秦北问道。

“不是。怎么这样说？”秦南看了看他。

“问题很尖锐，矛头直指男性话语权，差点儿让我招架不住。”秦北语气轻松，没有丝毫责怪她的意思。

“是吗？我不是故意的，当时想到这儿就说了。”秦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顺便偷偷看了一眼他的侧脸。秦北嘴角上扬，眼睛眯成了一道缝，秦南忍不住心跳了两下，很久没看到他这么开心的样子，什么事情让他心情这么好呢？

“下午有课吗？”秦北问。

“没有。”

“我也没有。下午去公司，晚上回来接你回家，今天是周末，晓晴也会来。”秦北交代道。

“那个，我晚上有事情。”本想答应和他一起回去，但是一听到晓晴要来，秦南决定晚一点儿回去。

“那我等你做完一起回去。”秦北面色不变，不像是开玩笑。

“那怎么行？全家人都等你，况且，还有客人。”秦南可不想把事情闹大。秦北耸耸肩，表示他也没有办法。

“好吧，晚上一起回去。”真是被他打败了，秦南无奈地答应。今晚还要坚持看晓晴和他的恋爱秀以及秦氏夫妇对他俩未来的设想演讲，想到这里秦南就恨不得今晚不要到来。

“那快走吧。”秦北边说边加快了脚步。

“等等，要去哪里？”秦南很不适应他的变化节奏。

“食堂呗，请我吃菠萝咕肉。我都想了八年了，去晚了就没有了。”秦北对食堂的记忆看来蛮深刻。秦南一看，果然是食堂的方向。

“可是，为什么是我请？”秦南跟在他身后不满道。哪有这样当哥的，还要妹妹请吃饭！

“我还没有办饭卡，再说你还免费听我课了呢！”秦北理由充分，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要求无理。

端着餐盘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终于轮到了他们两个，还好秦北打到了最后一份菠萝咕肉。看他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秦南也被他感染，忍不住叹了一口气，现在秦北怎么看都是一个极容易满足的简单大男孩。

晚饭全家人是和晓晴一起吃的。吃过了晚饭，袁静淑叫秦北陪晓晴上楼去玩，却把秦南留在了客厅里陪他们看电视。

秦南看着主旋律电视剧，不发一言。反正她也不想上楼，心里忍不住想秦北和晓晴在楼上干什么，她突然很想现在和秦北在一起的人是自己。自己快一个星期没回这个家了，这个星期里晓晴比自己在这里的时间还多不是吗？那到底谁是客人呢？

好吧，怕自己耽误他们俩的好事，那为什么还非得要自己周末回来住呢？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连回房间的自由都没有吗？想到这儿秦南觉得有点儿委屈，她起身对袁静淑说自己忘记了还有作业要做，上楼回自己的房间。

上了楼，看到秦北房间的门关着，她有点儿喘不上气来，说不上是为什么。开门回到自己房间，秦南麻木地打开电脑、麻木地浏览网页。好好儿的为什么要关着门呢？楼上除了自己就再没有人上来了，关门是为了避开自己吗？

秦南觉得有点儿受伤，很后悔今晚回到家里来。她期待着晓晴快点儿离开，不然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可是这和自己毫无关系不是吗？晓晴和哥哥很配，这点自己不也承认了吗？可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自己会这么难过呢？秦南想不通。她很希望晓晴离开，哥哥又上课又去公司已经很累了，应该早点儿休息，秦南这样说服自己。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对面还是没有动静。秦南做了一个她事后想都想不通的疯狂举动：她打开C盘的系统文件夹，咬了咬牙，删除了几个文件，看到计算机出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后，忍不住心疼了几下，然后去敲对面的门。

开门的是晓晴。她看到秦南，乐呵呵地说："还以为妹妹在楼下看电视呢，进来一起玩会儿吧。"秦南往房间里扫?一眼，秦北正坐在电脑前打游戏。

"打扰了，我的电脑突然出了问题，很多文件都打不开，不知道是不是中毒了，你们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电脑问题啊，我是个电脑白痴。秦北，你懂不懂？帮你妹妹看看吧。"晓晴冲着房间里的秦北说道。

秦北停止了游戏，慢吞吞地走到了房门口，看了看秦南。秦南心虚地转身回了自己房间，秦北和晓晴跟了进来。秦北直接走到写字台

前，弯腰动了动鼠标。秦南抱着一只维尼熊公仔站在一边，很担心秦北看出自己做的手脚，手心甚至都出了汗。

秦北大致检查了一下，直起身看向秦南，秦南连忙低头，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恐怕要重新装系统了。”秦北平静地说道。

秦南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秦北也是个菜鸟，还不如自己呢。装系统就装系统吧，这样他至少可以在自己房间里待一阵子了。

“你今天要用电脑吗？”秦北问她。秦南点点头，“我要做作业。”秦北对站在一边的晓晴说：“要不我先把你送回家吧。重装系统比较麻烦，太晚了就不好了。”

“这样啊，不用送我，你们忙吧，我自己回去就行了。”晓晴看了看秦南，大方地说。秦南觉得那眼神根本就是看出来是她做的手脚，她没有出声。

“也好，自己小心。”秦北说完要秦南找系统安装盘，晓晴自己下了楼。

“你不喜欢我和她在一起吗？”在安装系统的长时间等待过程中，秦北玩味地问秦南。

“啊？怎么会？为什么这么说？”秦南被他突如其来的问题吓了一跳。

“至少你的电脑不喜欢。”秦北眼睛盯着屏幕，好像在琢磨着什么。

“是我不喜欢。”秦南决定实话实说。她无法撒谎，自己已经对不起心爱的笔记本了，不能再对不起良心。

“哦？”秦北慢慢地转过头来看向秦南。秦南的目光没有闪躲，这回轮到秦北转开眼神。

“说说为什么？”背对着秦南，秦北声音低哑地问道。

“说不上为什么，就是不喜欢。”秦南声音平静，面无表情。

“明白了。”过了许久，秦北吐出了三个字。

第三章　酒吧(2)

周一的早晨，坐在秦北的新凯迪拉克里，秦南看着窗外不断向后运动的景物发呆。整个周末两天，她一直在尽量躲避和秦北接触，能不出房门就不出房门。他似乎也在忙，听秦本儒说，秦北召集公司管理层周日开了一天的会。

红灯，秦北将车停了下来。秦南看着正对面的电子倒计时牌，心里跟着默数着。

“晓川，就是你上次见到的晓晴的哥哥，想请你吃饭。”秦北将一条胳膊搭在车窗上，另一只手扶着方向盘，目视前方，突然打破了沉默。秦南还以为他不会再和自己说话了呢。

“周五的事情，对不起。”秦南还是决定道歉。

秦北看了她一眼，“有什么好对不起的？”边说边发动了汽车。

“我也许应该找个机会向晓晴道歉。”秦南转过头看着秦北的侧脸，征求他的意见。

“随便你吧。不过我也有份儿，因为我根本就知道你电脑其实没有问题，所以你最好不要供出我这个同谋。”秦北的嘴角动了动，恰好被秦南捕捉到。

“所以我自首是明智的，什么都瞒不过你，唉！”秦南叹了一口气。现在纠结也没有用了，人家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瞒得过。

秦北笑着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你喜欢晓晴姐吗？”秦南比较关心这件事。她一直以为他喜欢晓晴，但他却和自己合伙骗她，她感到迷惑了。

“你呢？”秦北反问。

“我？我比较喜欢她这个人。”秦南说的是实话。

“只是不喜欢我们在一起，是吧？”秦北接道。

“嗯，我不是故意的。我，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幸福。”秦南后面这句声音很小。

“我想你误会了。我现在还不想结婚，所以，她也不是我结婚的对象。”尽管秦北知道，如果和晓晴结婚，自己就不用再为这个公司拼命了，但是他还是选择对秦南说出了心里话。

“真的？”秦南转过头瞪大眼睛盯着秦北，目光里充满了神采，和方才判若两人。

“唉，哪有妹妹愿意看到哥哥打光棍的？”秦北做了一个极为无奈的表情。秦南转过头目视前方，笑着说出了三个字：“多着呢。”此时她想起了亨伯特的妹妹。

“晓川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那小子真的想请你。”秦北想到了刚开始的话题。

“帮我推了吧。”因为晓晴，秦南对吴家人本能排斥。秦北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周一晚上的卧谈会还是不出所料地变成了秦南的批斗会现场。批斗的内容有两点，第一点是秦南隐瞒了自己的钻石王老五哥哥在本校工作的事实，罪不可恕。

第二点涉及了白天发生的一件事情。话说秦南一回到学校就接到学习部长的通知，让她去找系主任。秦南隐隐知道是什么事，这件事自从开学大家都在传，只是没有人和自己确认，系主任找她应该是为了这件事，然后不出一天全系的人都知道秦南拒绝了保送上本系研究生。

文锦对秦南的做法反应最大，因为她正在准备考研，她不能理解秦南为什么要拒绝这么难得的保送机会。

“你说梅子和小燕整天为了找工作过着狗一样的生活，我每天为了考研活得猪狗不如，你被保研马上就可以像猪一样过日子了，你可倒好，你是不是不折腾折腾就觉得皮痒啊？”文锦觉得秦南的做法叫人不

能理解。考上本系研究生是她的目标，居然有人拒绝保送，在她看来简直是浪费机会。

“你说你有那么个哥哥，不早和我们说，还被中文系那帮人先知道，把我们几个当什么了？”梅子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她们是在中文系都知道了秦南和秦北的关系之后才知道的，觉得很不服气。

“反正，反正我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就是生气。”小燕也跟着气鼓鼓地附和。

秦南躺在床上叹了一口气，终于体会到墙倒众人推的滋味了，看来不好好儿安抚一下大家，自己甭想睡觉了。

“那个，明天晚上请你们吃饭K歌，算我赔罪好不好？”秦南深知解释是没有用的，还是出点儿血实在。

“这样啊，可以考虑哦。”小燕最先动摇。

“哪能就这么便宜了你，把你哥叫来陪我们还差不多。”梅子可没有小燕那么好对付。

“对了，我才想起来，今天我和程刚在图书馆看到你，喊你干吗不理我？程刚还说你怎么这么大架子。”文锦又给秦南加上了一条罪状。

“不会啊，我今天根本就没有去图书馆，你肯定看错了。”秦南很笃定地说。

“可是那个人明明是你啊。在我们面前走过，我看得很清楚，当时还想着晚上回来找你算账呢。”文锦也觉得这件事蹊跷。秦南是不会撒谎的，这点她可以肯定，难道真是自己眼花了？

“好了，就明晚吧，我请客，地点你们定。”秦南想赶紧结束卧谈，今天还真是累了。

第三章　酒吧(3)

当梅子、小燕、文锦和她男友程刚将秦南拖到一家酒吧门前时，秦南的第一反应是逃跑。梅子好像和她心有灵犀，右手紧紧挽住她的左臂。“不是说去K歌吗？怎么来这里？”秦南长这么大还没有进过酒吧，心理上始终觉得这应该是成年人才能进的地方，她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成年。“你不是说地点由我们自己选吗？怎么，现在想反悔了？”文锦拉着程刚的手说道，小燕也跟着附和。看来这里是大家商量好了的，秦南左右看了看，看到的是清一色期待的目光，她深吸了一口气，决定今晚豁出去了，带头走了进去。

嘈杂，这是秦南脑子里唯一能出现的词汇，灯红酒绿，人影招摇，声色犬马，舞台上的歌手已经换了人，但那表情动作和演唱风格和方才的又别无二致。秦南将目光从舞台上收回，转而观察这个空间里的各色人等。

她突然起身想出去透透气，感觉这里的空气让人窒息。

走出酒吧，来到室外，一接触到微风的吹拂，秦南狠狠地吸了一口气。尽管城市里的空气谈不上新鲜，但在里面那么久，冷不丁一出来还真是仿佛置身郊外。都市的夜晚依旧车水马龙，可是比起酒吧内部的喧嚣，在秦南这里也变成了和谐的奏鸣曲。

一阵风吹来，秦南本能地紧了紧薄薄的羊毛小开衫外套。头脑了清醒了很多，她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儿出来透气。

站了一小会儿，她感觉腿有点儿酸，又不想就这么回里面去，便四处看了看，想要找个能坐的地方坐坐，这才发现背后的台阶上好像坐了一个人。秦南站在明处，那个人在暗处，黑暗中看不清他的模样，只有大致的轮廓和他手中烟头发出的星点红光。

秦南转回头，感觉这个人好像哪里见过，又不好走近盯着人看清楚。想着出来也有一会儿了，怕她们几个着急，于是她转身往酒吧里面走，路过那个人的身边时，突然听到一句“是秦南吗？”

声音是从他那里传出来的，秦南可以确定。她打了一个冷战，站住没动，这个声音，还真是很熟悉。

“你不认识我了吗？”那个人慢慢地站起来，将手中的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确认熄灭了后双手随意地插在裤兜里，走到了秦南的跟前。

因为对方身材高大，秦南不得不仰起头，借着微弱的灯光打量他，“是晓川哥吧？”她突然想起了这个人，离上次见面没过多长时间，况且以他的出众程度，还是不容易在人海中被遗忘的。

“Shit！秦北说你功课忙，没有时间出来吃饭，我还真当真了。这小子又骗我。”晓川嘴上抱怨着秦北，看着秦南的眼睛里竟冒着光。

“不是，不是，你别怪他，他和我说过吃饭的事，我当时真没时间。今晚我是被人强行拉过来的，他也不知道。”秦南赶忙为秦北开脱，不想因为自己给两个人造成误会。

“唉，你对你哥太好了，我妹妹怎么就不像你呢？”晓川感叹道。

秦南忍不住轻笑出声。“有什么好笑的吗？”晓川看到秦南的笑意忍不住也绽开了笑容。

“我是想当哥哥的为什么总是觉得别人的妹妹好。”晓川的话让她想到了亨伯特，两个人抱怨妹妹的语气还真是如出一辙，下次碰到一定要告诉他。

“走吧，带你见两个人。”晓川看了看她，边说边拉起她的一只手就往酒吧里面走。她的手很凉，晓川牵起的一刹那皱了皱眉，于是本能地握紧，仿佛要传给她体温。

这还是第一次有男人牵秦南的手，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秦南的心狂跳不止，本能地要抽出手，但不知是他握得太紧，还是贪恋他手心的温暖，她竟然一点儿都使不上力。秦南于是安慰自己，牵手并不代表什么不是吗？自己硬生生把手抽出来的话也太矫情了，于是就任他将她拉进了一个包厢。

“你们看，这是谁？”晓川对着包厢里的人说道，依然紧紧拉着秦南的手。秦南看了一眼包厢里的人，惊讶得不知如何是好。

秦北先是看到了她局促的表情，也微微讶异了一下，继而注意到了她被晓川紧紧拉住的手，别过视线冷哼了一声，“你用功用到这里来了吗？”

晓晴坐在秦北的旁边，忙打圆场说想不到在这里见面，欢迎秦南加入，还说本来今天就要请她的。晓川将秦南拉到自己的旁边坐下，又点了一瓶红酒。秦南连说自己不会喝酒。秦北没有说话，冷冷地看着她。

秦南感觉到秦北的目光，也留意到晓晴正紧紧地贴着他。她不知道晓晴是不是故意的，但秦北至少没有躲开她，不是吗？

方才那种窒息的感觉又回来了，并且越发严重，恰好服务生把酒端了上来，秦南二话没说给自己和晓川都满了起来，端起酒杯冲着晓川说道：“晓川哥我敬你一杯，改天回请你。”说完一饮而尽。因为点的是干红，也没有添加冰块，喝得又急，那股刺鼻的味道让秦南猝不及防，还没放下酒杯便剧烈地咳了起来。晓川在她旁边，看着她的样子，放下酒杯，轻?她的后背埋怨道：“怎么不慢点儿喝？好点儿了吗？”

晓晴在对面瞪大了眼睛，夸张地说：“哥，你什么时候变这么温柔哦？你从来没对我这么照顾过。”

晓川白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一颗心都在秦南身上。秦南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

“来，晓晴，我们也喝。”秦北突然说道。他拿起桌上的酒，给晓晴和自己分别倒了一杯，一只手端起酒杯，另一只手很自然地搭在晓晴的肩膀上。晓晴顺势偎在了秦北的怀里。

“啧啧，你们俩还不如喝交杯酒，这么喝有什么意思？”晓川在旁边起哄。秦北挑了挑眉，看了看晓晴，仿佛是在征询晓晴的意见。

“哥，你净出馊主意。”晓晴脸微微发红，嗔怪晓川，但看得出她其实也不反对这个提议。

“来，我们就喝交杯酒。”秦北将另一杯酒端起来送到晓晴手上，主动将自己端酒的手臂绕过晓晴的。晓晴半推半就地配合着，两个人在晓川的叫好声中完成了一次交杯酒。

秦南没有看他们俩的动作，只是觉得胸闷，好像心脏也在隐隐作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拼命忍着，不知道今天到底犯了什么冲。从见到秦北的那一刻起，他冷冷的表情就让自己很难过，偏偏对那个女人还那么亲热，哥哥真是都觉得别人的妹妹好是吗？他不再关心自己了吗？至少都没有别人的哥哥关心不是吗？

她拼命忍着眼泪，却忍不住胸腔内的翻涌，还好，她及时地跑到了洗手间，吐得昏天黑地。这辈子还没这么难受过，她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看着自己的狼狈样，回想起方才秦北和晓晴亲热的样子，鼻子用力地抽动了下。她低头往脸上扑了一把水，简单整理了一下自己，等到情绪稍稍稳定了下来，决定出去和他们告别一下就和梅子她们回去。

好不容易走出了卫生间，她发现秦北正靠在旁边的墙上抽烟，看来已经来了一会儿了，因为她在卫生间里待了好长一会儿。

秦南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打算从他身边经过，却被他一把拽住了胳膊，拉着就往外走。“等等，你要带我去哪里？我还有朋友……”秦南想起小燕她们还在等她。

“你打个电话吧，今晚你要和我回家。”秦北的力量之大，让秦南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

秦南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丢到车里的，然后汽车在柏油路上开始狂飙。虽然系着安全带，但秦南的双手还是紧紧地把住座位边缘，手心攥出了汗。

路旁的景物飞速而过，早已分不清东南西北，秦北一言不发，眼睛盯着前方，双手在方向盘上左右转动以躲避擦身而过的其他车辆，

秦南的身体忍不住和着车子的节奏左右晃动。

第三章　酒吧(4)

《人狼恋》的音乐响了一遍又一遍，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秦南不敢松开手去接电话，秦北也充耳不闻。

恐惧，随后就是坦然，既来之则安之，和他同归于尽也不那么坏。秦南知道情势已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索性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任车子将自己载往任何地方。反正，自己本来也不属于自己，没有牵挂，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车子终于停了下来。秦南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她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的景物，一片漆黑，分不清是哪里，再看看秦北，他将上半身趴在方向盘上，好像在用力控制自己不那么平稳的气息。

寂静，有那么一会儿，秦南和秦北好像达成了某种默契，谁都不去破坏此刻的氛围，最后还是《人狼恋》撕破了这份宁静，是文锦。

秦南按下接听键，马上将手机拿得离耳朵稍远了一点儿，那头几个人的齐声埋怨差点儿震破了她的鼓膜，方才被秦北拉走的时候没有机会给她们打电话，在车上那么久没接电话，她们几个好长时间找不到秦南，就差要报警了。

秦南看了看颓废的秦北，对着话筒说："对不起，你们自己先回去吧。我家里有点儿事情，现在回家了，不必为我担心。"说完又听了一顿抱怨，才挂了机，又是一阵沉静。

"那个，对不起。"秦南还是决定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也许是大难不死又活过来的认知让她突然有了勇气，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但秦北这么生气肯定是自己做错了事情，道歉准没错。

没有回应，秦南想了想继续喃喃地说："我没想到会去那里，这是我第一次去那种地方，下次不会再去了。因为大家让我请客，我又不好扫兴。我被保送了系里的研究生，我没去，所以……"因为没有听众，秦南说得语无伦次，不了解她的人恐怕听不懂她的逻辑。

秦北慢慢地用两只胳膊撑起上半身，靠在椅背上，用手指揉了揉两侧的太阳穴。看到他的动作，秦南才感觉自己也头痛欲裂，之前喝酒喝猛了，出来被风一吹，再加上飙车时绷紧了神经，现在一松懈，不适感全都涌了上来，她也下意识地揉了揉太阳穴。秦北看了看她，忍不住笑了出来："你干吗学我的动作？"

他这么一说，秦南才意识到，也自嘲地笑了一下，车内的紧张气氛立时融化开来。

这时窗外开始下起雨，淅淅沥沥的声音渐渐变大，四周的车窗也蒙上了一层雨雾，水顺着玻璃向下流淌。秦南在车内忍不住用手指沿着车窗外侧水流过的痕迹画出一道道线条，这个动作被她心无旁骛地重复着，秦北静静地看着她。

"今天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秦北突然低哑着嗓子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秦南还在车窗上游移的手指停了一下，又继续移动，没有回头。

"我忘记你已经长大了，你应该有你的自由，我没有理由干涉你，是我失态了。"

秦南的手垂了下来，身体靠进了椅背，幽幽地说："没关系，你也是为了我好。"

"晓川人很不错。"秦北没理会秦南，却突然提起了吴晓川。

秦南侧过头，车厢里很黑，她看不到秦北的脸，但能感觉到他的气息。

"想当年，我很崇拜他，现在也是。追他的女人很多，但没有一个能被他看上。如果他爱上了一个人，也是那个人的幸运。"

秦南静静地听着，感觉一阵寒意从头顶穿过直达脚底。

"为什么和我说这些？"秦南感觉他的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就别错过吧。他值得。"后面这三个字，秦北吐得很轻。

“看来你和爸爸妈妈的想法是一样的了。”秦南感觉浑身无力，沉默，只觉得雨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凄凉。

“如果是你要我和他在一起，我会的。”过了一会儿，秦南冷冷地说，听在秦北心里就像雨点落在身上一样。

“那个，保送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要庆祝一下？”秦北挪了挪身子，换了个话题。

“没什么，系里保送研究生，我拒绝了。”秦南轻描淡写地说。

“为什么拒绝？”秦北皱了皱眉。这个妹妹这么大的事竟然跟谁都没有商量，不过他也暗自佩服她的魄力。

“我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这方面了，况且我的兴趣也不在这上面。”

“以后有什么打算？”面临毕业，大家都在为将来忙碌着，但是看她好像不怎么在意，还和往常一样，秦北还是有点儿纳闷。

“我可以自己选择将来要走的路吗？”秦南反问道，声音有丝凄楚。

“我一直想让你接掌秦氏，如果你不愿意，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家里不用管，你不应该承受那么多。”秦北很认真地说。

“我想考你的研究生，可以吗？”秦南突然转过头，对着秦北说道，声音里是压抑着的迫切。半天没有听到声音，秦南感觉自己的体温在下降。

“就凭你听过的那几堂课？”秦北的声音透着讽刺，听起来是在讽刺秦南，其实是在自嘲。

“是，也不是……”秦南不知道怎么回答，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的课很吸引我，而且你会尊重人的想法，不会因为我们是学生或者不专业就随便否定。你让人感觉不管是谁在学术上都是平等的，这会让人有和你一道研究或者共事的欲望，哪怕是做你的学生。”秦南说的是真实想法，没有必要隐瞒，也不存在讨好。

“谢谢你这么说。”秦北还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肯定，而且是来自秦南。

“但是，专业的前三名才有资格选择导师，而且，我不会给你透漏任何考试信息。”言外之意，他并不能帮上秦南的忙。

“我明白的，所以我一直考虑要不要和你说这件事，我怕影响到你。”毕竟他们是兄妹关系，秦南不仅担心别人会认为她是靠关系才上去的，更担心秦北的声誉，担心他会被误解。瓜田李下，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秦北沉吟了一下。他不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听到秦南知道为自己着想，心里很安慰，但他还不是一个会为流言飞语畏首畏尾的人。

第三章　酒吧(5)

“这个你不必担心，想好了就去做。我会和系里打招呼，回避这次的命题和评卷。如果你能考进专业前五名，我会和系主任主动要你。”

“真的吗？我会努力的，谢谢你。”秦南一下看到了希望，她只对他一个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得到了支持。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关系到自己未来要走的路，她不敢说出来，怕别人会认为她疯狂——保送本系的研究生不去，硬要跨专业考一个更难的。要是别人众口一词说她有病，她怕自己会动摇。

“不用谢我，谁让你是我妹妹。”秦北只是想让她不必那么多礼。

“哦。”秦南不自觉地拉紧了衣服。看来他只想把她当妹妹而已，可是自己很排斥当他的妹妹，秦北也应该能感觉出来，她很少叫他“哥”。

“你很冷吗？”秦北看到她紧紧攥着领口，衣服因为过于贴身将身体勾勒出了一个轮廓，他自己也感觉到了冷，一场秋雨一场寒，雨越下越大了。

秦南点了点头，继而又摇了摇头，好像在克制着不让自己打冷战。

秦北叹了一口气，本想打开空调，可是因为方才的狂飙，车子已经没有油了。外面雨很大，他们停的位置又是在郊区，能打到的士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微乎其微。他试着预约的士，却没有的士肯在这个风雨天跑到这里来，只为了挣那几元钱的预约费。

秦北看了看一脸痛苦还要装作没事的秦南，咬咬牙拨通了晓川的电话。

在等待的过程中，秦北不时接到晓川的电话询问他们所在的详细位置，中途他还冒雨下车一次查看地形，为晓川指点方向。等到晓川终于找到他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

秦南因为头疼和浑身发冷已经偎在座椅里处于半昏迷状态了。当她在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一双强壮的臂膊将她抱起，并将她的身体贴上一个温热的胸膛时，下意识地伸出双手圈住了那个胸膛主人的脖子。她能感觉到胸膛主人的微微一顿，但她懒得睁开眼睛，她幻想那是秦北的胸膛。她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她不敢睁眼，是因为她害怕梦会醒来。

秦北在晓川杀人眼光的注视下将秦南抱进晓川那辆黑色奥迪车的后座，犹豫了一下，自己也坐了进去，让秦南的上半身倚在自己怀里。晓川指挥好不容易找来的拖车将秦北的凯迪拉克连接妥当，才坐进了驾驶座，看了一眼后视镜中的秦氏兄妹，黑着脸发动了汽车。后面的拖车尾随着。

在酒吧里秦北以秦南不舒服为由将她带走，晓川以为他们兄妹直接回了家，只是觉得扫兴，后来接到秦北的求助电话就有点儿生气，当看到小脸煞白、头发凌乱的秦南时，就变成了愤怒，一言不发只是因为他很有涵养，同时也是在等待秦北的解释。

“秦南有点儿喝醉了，我本想带她兜兜风，解了酒后再回家，省得家里担心，但是车子没油了，又赶上了下雨……”秦北也意识到欠晓川一个解释，这个曾经的学长兼好友还是让自己敬畏的，所以不等询问便自己说道。

晓川叹了口气。他不会真的怪他，谁让自己和他认识这么多年了呢，但是脸上的表情还是和外面的雨一样凉。“去哪里？”他冷冷地询问后座上的人。

“去你家吧。”秦北看了看秦南，这副样子回家肯定会有麻烦。晓川点了点头。

晓川住在城市CBD的单身公寓，一应设施应有尽有，但是只有一张大床。两位男士在沙发上将就了一夜，清早醒来的时候，不见了秦南，餐厅的桌子上摆好了烤好的面包、煎蛋和热牛奶，都是双份，还有一张字条——“我去学校了，谢谢两位哥哥为我做的一切。秦南。”

晓川看着桌上的食物，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丫头，你跑不掉了。”

说完又转向秦北，“你没什么意见吧？”询问的语气，但眼神却无比坚定。

秦北看着他，摇了摇头。他想不出反对的理由，可是胸口却像被狠揍了一拳，疼。

第四章　姐姐(1)

昏昏沉沉睡不踏实，还做了一个噩梦，秦南终于醒了。头还是发沉，看见自己睡在一个陌生的床上，她挣扎着爬起来，见两个哥哥睡在了客厅。窗外已经发白。她想起了昨晚自己好像梦见被秦北抱起来，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她用力回想之前发生的事情，在车里，秦北答应过她只要考进专业前五名，就收她为学生，想到这里，头脑好像一下子清醒了很多，全身充满了力量。

秦南蹑手蹑脚地准备好早餐，悄悄从晓川的公寓出来。雨已经停了，清晨的空气清新而冷冽，呼吸一下确实可以提神，却丝毫改变不了头重脚轻的感觉。她随手拦了一辆的士回学校，记得上午有秦北的一堂文学理论课，自己要准备一下。

回到宿舍，姐妹们都还没有起床。这个时候要在以往的话，至少文锦已经去图书馆早自习了，看来是昨晚回来得太晚了。因为头还是不舒服，秦南决定先躺一下。秦北的课上午十点整才开始。

这么一躺，等到再醒来的时候秦北的课已经上了一半了，宿舍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因为大家很少看到秦南赖床，都以为她是累了，也就没忍心叫醒她。

秦南挣扎着试图爬起来，但是头重得厉害，根本爬不起来，她用手试试额头，滚烫，原来是发烧了。她勉强找到了两片扑热息痛，吃完后窝在被子里紧闭双眼。既然生病了，就给自己放一天假吧，秦南这样安慰自己。

奇怪，怎么盖着棉被还这么冷呢？秦南感觉自己的体温仿佛在一点点地流失，她用尽全力拽紧了被子，咬紧牙关，头脑确实很清楚，一幕幕的情景就像电影片段一样在大脑中闪回，很多儿时的场景以为自己已经忘了呢，竟然也都想起来了。

“姐姐！”秦南用力地喊，但是那个小女孩就是不理她，于是秦南哭着被带走，至今她还记得姐姐看着她走时的目光，那目光在她幼小

的心灵上刻下了两道伤，从此她小心掩藏好那伤口，从不轻易触碰。

《人狼恋》的音乐响了一遍又一遍，秦南麻木地听着，这音乐怎么这么熟悉呢？真好听，原来是哥哥又在弹吉他了，弹了很多遍，后来琴声终于停了，她又看到了姐姐。“姐姐！”秦南继续喊，她不信她会始终不理她。

当秦北终于摆脱楼管阿姨的纠缠，闯进秦南宿舍的时候，看到秦南紧紧缩在被子里面，嘴里不停地念着“姐姐”，眼睛闭着，但是已经泪流满面，就像她小时候做噩梦时一样。

秦北的心揪了一下，本能地想推醒她。手不小心划过了她的额头，似乎被电到了一样，赶紧试试她额头的温度，滚烫，再看她的小脸，红扑扑的像一个熟透的苹果。

秦北犹豫了一下，如果现在去取车开到楼下，不知道阿姨还能不能让自己上来，免不得还要解释，而且他也舍不得将小病猫一样的秦南孤零零扔在这儿，她的可怜样儿他都不忍心看。咬了咬牙，秦北抱起了已经神志不清的秦南。

从秦南的宿舍楼几乎穿过了整个校园到停车场，一路上秦北不停地责怪自己。上午她没来上课，中午打电话一直没人接时就应该来找她，拖到下午才发觉事情好像不对，这才给学生处打电话询问出她的宿舍，现在都已经下午三点多了，看样子已经烧了很长时间了，不知道会不会烧出什么毛病来。秦北心急如焚。

第四章　姐姐(2)

从医院回家，秦北好不容易才把袁静淑劝下楼去休息，顺路去厨房煮了一杯咖啡，又到自己的房间拿了一本书，这才折回秦南的房间。试了试她的额头，药力已经发挥了作用，秦北稍稍安了点儿心，搬了一把椅子，边消灭那杯咖啡边看书。他怕影响秦南休息，特意只开了一个很暗的床头灯。

秦南的呼吸虽然微弱，但是很均匀，下午在医院输过液以后已经没有了大碍，不过据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一会儿后果不堪设想。秦北不时看看半睡半昏迷状态下的秦南，她长长的睫毛低垂着，长发很服帖地铺在枕头上，衬出苍白的小脸，模样安详。

他忍不住端详了下，不觉出了神。

自从秦北把病怏怏的秦南带回了家，袁静淑就寸步不离地守在秦南的床边，亲自用酒精给她擦身，还一个劲儿地叹气，埋怨秦南不懂得照顾自己，说病好了绝对不许她再回学校去住，要不是秦北坚持晚上自己照顾秦南，袁静淑恐怕会在这里守一夜。秦北想，还是不要让秦南醒来看到袁静淑一直守在床边，否则会给她带来压力，那样她就更不肯违背秦氏夫妇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恐怕一辈子都会活在要报答秦氏夫妇养育之恩的巨大压力中。

“哥，我这是，这是回家了吗？”天蒙蒙亮的时候秦南睁开眼睛，看到坐在床边看书的秦北神情专注的侧脸，她四处扫视一下，熟悉的布置和摆设，看来自己是在家里，不过怎么回来的就不知道了。

秦北合上书，转过头看着嘴唇没有血色的秦南，帮她压紧被角，“你太逞强了。你不知道昨天有多危险。”秦北只要想想医生的话就冒出一身冷汗。

秦南勉强咧嘴试图笑笑，却牵起了一顿咳嗽。秦北皱眉。“你看我不是好好儿的吗？也没有缺斤少两啊。”秦南说完，接着又咳。秦北站

起来坐到床边，将她扶坐起来，边拍后背边告诉秦南不要说话。“现在几点了，快到晚上了吧？”秦南忍不住问秦北，看天色应该是黄昏。

“呵呵，快到早上了。”这个小丫头昏睡了近一天一夜，难怪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那你一直没有睡觉吗？”秦南扭转头看向秦北，隐隐看到了他眼里的红丝。

秦北将她放平，“少说话，再睡一会儿，我让阿姨给你煮点儿粥。”

他要找个借口离开，被秦南发现自己一夜守在床边怪不好意思的。

“我昨天一直梦见你在给我弹《人狼恋》。”秦南对着秦北的背影说。秦北想了想，恍然大悟，那应该是自己一直在给她打电话，她听到了铃声，但却把那当做了梦，所以才会没人接。

“我会给你弹的，但是要等你病好，知道吗？”秦北转回头爱怜地说。

整整一天，秦北都待在秦南的房里，给她递水，看着她吃药，帮她拿想看的书籍，偶尔还会给她讲自己当年考研的经验。大部分时间秦南都在昏睡，因为她太虚弱了，秦北就在秦南的房间里处理公事，并且将手机设成了振动，接公司的电话也是静悄悄地离开房间。

平时袁静淑和秦本儒从不上楼，今天袁静淑破天荒地上来了两次，一次赶上秦南在睡觉，另一次是和王嫂一起上来送饭，令秦南感到很不安。

有的时候她其实醒着，呆呆地望着坐在自己书桌前专心工作的秦北，真希望时间静止不动，他能一直守在自己身边就好，哪怕只是给她个背影，也会让人前所未有地踏实。是他把自己带回家的，是他近二十四个小时寸步不离，这辈子能有这么关心自己的一个人，哪怕只是做哥哥，自己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能有机会做他的妹妹，也是前世修来的福了吧。

秦南正在出神，秦北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看了看时间，蹑手蹑脚地搬开椅子。转过身看到秦南正在看着他，秦北回她一个微笑，“什么时候醒的？怎么不叫我？我去看看晚饭好了没，帮你端上来。”

“不要麻烦了吧，我想下去和大家一起吃饭。”秦南挣扎着就要起来，被秦北走过来按住，“我只要你好好儿的，明白吗？”一脸的认真。秦南看着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在袁静淑的强迫下，秦南在家休息了两天。周五晚上，家里来了客人，是吴家兄妹，晓川和晓晴。

秦南下楼的时候，看见秦本儒正愉快地和晓川谈着话。看到秦南面无血色的脸，晓川还是吃了一惊，几天不见，她的精神差了很多，眼袋出来了，脸还瘦了一圈。

“你生病了吗？前几天见不还是好好儿的吗？”晓川眼里满是关切。“前几天你们见过吗？”秦本儒饶有兴趣地问。“哦，是偶然碰到的。”秦南怕晓川说出她去了酒吧，赶忙先回答。“是，我回学校办事，碰到的。”晓川当即明了，顺着她说道。秦本儒虽然有些疑惑，但也没有多想，只微笑着看着晓川和秦南，满含深意。秦北坐在一旁的沙发上，随意按着遥控器的按钮，并没有固定在哪个台上，看来也是心不在焉。晓晴被袁静淑拉进房里去，要展示她最近的血拼?果，俨然把晓晴当成了自己的准儿媳。

“我们杂志最近有个活动，庆祝中文版发行一百期，到时有个庆典，我想邀请你做我的女伴，不知你有没有空？”晓川对秦南说出了来意，目光充满期待。

“那个，我恐怕没有时间……”秦南满脑子想的都是考研的事。考试是在年底，现在已经快到十月，满打满算也没多少时间了。这几天生病本来她就很着急。此外她还从没参加过那种场合，怕出糗，所以秦南想都没想就本能地要拒绝，但是话只说到一半就被秦本儒打断。

“你们不是都在实习，不上课吗？有什么可忙的？”秦南一时语塞。她还不想告诉家里她打算考研的事，也许会考不上呢，有了结果

再说也来得及，可是如果不去的话又找不到理由拒绝。她看了看秦北，晓川忙说：“秦北和晓晴我都有邀请。”

“都去都去，热闹些。”秦本儒发了话。这时袁静淑和晓晴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秦南你只管去，衣服就包在我身上了。”袁静淑边走边说。打扮女孩子可是她的强项，显然她很是感兴趣呢。

晓川再次用征询的目光看向秦南，秦南点了点头。秦北没出声。

第四章　姐姐(3)

袁静淑为秦南选的礼服是活泼的公主裙款式，因为晚上天气冷，又添了件羊毛披肩。造型师给她做了一个复古的仿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早餐》中的造型，既俏丽又高贵还不会过于成熟。袁静淑还把自己的一个香奈儿晚宴包送给了秦南，最后满意地看着她在晓川目不转睛的注视下上了汽车。

“你今天，很惊艳。”晓川发动了汽车，很直率地说出赞赏。

“是吗，谢谢。”秦南脸一红。这种打扮她从没试过，只感觉浑身的不自在，尤其是脚上的高跟鞋，鞋跟又细又高，站着都要付出很大努力。

“还没谢谢你的早餐，哪天请你吃饭吧。”晓川目光扫过秦南光滑的颈部，说道。

“呵呵，都是你的东西，我只是举手之劳，不用这么客气的。”这么点儿小事，难得他还挂在心上，看来很细心。

“今天也要谢谢你能抽时间来参加，怎么都要谢的。”晓川边开车边不时转过头和秦南说话。“呵呵，那是你没把我当妹妹吧。”秦南不想让晓川想得太多，答应做女伴并不代表什么。

“我确实没把你当妹妹。”晓川说道，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秦南不敢再引诱他往下说，他的直率程度和秦北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己还不想制造麻烦，怕到时候没法收拾。

活动设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楼顶花园，有游泳池和小型的舞台，四周有长长的桌子摆放自助食物。华灯初上，楼顶一派灯火通明的气象。

离活动开场还有一段时间，人不是很多，但也来了一些。秦南一进来就看到了秦北和晓晴站在一起聊天，她本想装作没看见，但晓川拉起她的手就要往秦北的方向走。她鞋子不舒服，被猛然这么一拉，脚一软就要跌倒，晓川本能地伸出手臂托住了她的身体。秦南感激地

看向晓川，晓川冲着她笑，这一幕恰好被秦北和晓晴看见，因为来的人还少，他们俩这么大的动作很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你妹和我哥还真配。”晓晴在秦北的耳边评论道，想听听他的意见。秦北没出声，转过身去拿了一杯酒，走到一个角落坐下来看着晓川和秦南，那神情在晓晴看来很落寞。她很不知趣地跟了过去，秦北没有理会她，晓晴不明所以。

“你忙你的去吧，我自己照顾自己就可以。”秦南对晓川说。她知道秦北在看着他们俩。

“我没什么可忙的。”晓川说。这时走过来一个高挑的女人，一身合体的阿玛尼套装，小小跟的浅口鞋，面容很美，但是也足够冷。秦南看到她向他们这里走来，和她目光相碰了一下，不寒而栗。

“Humbert，这是你的演讲稿，你要不要准备一下？”那个女人对晓川说话的时候表情有所柔和，声音是说不出的轻柔。秦南的注意力在她的鞋子上，想着如果能用自己的细高跟鞋换她的小跟鞋该有多好，毫不在意她向自己投来的敌意目光。

“我讲话什么时候用过稿子？”晓川看了她一眼，嘴角略微动了一下。

“知道了。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那女人碰了一个钉子，却丝毫不在意。

晓川看了一下表，“准时开始，任何人都不必等。”语气是不容置疑的肯定。

“明白。”那女人说完又看了秦南一眼。

“还有什么事吗？”晓川看她站着没动，问道。

“啊，没有，我这就去准备。”她转身离开。

“对了，她刚才管你叫什么？”秦南感觉这个名字有点儿耳熟，又一时想不起来。

“Humbert，我的英文名，有什么问题吗？”

“啊，你也叫亨伯特。”秦南想起了QQ上那个陌生学长。

“还有谁叫亨伯特？”晓川看着秦南若有所思的样子，忍不住微笑。

“没什么，我在想是不是男人都有萝莉情结。”这倒是秦南此时的真心话，她想不出在她看来这么“臭名昭著”的名字，为何还有这么多人叫。

“如果你还算是萝莉的话，我恐怕是有了。”晓川一脸故作无奈地说。

秦南习惯了他说话的尺度，决定不管他说什么一律当玩笑看待就好了。她想自己也要适应他风格才行，不然岂不是要脸红一个晚上？奇怪的是，他的说话方式并不令人讨厌。秦南白了他一眼，“我才不是萝莉。”说完走向食物桌——她已经觊觎很久的地方。

很多时候秦南无所事事，就去看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人们。她是用仰视的目光来观赏的。除了T型台，她还没见过这么多模特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和她们相比，自己简直就是一根豆芽菜。那些人应该很喜欢这样的场合吧，个个如鱼得水，珠光宝气。之前她还觉得袁静淑弄得太隆重了，现在看多亏了她的包装，不然自己就太寒酸了。

活动结束的时候，秦南拒绝了晓川要送自己的好意，坚持搭秦北的车回家，晓川也只好同意。回来的路上，因为完成了让自己记挂好几天的大任务，秦南心情大好，而秦北一言不发。“那个，我今天没有给你丢脸吧？”秦南试探地问。这还是她第一次打扮成这样，不知道他是否喜欢，她很在意。

“哦，还好吧。”懒懒的回答，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秦南的心开始往下沉，或许是问得太迂回了吧，换个方式问问。“你不喜欢我这样打扮吧？”秦南假设了一个否定句，希望他来推翻。

问出这样的问题对她来说还真需要勇气。秦北转头看了看她，马上又转了过去，“是，不喜欢。”他回答得很干脆，如同一盆冷水瞬间成冰。秦南感觉眼泪马上要喷涌出来，用力忍住，牙齿下意识地咬紧

了嘴唇。“我还是喜欢清汤挂面的你，素面朝天的你，不施粉黛的你。现在的你，不是不美丽，但那不是你。你就是你，奥黛丽•赫本也比不上，知道吗？”秦北眼睛盯着前方，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感受。秦南破涕为笑。

第四章　姐姐(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当有一个很强大的目标吸引着你，并且你为了这个目标全力以赴时，会感觉到生命很充实，很有意义，时间也会过得飞快。

但不管时间多么紧，秦北的所有课秦南都没落下过，包括面向全校开设的美国戏剧的选修课。因为是面向全校开设，所以秦南选修了这门课，而不是单纯的蹭课。某天的一堂课发生了一件事情，足以改变秦南以后的命运，让她觉得老天似乎和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原来现实也会像戏剧一样离奇，甚至让人瞠目结舌。

事情的起因是秦北在开始讲课之前点了一次名。这是这堂课开设近两个月以来第一次点名，用秦北的话说，考勤会计入期末成绩，关系到大家是否会顺利拿到这门课的学分。他本不愿意这样做，他的课从来都是讲给那些喜欢的人听，这种强迫的办法也是迫不得已。

秦北点名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念出一个人的名字，就会抬头看一眼这个人，点头微笑。他觉得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因为每个来选他课的学生都是对他的肯定，他要对他们负责，做他们的朋友。这样做，也不至于将来在校园里碰到学生和自己打招呼的时候不明所以。当他点到一个叫“郑芳”的名字后，照例抬头，看到一个女生站了起来，他笑了笑说：“秦南，我还没有点到你，你先等一下好吗？”

说完他再次低头确认那个名字，同时又念了一遍。那个女生站着没有动，说了一句：“老师，我就是郑芳。”秦北站在那儿直直地看了她五秒钟，大脑飞速地运转，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他目光急切地扫视下面坐着的人，当看到秦南用同样惊诧的眼神看着自己时，又看了一眼站在那里的郑芳，目光又扫向秦南，一切都已了然。他冲郑芳点了点头，哑着嗓子故作镇静地说：“下课后留一下，请坐。”

秦南一直以为，六岁时从孤儿院离开已然是自己和姐姐的生离死别。幼小的她对再次见到这个姐姐从来不敢抱丝毫幻想，尽管当她做

梦哭醒时，秦北会哄她说，将来长大一定会帮她找到姐姐，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她一面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一面在成长中明白了有些事情是无能为力的，比如大海捞针这件事。她对于找到姐姐的强烈渴望随着年龄的递增而递减，直到现在，她似乎已经习惯了忘却，或者说是强迫忘却。对于不能实现的希望还是不要抱有幻想，不然只能是徒增绝望而已。

夜深人静午夜梦回时，不是没有设计过重逢的场景，但那场景设想了有几千种，就是没有今天发生的这种——竟然是在秦北的课堂上！所以说，现实永远要比虚构来得离奇，此话不无道理。

当众人看着秦北领着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离开教室时，无不议论纷纷。秦北把她们俩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自己走了出来，并带上了门，把时间留给了姐妹俩。

从教室到办公室的一路上，她们两个一言不发，不知道是生疏还是在他面前不好表达，总之她们两个的相见方式远远超乎了他的预期。难道秦南前一段时间生病昏迷时不是在喊着姐姐吗？还是，以她们两个的承受能力，至今还陷在震惊中没有缓过神来？总之她们需要时间彼此接受就对了。秦北满怀心事地出了办公楼，走到楼前林荫道旁的雕花木椅前坐下。他也需要透透气。

方才上课的时候他一直强迫自己集中精神，胸闷得厉害。树上的叶子沙沙作响，一阵风吹来，叶子纷纷落下，有几片落在了秦北的身上。秦北随手捡起了两片枯黄的树叶，想起了那句话：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那么秦南和郑芳呢？他不经意地将一条长腿搭在了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点燃了一支烟，记忆中的影像纷至沓来。

十六年前，他们一家三口去孤儿院，因为妈妈有个心愿就是想要一个女孩，但是一场病使她的心愿永远不能实现，于是他们决定收养一个。当时他们见过了所有的女孩都不满意，直到院方把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孩领到他们面前。

十六岁的秦北觉得硬生生地拆开她们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于是劝妈妈要不就全带走，要不就一个都不要。

第四章　姐姐(5)

但是袁静淑自打见到这两个孩子以后，眼睛就没有再离开，可是以他们家当时的条件，一下子收养两个孩子还比较吃力。毕竟那时秦氏还在初创时期，还没有现在的规模，况且原本的计划就是收养一个，这还是袁静淑费了很大劲儿从秦本儒那里争取来的。秦本儒是个不会轻易改变计划和想法的人。

于是他们必须在这两个孩子中选择一个，袁静淑要她们每个人表演一个节目。其中的一个又唱又跳，很是活泼可爱，连孤儿院里的阿姨都说她是这里的小明星。袁静淑很满意，等她表演完了，她看向另外一个。

虽然面孔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孩子始终盯着袁静淑的手，目光里好像藏满了忧伤和渴望。袁静淑轻轻地叫了她几声，问她可不可以表演个节目，她都没有反应，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袁静淑摇了摇头，已经下定了决心，选另外一个。这应该是一个很好做的抉择，因为两个孩子看起来在天资上差很多，谁不喜欢聪颖又讨人喜爱的孩子呢。

就在这时，那个一直不发一言的孩子突然直直地走向了袁静淑，到她的身前停下，将自己的一只小手放在了袁静淑的一只手里，然后将小脸贴到了手背上。现场的人都被这个动作震住了。袁静淑的胳膊一动，因为她明显感到一滴滚烫的眼泪落在了她的手背上。她没有抽出手，而是蹲下身来，用自己的另一只手握住了她的另一只小手，并把她拥进了怀里。此刻，她认定了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秦南。一支烟抽完，秦北捡起被自己踩熄的烟头，站起身走向几步外的垃圾桶。等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发现秦南坐在那张木椅上。

“这么快就……你姐姐呢？”秦北以为她们有很多话要说。

“她赶时间，有个家教。”

“可是，可是……”秦北想不通的是，家教会重要得超过十几年没见的亲妹妹吗?

“可是，她如果不去，生活费就没有着落。”秦南边说边忍着浓重的哭腔。

“孤儿院不是会审核收养家庭是否有收养能力吗？”秦北的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家当初申请的时候还要提交财产证明，孤儿院是不会把孩子交给一个没有能力的家庭领养的。

“她的养父原来是官员，后来因为贪污进了监狱；她的养母在她上大学的时候也离开了家。现在她养父出来了，但还要靠她养着。她上学靠的是贷款，生活费都是打工挣来的。”秦南越说声音越小，说到后面哽咽了起来。

秦北忍不住扳过她的肩膀，将她搂进怀里，“别哭，我们可以帮助她的，不是吗？”

“不，她拒绝了，她好像不认我这个妹妹了。”秦南边摇头边抽泣着说。

“不会的，只是你们彼此都需要时间。”秦北安慰着秦南。她这么伤心，他也很难过。

“我一直很后悔，后悔去拉妈妈的手。当时我看见她的手想起了我自己的妈妈，她的手指和我妈妈的一样，都是那么纤细。我妈妈以前经常用她的手给我扎辫子，牵着我去幼儿园，她的手好软好温柔。我只是好奇，于是我拉了妈妈的手。我只是，只是想知道是不是和我妈妈的一样……”秦南目光盯着地上的枯叶恢复了平静，幽幽地说。

“如果我没有那么做，也许，也许就不会失去姐姐了吧。我真的后悔。至少，现在在你们家里的应该是她，我的一切都是偷来的……”

“南，你不能这样想。”秦北皱眉。他才知道她原来背了这么大的负担。

“我对不起她。”秦南坚定地说出了这几个字。秦北的心仿佛被扎了一下。他了解她，她是那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会让别人因为自己受

苦的人。看她现在的表情，恐怕很难再快乐无忧地做自己了。秦北忍不住心疼她。这个傻孩子，内心敏感而脆弱，无缘无故地背负了这么多，她瘦弱的肩膀怎么承受呢?

“南，你看着我。”秦北强迫秦南看他的眼睛。

“所有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就意味着无法改变。要相信你自己，无论何时也不要为做过的事情后悔。况且你并没有错，知道吗？”

秦南木然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相信我，我们一起努力，不让她再受苦了，好不好？”秦北目光坚定，秦南在那目光里渐渐感受到了力量，终于深深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无力地将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秦北全身如同通过了一股电流，他突然很想守护她。过去的伤害已经无法再挽回，那么以后，把她拥在怀里，让她不再受一丝一毫的伤害，秦北，你是可以做到的。

第四章　姐姐(6)

尽管秦南一分一秒都不敢浪费，但时间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飞快流逝，转眼进入了十一月中。

又一个周一的清晨，秦南推开窗子，虽然对冷冽清新的空气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白茫茫的一片还是让她忍不住惊喜地叫出声来。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就以这样突兀的方式与这个城市不期而遇，不让人有思想准备，却又来得那么理所当然。

早起本来是想早读的，但是面对着银装素裹的世界，秦南的心几个月来第一次出现了一点儿小雀跃。她要找人分享这惊喜，这个强大的念头推动着她第一次不假思索地在清晨推开了秦北的门。

秦北的房间里夜的气息还在延伸，因为微弱的晨光还不足以穿透厚厚的窗帘，写字台上笔记本电脑还没有合上，一些文件七七八八地散落着，烟火缸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烟蒂，秦北的贴身衣物随意地搭在椅背上，有一些滑落到了地毯上。

秦南下意识地皱了皱眉，鼓起勇气朝着床的方向看了一眼。床头柜上倒扣着一本厚厚的书，而秦北裸露着上半身，被子随意地搭在腰部以下，侧着身弯曲着身体。

不知道是不是室内暖气熏蒸的原因，秦南觉得脸颊滚烫。她本能地想要退出他的房间，但是房间里的凌乱又让她无法坐视不管。

她忍不住走到写字台前，去拾起地上的衣服叠好摆放在椅子上，随手整理好散落的文件。所有这些动作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最后临退出房间的时候秦南顿了一下，还是决定帮他把被子拉上。

鼓足了勇气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床边，刚要伸手去拽秦北的被子，不料他转动了一下，秦南忙把手收了回来。秦北的被子又往下滑落了一些，眼前的景象让秦南下意识地背过身去，心脏狂跳不止。虽然还不至于露出关键部位免费给她看，但秦南几乎可以确定秦北是一丝不挂的。

这还是她第一次看见一个成年男性的身体，即使在休息状态也充溢着阳刚之气。秦南咬了咬牙，别着头小心翼翼去拉被子，不想手腕却一下子被抓住，她忍不住低呼出声。其实秦北早就醒了。

“早啊。”秦北睁开了眼睛，看着局促得不敢直视他的秦南，哑着嗓子问候了一句，于是秦南知道原来他刚醒来时声音可以这么性感。

其实秦北刚刚睡着没多久。公司目前遇到了很多麻烦：被竞争对手抢单，资金周转不灵，董事会里意见不合使很多决策不能形成，阻碍了秦北手脚的施展，所以一晚上才有那么多的烟蒂。但他不喜欢怨天尤人，不管自己背负多大压力，他都不希望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家人和身边的人，甚至是听课的陌生学生。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同时也相信自己一定能渡过这些难关。

“早啊，那个……”秦南还沉浸在秦北的性感声音里，一时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秦北眯着眼睛琢磨着秦南此时的表情。尽管很惊讶她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自己房间里，尽管短暂的睡眠让他的头依然昏昏沉沉，但一睁眼就看到秦南的娇羞模样，倦意还是消了一大半，并且，秦南害得他兴奋了。

“那个，你可不可以先把被子拉上？”秦南终于提出了她的要求，不然她没法看着他好好儿说话。

“哦？”秦北低头看了看，并没有露出什么，原来她害羞是因为这个？她这个要求一提出，秦北生理反应更加强烈。为了自己的小自尊，他在心里将之归结为清晨的正常现象，同时也祈祷她快点儿出去，不然恐怕自己会做出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他想赶紧结束对话。

“你有什么事吗？”秦北冷冷地说，没有拉被子，反而下了逐客令。

“哦，下雪了，我是来找你印脚印的。”秦南突然睁大眼睛期待着看向秦北。

“印脚印？”秦北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她破天荒地大清早跑来弄醒他，仅仅是因为下雪了她想印脚印？他的表情在秦南看来却像在讽刺她幼稚。

“对不起，吵醒你了，我先出去。”秦南知道自己讨了个无趣，作势要出去。

“十分钟后楼下等我。”秦北出人意料地说。

秦北好久没有见过这么雀跃的秦南了。她在雪地上蹦蹦跳跳，身后留下了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和笑声。这场景真是久违了。

秦北突然想起了秦南还小的时候，有一次也是下雪，他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心烦，一个人在雪后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秦南就跑过来很小心地问他在做什么，他顺口敷衍她说是在印脚印。

于是她就像个小跟屁虫一样，学着他的样子在雪地上踱步。他当时还觉得她是故意缠着自己，很讨厌，于是径自回了房间。

现在想来，也许对秦南来说，那也是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之一吧。

想到这里，他突然有点儿心疼她。如果她不是这么敏感脆弱，不是这么好强，她完全可以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大小姐。

秦北开始有点儿意识到自己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起过多么大的作用，但他选择了无视。可是她要考研，会不会是受自己的影响而不是真正的喜爱呢？

这么想着，他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她只是因为盲目崇拜自己而选择复制自己的道路来走，那么对她来说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想到这儿，秦北觉得有必要和她谈一下，毕竟一切还有回旋的余地。

“秦南。”秦北对离自己将近十米远的秦南喊了一声，跑了过去。雪被踩在脚下软软的，并不会倔强地承受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马上就现出了脚印。这种感觉很特别，让人觉得雪其实是很懂得退让、很软

弱的，可是踩到后面，会有一个底线，越踩越结实，直到最后你踩不动就会被滑倒。

第四章　姐姐(7)

而要把它清除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是说越是踩踏，雪就会越结实，越有力量。这力量来自我们，被它汲取，最后转化成自己的力量，让我们再也不敢小觑。

而秦南呢，秦北一下子停了下来，看看脚下的雪，又看了看秦南，突然感觉秦南就很有这种品质，表面看逆来顺受，会退让，会隐忍，但却暗自有一股力量，并且不会退缩。

“什么？”秦南见秦北喊完她又停在那里不动，忍不住向秦北所在的方向走来。

“哦，没什么了。”秦北忽然明白其实自己根本就不必为她担心，因为她其实拥有自我。

噗的一声，一个雪团直接砸在秦北身上，像开了一朵洁白的花。始作俑者秦南在得手之后忙不迭地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同时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秦北有点儿迷惑了，这是挑衅吗？眼前的她真的仿佛回到了童年一样，银铃般的笑声和着初升的太阳，给洁白的雪地洒上了一层斑点，斑斑驳驳地刺着自己的眼。这个早晨竟然可以这么快乐吗？

好吧，那就把烦恼暂时放下，享受这一刻吧。

秦北没有犹豫，抓起地上的雪边揉成一团边朝秦南的方向追去。笑声顷刻间洒满了整个秦家的院落。

此时袁静淑正站在窗前，看秦北拉起摔倒的秦南，并细致地为她拍掉身上的雪，心里升起了一股隐忧。她知道事情不一定会发展到那个地步，但是这股隐忧还是搅得她心神不宁。

吃早饭的时候，秦南的小脸红扑扑的，因为运动过气色很好，还有连她自己都没注意到的变化，被王嫂不小心说了出来。

“南南今天看起来很高兴，有什么开心的事吗？”秦南一笑置之，可能是因为这场雪吧。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以这么大的惊喜呈现在

了眼前，这是老天送给自己的礼物吗？看来是个很好的兆头呢，因为这个早晨，秦南开始对未来有了信心，吃得也多了一些。

可早上秦北送秦南去学校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两个人心有余悸。

雪后出行不便，虽然已经有人上街除雪，但早上出行的车辆将马路上的积雪压实，路面变得越来越滑。虽然秦北比平时加了数倍的小心，并且速度始终很慢，但是在车要上桥的时候，突然一辆自行车跌倒并滑出自行车道，摔到了机动车的路面上，正好落在了秦北的车前。秦北一下子忘记了路滑不能踩刹车，一个急刹车，车子止不住在路面上逆时针方向打了个滑，直直地向桥栏杆的方向撞去。幸好车子并没有停止继续逆时针滑动，在要撞上栏杆的时候，车头刚好偏了过去，就这样，经过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车子终于停了下来。

秦南扯开安全带一下子扑到秦北身上，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脖子，浑身止不住地颤抖。秦北也下意识地抱住了她，用一只手轻轻抚她的后背，惊魂甫定地安慰她说:“没事，没事了。”

第五章　焰火(1)

自从秦南告诉晓川自己要考研的决定后，晓川就很识相地不再主动约她，而是想等到她考完试之后再说，并且答应替她向秦家保密——尽管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向家里保密，但是他尊重她的一切决定。对此，秦南也很感激。

她并不排斥晓川。他是个很博学也很幽默风趣的人。男人一旦懂幽默就意味着他很睿智，而这样的品质对女孩子，尤其是那些知性的女孩子，有致命的吸引力。

秦南很崇拜他，而崇拜，是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前提。秦南有时候会想，也许按照秦氏夫妇的心愿，嫁给晓川会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和他在一起不会乏味。可是她总觉得差了点儿什么，和他在一起没有心跳的悸动，不见面也不会想。

可对秦北却不一样。当那天他们因为劫后余生而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时候，秦南突然有一种感觉，也许自己的生命早就和他的连在了一起，他生自己便生，如果他死了，自己还能活下去吗？她无法想象。在汽车不受控制地滑向栏杆的那一瞬，她竟然有一丝庆幸，因为此时他是和她在一起的，而不是晓晴。这是一种优越感，两个人共同经历过生死，那种明了对方和自己心脏共同跳动的滋味，不是用语言就能形容的。

那天的惊险过后谁都没有再主动提起，两个人好像守护着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将这种默契变成了秘密——他们之间的秘密，不会让人分享。

那天，那雪，那拥抱，那心跳，在他也紧紧地抱住自己的那一刻，她认定他和自己的心情是一样的，至少当时是这样的。之后再见面时，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秦南能感到亲近，因为不管之前怎么样，毕竟，他们在那一刻一起重生，这还不够吗？

“秦南，你有什么疑问吗？”秦北讲完了本节的内容，忍不住当众点了她的名。今天的课是美国戏剧选修，秦北讲的内容是百老汇，主要是常识性普及，因为面向的是全校各个专业的学生，所以尽量通俗易懂、不涉及深入的研究。秦北和秦南说过这门课她可以不必来听，不如抓紧时间复习，可秦南不愿意放过任何能听他课的机会。

但这堂课她就是控制不住地走神——平时她认真听课的时候都是低着头，今天可好，一直瞪着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秦北，不用问就知道是在走神。秦北忍不住好笑，几次都想提醒她，最后还是在要下课的时候点了她的名。

秦南摇了摇头，没有站起来，因为秦北规定上课回答问题不用起立，大家开始不习惯，慢慢也就适应了。秦北也没再为难她，因为下课时间到了。

因为到了午饭时间，两个人像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往食堂走，根本没注意涌往食堂的大部队都是怎么急行军的，全然忘记了上次的教训。

“复习得怎么样了？马上就要元旦了，过了元旦也就没几天了吧？”秦北比较关心秦南的备考状况。

“唉——”没有回答，秦南长叹了一口气。

“怎么，没有信心？”秦北看向她，这可不像她当初和自己说要报考时信心满满的样子。

“我不担心考不上。”秦南说。

“是担心考上了没法儿和家里说是吧？”秦北也想到了这点。自己当时也是面对一样的状况，想必秦南对他当时和家里斗争的情景还心有余悸，而不久同样的情形恐怕就要发生在她身上了。

秦南眉头紧锁地点了点头。

“这个你不用担心，爸爸妈妈经过这么多年也会改变的，再说，还有我呢。一切我担着，别的就不要想了。”秦北郑重地说。他不想让她有任何负担去应考。

“谢谢。”秦南感觉自己越来越依赖他，有时候他的一句话就能给自己很大的鼓励和安慰，还有温暖。秦北宠溺地点了点她的鼻子，惊讶地看到秦南脸上升腾起一片绯红，心禁不住也加快跳动了几下。

“快走，一会儿晚了又没有位置了。”秦北发觉自己有点儿失神，忍不住加快了脚步。

第五章　焰火(2)

一转眼，冬季的四六级考试就要开始了。因为考试是在周末，自习室又都被占用，秦南不得不回家去复习。周一回学校来的时候，她路过主楼的公告栏，发觉有很多人围着一个新贴出来的告示看，还有人议论纷纷。

她走到跟前，有人看到她，一脸惊讶的样子。她不解。更多的人看到她，说话的人也不出声了。可是这些人她都不认识，他们怎么会认识她呢?

他们甚至还给她让出了一条路，她于是顺利地走到了那张公告前。

那是一个处罚决定，秦南简直不敢相信她眼前看到的一切，处罚是针对郑芳的，她因为在六级考场上作弊被学校开除学籍。秦南怎么都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她也不相信这是真的。作弊，怎么可能？她不是一直品学兼优吗?

秦南突然想到了什么，转身对着周围还在看着她的人问："你们都是郑芳的同学吧？"

"你不是郑芳吗？"

"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她双胞胎妹妹啊？"

"怎么回事？"

"郑芳在选修课上找到她妹妹了。我说这个人看起来不像郑芳呢。"周围的人一时间七嘴八舌起来，原来刚才他们一时将秦南误当成郑芳了。

"对不起，我想这是个误会，一定是学校搞错了。"秦南勉强挤出了一个微笑，对着周围的人说道。

"是啊，我们也不相信的，打算陪她一起去找校方说清楚，可是我们找不到她人啊。"这时一个女生说。

"找不到人"这句话就像电流一样刺了一下秦南的神经。

“怎么会？怎么会？”秦南自言自语着，一时间乱了阵脚。

“那天她去了校长室后就一直没回来，我们已经报警了。我和她一个寝室。”还是方才那个女生说。

秦南腿一软就向地上倒去，幸好旁边有一个高个子男生扶住了她。她顾不得说谢谢，挣脱了他的手臂，踉踉跄跄地冲出了人群。她觉得老天肯定是在和她开一个大大的玩笑，它把姐姐送到她面前就是让她眼睁睁地看着再次失去吗？

一定是搞错了，而自己竟然无能为力。找人，她没办法，现在能做什么呢？对，先把事情搞清楚，至少要还她个清白再说。秦南拨通了秦北的电话。

刚刚分开没多久，就接到秦南的电话并且还带着哭腔，让秦北吓了一跳。他把秦南送到学校，因为周一没课就准备去公司，车子还没开出多久，就马上掉转车头折了回来。车子一直开到主楼前，秦南迎了上来。

秦北看了一遍公告，二话没说就去了一趟教务处。秦南也跟了去。教务处主任的态度很温和，但是表示，在这件事上没有缓和的余地，因为学校历来对作弊处罚都很严格，而且郑芳作弊情节严重，且被市教委的巡回监考撞见，学校也是保不了的，因为这关系到Y大百年的声誉。

具体过程是郑芳在考试快结束的时候，公然在监考老师的眼皮底下，扯过旁边同学的答题卡对答案，尽管她没有修改自己的答题卡，但是事实存在，周围同学都可以作证，秦南和秦北也无话可说了。

出了主楼，秦南步履沉重，一言不发，秦北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事实上，秦南还是不相信郑芳会作弊。她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会毁了她吗？她们难道不是孪生姐妹吗？既然这样，秦南笃信，她自己不会做的事情，她的姐姐也一定做不出来的，因为她们血管里流动的是相同的血液啊。

“你相信吗？”半晌，秦南面无表情地问了一句。

“嗯。”秦北吐出了一个肯定。

“可是这没有道理啊！”秦南突然对秦北叫了出来，情绪很激动。她本以为他也和自己一样不相信的，如果他相信郑芳会作弊，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也会相信呢？

秦北长出了一口气，她终于可以将不好的情绪发泄出来了，他真担心她会憋坏。

“事实是你也相信了，不是吗？”秦北走上前去，心疼地把秦南搂在怀里，“也许她有什么苦衷，也许不是故意的，也许我们还不能理解，但我相信她是个好学生。”

“可是，可是她失踪了，怎么办？怎么办啊……”在他的怀抱里，秦南终于哭了出来。时隔这么多年，她们终于找回了彼此，但此刻，她真的害怕再次失去她。

第五章　焰火(3)

郑芳是从不缺课的，所以在上秦北的课之前，秦南还是抱着能看到她的一线希望，结果，她没有出现。

于是秦南认定，自己这次恐怕是真的要失去她了。如果说上次自己被秦家带离孤儿院还抱着将来长大一定要找到她的希望的话，那么现在，她不知道要将希望寄托在哪里。

秦北依旧平静地站在讲台上，讲那些在秦南平时看来极具吸引力的百老汇、尤金•奥尼尔，而如今她觉得这些内容无关痛痒，甚至她对秦北依然能这么平静地站在讲台上有点儿失望。他怎么能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呢？在自己承受着这么巨大痛苦的时刻。

她目光空洞地看着秦北，却听不进他的声音。

下课铃响，她没有动。又挨过一节课了，秦南告诉自己，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秦北走到了她的面前。“你不准备参加考试了吗？”声音不大，但是很严厉。

秦南看了看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你太让我失望了。”秦北扔下了这么一句，转身离开。看似无心的一句话，在秦南听来却重似千斤。

真的就这样认命了吗？秦南心有不甘，不过看老天的架势，是铁了心要剥夺她最后一个亲人了吧。当那个每天下班回来都会用胡须轻轻扎自己脸蛋的爸爸，就这么被车祸带走的时候，小小的秦南诅咒了它，于是她得到的惩罚就是两天后妈妈割腕自杀。看来这惩罚现在还没有结束。可是老天为什么不直接惩罚她自己，而要让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的人一个一个地离开呢？

可是，不认命又能做什么？不认命姐姐就能回来了吗？一步步地陷入绝望的泥潭，想挣扎却无能为力，现在的秦南就是这种感觉。

教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因为到了午饭的时间。秦南已经不记得自己也要吃饭的，自从事情发生了以后，她几乎不怎么能吃得下东西。可是总要找个事情做吧，至少可以做好目前该做的事，秦南收拾东西走出了教室。

从图书馆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快要到熄灯的时间，如果不是清馆人员提醒她马上就要关门了，她也许会就那么待一夜吧。把自己埋进一本厚厚的枯燥的理论书里去，可以集中精力，杜绝胡思乱想，这是她目前仅能做到的妥协方式了，向命运妥协。

“小雪。”刚刚出了图书馆的门，没走出两步，秦南听到背后传来的声音。她下意识地站住，心开始狂跳，想要转过头去，却又怕刚才的声音是幻觉。

“小雪。”这次听得很清楚，并且声音比刚才更近了一些。秦南长出了一口气，噙着眼泪慢慢地转回了身。

在变成秦南之前，她的名字是宋雪，而郑芳叫宋冰，因为两个人出生在冬天，并且在出生的当天，降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她们的父亲希望她们俩能像这个名字一样，冰雪聪明。

小的时候，全家人都叫她小雪，而这个称呼，已经近二十年没有听到了，直到今天。

郑芳就这么真真切切地站在了秦南的面前，秦南本能地紧紧拥抱住了她，生怕自己一松手，眼前的人就会真的消失，再也看不见了一样。

郑芳并没有躲避。秦南慢慢松开了双臂，但还是用一只手挽住了她的胳膊，她真的害怕再一次失去她。

“谢谢你这么担心我。”郑芳似乎也感到了秦南的不安和对自己的关心。

“你回来太好了，我还以为……”

“以为我会自杀是不是？”郑芳打断了秦南的话，“差一点儿了，但是我不会像咱妈那么绝。她可以撇下我们，但是我不能撇下你。”郑芳

自顾自地说，声音里没有一丝情绪变化。秦南咬了咬牙，在这一刻她甚至可以原谅那个一直和自己作对的老天爷了，毕竟它也没有做得那么绝，把姐姐给自己留了下来。

“学校一定是弄错了。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清楚的，我们都相信你。”秦南突然想到了促使郑芳出走的原因，想要给她鼓励。“学校没有弄错，是我错了。”郑芳边说边摇了摇头。秦南愣愣地看着她，不敢相信她说的话。

“那个人的答案，我一看就是错的，我怎么会照她的抄呢？”郑芳说到这里笑了笑，“我一看她那答案就知道她肯定过不了，而这次我是肯定能过的。”郑芳脸上的笑意加深，好像是胜利的笑。秦南越来越糊涂，仔细地听着她继续往下说。

“她一直和我争，凭什么？就凭她那市长老爸？我连续三个学年第一，要不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六级，这次留校的肯定是我。谁让她有个市长老爸，但是她也没过六级，哈！还要感谢这该死的六级。不过这次我是肯定能过的，我有把握。如果她也过了，那么留校的就是她，我拿她的答题卡就是想看一下她能不能过。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那个瞬间就是想看看她能不能过，我都控制不住我的手，谁让她坐在我身边呢？该死的，为什么她要坐在我身边……”郑芳说到后来激动得带上了哭腔。尽管她语无伦次，秦南还是大致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用一只手?摸她的后背安慰她。

郑芳考试的时候恰好和自己的一个竞争留校名额的对手坐在一起，她俩之间仅隔一条过道，这次成绩关系着谁能获得这个名额，郑芳有信心通过考试，但是她太紧张了，竟鬼迷心窍地当着监考老师的面一下子拿过那个人的答题卡。她只是想看看她答得有没有自己好、能不能通过，因为这对她来说太重要了。她当时脑子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好像走火入魔了一样，在监考老师没收她试卷的时候，她甚至都没反应过来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就是说郑芳努力了三年，功败垂成。她没有输给对手，而是输给了自己，这也是她最痛苦的地方。

“姐，那个留校名额就这么重要吗？”秦南想不出这么点儿诱惑就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前程，而且还是郑芳这种聪明人——秦南从小就觉得她比自己聪明。

“当然重要。”郑芳瞪大眼睛声嘶力竭地说道。

“找工作不需要钱吗？读研不需要钱吗？租房子不需要钱吗？如果我不能留校的话，我拿什么来还这几年的助学贷款？我甚至都没有一套能拿得出手的衣服去面试。当我被学校踢出去，我又去哪里找容身之所？什么都需要钱，钱！而我还要养收养我的那个人。对了，我忘了，你从没缺过钱的，怎么会知道这些？”

说到后来，秦南听得很刺耳，但是她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难受，她再一次觉得是自己把姐姐害成这样的。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秦南想到了现实问题。郑芳摇了摇头。秦南倒是有了一个想法，但是她不敢自己决定，还要和秦北商量。

“姐，以后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好不好？”秦南边说边拉起了郑芳的双手。郑芳怔怔地看了她一会儿，木然地点了点头，毕竟她也只剩妹妹一个亲人了。

秦南掏出手机，犹豫了一下，还是拨通了秦北的电话。宿舍门早就关了，她们俩现在无家可归。

“走吧，我们去大门口等他，和我回家。”挂掉电话，秦南拉着郑芳就要走。郑芳站在原地没有动。

“爸爸妈妈现在都睡了，明天早上咱们早点儿出来就好了，不会有麻烦的。”秦南想到了郑芳的顾虑和自尊。她现在也没想好要不要把自己遇见郑芳的事情告诉秦氏夫妇，所以只是暂时回去将就一晚，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郑芳出走的这几天，她一直没有睡好，现在突然感到累了，很想念家里那个柔软宽大的床。郑芳没有别的去处，只好顺从秦南。

秦北见到两个姐妹拉着手站在一起的时候，也暗自舒了一口气。他并不是担心郑芳，只是担心秦南。现在郑芳安全回来，他也终于可以不用再每天烦恼了。

看着秦南这么几天就消瘦了一圈，茶饭不思，考试日期临近还这么恍恍惚惚的，他心里急又不能表现出来。正在家里拼命抽烟排解这烦恼的时候，接到了秦南的电话，他狂喜，抓起一件衣服就冲了出来。

秦北很绅士地下车给两个女生开车门，没有说话。他感觉那个郑芳其实在观察他。虽然两个人是孪生姐妹，有着完全相同的外表，但他直觉郑芳比秦南性格要复杂得多。

首先那眼神就承载了太多东西，秦南和她比，简直是太单纯了。他忽然隐隐地有一丝担心，具体是为了什么，他也说不上来，就是不太喜欢她们两个在一起。尽管他也知道这想法没道理，但他毕竟是男人，不太会像女人那样完全凭直觉判断，所以理智上还是对郑芳的回归表示了欢迎。

第五章　焰火(4)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

郑芳到秦氏做了一名员工并顺利通过了试用期，秦北终于松了一口气。之前他答应秦南可以给郑芳机会，但是她要通过人力资源部门的考核才能留下，不然自己也无能为力，这是公司的规矩也是他自己的原则。

还好，郑芳工作踏实努力，人际关系也很好，似乎已经走出了之前的阴影，慢慢地步入了另一种生活轨迹。

在这期间，秦南参加了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成绩还没有出来。虽然放了寒假，她还是保持着每天去图书馆看书的习惯，就像考试前一样。转眼，要过年了。

这天袁静淑照例拉着秦南上街扫年货，其实年货早就准备好了，只是袁静淑最近在家里闲不住，也难怪，还有两天就是除夕了，人兴奋点儿也可以理解。

“老李啊，先别回家了，拐去公司。”结束的时候看看时间还早，袁静淑刚上了车就对司机说道。

“小南啊，让你爸和你哥请咱们吃饭好不好？先不告诉他们，来个突然袭击。”袁静淑兴致勃勃地对秦南说道。

秦南笑着赞成，平时还真没看出来袁静淑竟有这么顽皮的一面。可是，她疏忽了一件事情，郑芳也在秦氏上班，这件事秦本儒和袁静淑都不知道。

平时秦本儒直接从专梯直达董事长办公室，所以郑芳在秦氏上了近两个月班，秦本儒一无所知。也正是因为这样，当袁静淑提出去公司的时候秦南没有在意，反正秦氏的员工那么多，不见得会撞见。

但是她忘记了一点，郑芳和她长得是一样的。她不是没去过秦氏，一般公司尾牙的时候秦本儒都是带着全家出席，所以她的相貌公司里的人还是见过的。郑芳刚来公司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觉得眼熟，

但是因为秦南很少去公司，大家也就想不起来郑芳长得像谁了。她现在出现在秦氏，如果被郑芳一个部门的人看见，免不了又是一场风波。

但是即使秦南现在拒绝，也没有用了，袁静淑兴致那么高，况且秦南也想看看秦北在公司工作的样子。于是，在她们刚迈进秦氏大楼的那一刻，就撞见了奉命外出办事的郑芳。三个人愣在了那里。

顶楼秦本儒办公室，袁静淑、秦本儒和秦南坐在沙发上，秦北懒懒地靠着秦本儒宽大办公桌的边缘，双手抱胸，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这件事都怪我，没有和爸爸妈妈商量。”秦南率先打破了沉默。她不能让秦北受到责怪，毕竟他是在帮自己。

“她是通过考试应聘到公司来的，凭的是自己能力。”秦北接着说道，这本来就是事实。

秦本儒没有出声，袁静淑叹了一口气，“你们怎么都不明白我们呢，这么大的事都没和我们说。小南啊，你现在还没把我们当父母吗？”这话像刀子一样直接插进秦南的心里，袁静淑还是第一次说这么重的话。

秦本儒冲她摆了摆手，示意她言重了。

“小南也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可是小南啊，你不知道当年因为只把你自己领了回来，你妈哭了多少个晚上，她一直说怎么能这么残忍地把你们姐妹分开。这件事我俩到现在也很后悔。”秦本儒对着秦南说道。

秦南直直地坐在那里，惊讶得不能出声。袁静淑忍不住抽泣了起来。

秦北顺手从办公桌上拿起纸巾盒给母亲递了过去。

“晚上把她一起叫过来吃饭吧。”沉默了一阵，秦本儒说——他指的是郑芳。袁静淑也停止了抽泣，点了点头，看着秦南。

“爸，妈，谢谢你们。可是她恐怕不会愿意……”秦南没想到他们是这个态度，有点儿受宠若惊，同时也担心郑芳会不喜欢这样。

秦本儒点了点头，“那就替我邀请她哪天正式到家里来吃个饭吧，认识一下，告诉她秦家也愿意把她当自己的孩子。”这次换成秦南眼泪汪汪了。她更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早点儿把郑芳的事告诉他们。

第五章　焰火(5)

终于到了除夕，王嫂一大早就开始忙里忙外地张罗。秦南起个大早跑到厨房里跟在王嫂屁股后面转。厨房里热气腾腾的，堆满了要加工的食物。秦南乐呵呵地给王嫂打下手，王嫂怎么劝也劝不走她。

秦北上午去了公司一趟，回来时看到忙得不亦乐乎的秦南，也过来凑热闹，说这样才有过年的气氛。

袁静淑也被吸引了过来，想到秦北走了八年，这还是回来后在家过的第一个年，高兴之余不免还有些伤感。

因为秦北回家，今年秦氏夫妇特别高兴，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过了团年饭，秦本儒很严肃地把秦南和秦北叫到了跟前。

“一会儿你们俩代表我和你妈妈去和员工们一起过除夕，以后这就是你们两个的事情了。”袁静淑拿着一大沓红包递给了秦南，秦南只得双手接下。

“秦氏早晚是你们的。小南你也马上要毕业了，过完年没事就去公司跟你哥熟悉熟悉环境。今天去好好儿和大家喝几杯，只有真正把员工当自己家人，他们才会为咱们卖命，好好儿把握这个机会。”秦本儒没理会袁静淑径自继续说道。

秦南心里很矛盾，看来秦家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将来，这就说明即使考上了研究生，能被同意去念的可能性还是很小。另一方面，她又很感激秦本儒夫妇让自己给员工发红包。这是一件很讨好的差事，不仅可以拉近和员工的距离，本身也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秦南对他们又加深了一层感激。就这么矛盾着，秦南和秦北出了门。

“不用这么担心。”车子行驶在路上，行人很少，因为正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时间，有的也是急着往回赶的旅人。秦北目视前方，对半天一言不发的秦南说了一句，因为她自从出门就闷闷不乐。

“你知道我在担心什么吗？”秦南回了他一句。被别人看穿心事的感觉很不好，就像，就像没穿衣服站在了人前，这个人还是秦北。

“考上了，你就去念，别的不用管。一切有我呢，知道吗？”秦北果真知道她的心事。但真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吗？秦南没出声。

“郑芳，好像回家了。”秦北想起什么似的突然说。他上午特地打电话询问了一下她的部门经理，他觉得秦南对这个消息会比较关心。

“哦，是吗？那就好。谢谢。”秦南这下不用担心她过年太孤单了，自己也可以安心地过个年。

“为什么不开心，吃饭的时候不是好好儿的吗？真的是为爸爸刚才说的话？”秦南的情绪和白天贴春联的时候比简直判若两人，弄得秦北情绪也很低落。

“哦，没，我没事，今天真的很开心。”秦南笑着对秦北说。她相信秦北会帮她，但是她可以那么自私吗？她也是这个家的一分子。秦家供自己读完了大学，是到了自己该回报的时候了。可是理想呢？

这个时候的秦南甚至有点儿希望自己考不上了，如此也不用再做这么痛苦的选择。但不管怎样，新的一年，新的变化和起点，哪怕是要走上一条从未走过的新路，也要鼓起勇气面对。对于未来，尽管不是自己所能把握，但也要充满期待不是吗？秦南暗自对自己说。

第五章　焰火(6)

吃过团年饭，大家聚集在公司最大的多功能厅内包饺子、煮饺子。秦南和秦北在象征性地和大家吃了几个饺子后才离开。

“为什么不和大家多待一会儿呢？”是秦北把秦南拉出来的，当时刚毕业的女员工正在拉着秦南话家常，秦南觉得这么突然离开不那么礼貌。

“你就不怕她们把你当偶像，不放你走？”秦北笑着说。秦南眉毛动了动。

“我们去哪里？”秦南看到车子并没有驶往回家的方向，好奇地问。秦北看了她一眼没有回答。

“不会又像上次一样吧？你记得把油加满哦。”秦南想起上次秦北飙车因为没有燃料被迫找人拖车的事，忍不住半开玩笑地取笑他。秦北瞄了她一眼，“下车，丫头，我们到了。”

市中心广场，华灯初上，亮如白昼，虽然是除夕夜，人比平时不减反增，到处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秦北将车停在广场的一侧边缘，“走吧。”边说边顺手把秦南羊毛大衣的领子拉了起来。这个小小的动作让秦南感觉很舒心，蹦蹦跳跳地跟在了秦北的身后。

他们找了一处很高的台阶坐了下来。“好多年没来这里了，变化还蛮大的。”秦北望着广场上穿梭跑跳的小孩子们，自言自语地说。

“是啊，你走后我也没怎么来过。”秦南顺着秦北的目光，其中一个小女孩跌倒了，过来一个比她高很多的男孩子，把她抱了起来。秦南笑了笑，这场景似曾相识，不知道秦北有没有感觉到。

她看了看秦北，秦北似乎在想什么心事，他忽然往四周看了看，一下子站起身，说了句：“等着我。”就往广场的一个角落快步走去。秦南还没来得及问他去哪儿，他已经走出了好远。秦南下意识地拉了

拉衣领，盼望他快点儿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一不在身边，她就很没有安全感。

秦北回来的时候双手背在了身后，神神秘秘的样子，秦南也没在意。当秦北忽然将两根冰糖葫芦举到她眼前的时候，秦南瞪大了眼睛，满脸的惊喜。

“你还记得我喜欢这个？”秦南拿着长长的糖葫芦，半晌舍不得吃。

“是啊，喜欢你也不说。”秦北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他看见她看别的小朋友吃糖葫芦时的神情，从那以后只要遇到卖糖葫芦的就会给她买一个，什么话也不说地交给她，然后就会看到那瞪大眼睛的惊喜表情。这么多年来，这表情依然让他动容。

“怎么？现在不喜欢吃了吗？”秦北看到秦南没有吃，忍不住问道。

“哦，不是。”于是两个人边吃边聊天。广场的大屏幕上已经开始播放起央视的传统大戏——《春晚》，秦南和秦北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得清楚。

忽然，广场上空的黑暗被一道巨大的光束划破，光束瞬间散落如绽开的花朵，广场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惊呼，紧接着更多的光束升腾、绽放，整个夜空被渲染得五光十色，和地面上的灯光交相辉映，流光溢彩。

秦南早就蹦了起来，简直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和周围的小孩子一样开心地大呼小叫，还时不时地指给秦北看。

秦北看着焰火映照下秦南红扑扑的小脸明艳动人，忽然有了一吻芳泽的冲动。虽然这个念头一闪即逝，但他还是自嘲了下，毕竟这是自己的妹妹。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看她。从自己回国到现在，还难得看到她这么放松高兴的样子，秦北也不禁被她快乐的情绪所感染。

这时广场上正在播《春晚》的大屏幕突然黑掉了，接着出现一行大字“秦氏实业集团祝全市人民新春佳节快乐”，反复出现了三次，屏幕上接着也燃放起了焰火，和现场夜空中的焰火呼应，然后空中和屏幕中焰火同时落下，《春晚》照常播出，夜空又归于平静。

秦南再次瞪大了眼睛看秦北，她现在终于知道这一切都是秦北安排的。

“你今天怎么老瞪眼睛？也不怕瞪爆。”秦北学着她的样子回瞪她。

“怎么了，你不是喜欢吗？”秦北还记得秦南小时候每次看到焰火就手舞足蹈，现在虽然不会再那样，但那快乐还是溢于言表。

“是，可是……”秦南想说放了这么久焰火，一定花了不少钱。

“这是一次营销推广活动，企划部这次做得还不错。”秦北解释道。他还不想让秦南误会自己是为了她才舍得这么挥霍。

“哦。”秦南暗地吐了吐舌头，继续消灭那个糖葫芦，要不是看焰火忘了吃，恐怕现在早就进了肚子了。

其实这次的焰火燃放，秦北顶了很大压力。公司目前账面上流动资金有限，周转问题还存在，而外界的传言更是不利于秦氏，广告宣传费用被缩减再缩减，已经所剩无几。秦北这次大手笔招致了公司很多董事的埋怨，觉得钱没有用在刀刃上，白白浪费，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营销行为是靠秦北卖掉了自己全部的股票、债券、基金并用上了全部的积蓄，没有动公司账面上的一分钱，这件事只有财务和秦北自己知道，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稳定军心。

至于这个创意，是秦北自己的想法，企划部只是执行了一下而已。目前无论是业界还是市场，因为流言的缘故，对秦氏的信心正在动摇，秦北的这个高调举动其实是一个对外界的宣告，表示秦氏目前状况良好，固若金汤。在目前的状况下，只有恢复外界的信心才能转变企业窘境，秦北相信这么做是没有错的。

“走吧。”看到秦南终于把那个糖葫芦消灭殆尽，秦北对她说。

“去哪里？我们是不是该回家了？”秦南看了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十二点之前是一定要回家守岁的。秦北没回答她，径自向停车子的地方走去，秦南跟上。

兄妹俩回到秦宅的时候，家里正热闹着呢。王嫂将厨房搬到了一楼客厅，晓川和晓晴兄妹正在和王嫂、袁静淑一起包饺子。秦北去车库停车，秦南刚迈进玄关门就听到秦本儒开怀大笑的声音，一进屋，晓晴先看到了她。

“等你们半天了，过年好啊。”秦南也礼貌地回了几句。晓晴向秦南的身后看了看，秦南忙说道：“哦，我哥去停车，马上进来。”晓晴被人发现了心事，有点儿不好意思。

“秦南啊，你看晓川，这么个大男人饺子包得这么好看，你哥都不会。”袁静淑当着秦南的面夸晓川，用意很明显。

“谁又在说我坏话呢？”秦北人未到声音先传了进来，引来了大家的一阵笑声。

“秦北啊，明儿你和小南起早去你吴伯伯家拜年，难得他先想着我。”秦本儒跷着二郎腿，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

秦南上楼换过衣服，洗过手，替换袁静淑来包饺子。晓川看了看她，“春节黄金周没有什么事，晓晴嚷着去滑雪，我们俩就是来邀请你们兄妹俩的，怎么样，有没有兴趣？”

“对啊，秦北你没问题吧？”晓晴也期待地看着秦北。

“可是，可是我不会滑雪……”秦南本能地拒绝。她是真的不会。

“这有什么关系，叫晓川教你就好啊。”袁静淑率先说道。

“哦，我恐怕去不了，公司离不开人。”秦北的理由光明正大，晓晴也没了主意，看向秦本儒。

“我还没老呢，你不去几天公司垮不了。你们俩都去吧，费用我出，好好儿玩。”和上次参加晚宴一样，又是秦本儒发了话。还没等秦南说什么，秦北先开了口：“那太好了，正好放松一下。那就辛苦爸了，是吧，妹妹？”说完看向秦南。

秦南开始还奇怪他怎么态度转变得这么快，看到他的目光，才明白他是想让她好好儿放松地玩一下，毕竟之前为了考试，她半年都紧绷着弦。

秦南冲着他点了点头。不管怎么说，和他一起旅行，应该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吧。至于晓川和晓晴，还是顺其自然吧。只要自己想快乐，别人还能阻挡得了吗?

第六章　订婚(1)

盘龙滑雪场是距离市区最近的滑雪场，因为交通方便、配套设施齐全，历来被广大滑雪爱好者所青睐。

秦北他们驱车去往盘龙滑雪场的时候已是下午，到达别墅已近傍晚。别墅设施一应俱全，更难得的是，主人事先已经叫人将整个冰箱用食物填满，袁静淑更是在出发前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食材，这样四个人即使不出门，在别墅里生活几天也没问题。虽然自己动手会比出去吃来得麻烦一点儿，但秦南很喜欢这样，因为有在家的气氛，也更温馨随意。

所以一到别墅，秦南不顾休息就去准备食物。宽大的整体厨房，人性化的设计，让她觉得在这里准备食物也是享受。晓川也跟着她进到厨房，靠在大理石的操作台上看着秦南动作，秦南被他看得很不好意思。

“现在男人也喜欢泡在厨房里吗？”

“那要看情况了。”晓川挑了挑眉。

“什么情况？”秦南边择一棵西芹边问。

“比如，厨房里有我喜欢的人。”晓川目不转睛地看着秦南，这已经不叫暗示了，简直是赤裸裸的告白。

秦南择芹菜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动作，头下意识地更低了些。

“是吗？”她不敢抬头，怕被他看见自己的窘相。

从小到大男孩子的纸条不是没有收过，但是像今天晓川这么直接，秦南确实还没经历过。她一直以为喜欢或者爱应该是很含蓄才对，而不是随便在什么场合和地点就可以说出来。

晓川看秦南手足无措、脸颊绯红的样子，和他经历过的女人——比如Rita，就是那个在杂志一百期庆典时给晓川送发言稿的女人——完全不同，是另外的一种风情。

晓川曾经一度非常迷恋她的身体，但也只是对身体而已。可以说Rita是一个很好的床伴，她总是能很快就撩拨起晓川的热情和本能，但是晓川总觉得差点儿什么。他一直不知道差在哪里，直到那天下了飞机在父母家里见到了长大的秦南，他才明白。

尽管他自认为驰骋情场多年，不再会为了一个还不解风情的小女孩心动——对他来说那应该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但是他就是忘不掉她。他曾令自己疏远她，一是为了让她安心考研，更重要的也是他在考验自己的感情。

如今他完全可以确认，眼前的这个女孩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他不会像初出茅庐的小男生一样慢慢试探接近，他吴晓川想要的女人还没有得不到的。

眼前的秦南正在专心——或者说是拼命地使她自己专心地对付眼前的食材，目不斜视，很怕对上晓川的目光。

晓川咧开嘴笑了笑，将自己高大的身躯移到了秦南的身边。他左手还插在裤袋里，伸出右手捏住了秦南的下巴，抬起她的小脸，让她和自己对视。

秦南没料想晓川会这么大胆，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惊慌失措，瞪大眼睛惊恐地望着他。

晓川摇了摇头，对她的表情感到又无奈又好笑。看到她微张的小嘴鲜红欲滴，他忍不住将自己的唇覆了上去。

秦南的身体禁不住震动了一下，被晓川用左臂紧紧圈住，她的下巴被晓川的右手固定着，没办法挣脱，只好任他予取予求，但两只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一时错愕得忘了闭上眼也忘了挣扎，在初吻被夺走的震惊中缓不过神来。

晓川突然放开了她，因为她那圆睁的大眼睛让他感觉自己是在强暴幼女，而这感觉刚好熄灭了他燃起的欲火。

一脱离他的控制范围，秦南本能地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她觉得脸烫得要命，想至少要去阳台上透透风，没走出两步，却突然站在了

原地——秦北正靠在厨房的门框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她。秦南慌忙用双手遮盖发烫的脸颊，怕秦北看出异样，同时心里暗自打鼓，不知道他来了多久，是不是看到了刚才的一切。

她心虚地回头看了一眼晓川，他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还冲秦南眨了眨眼，害得秦南很后悔回头看他。那神情暧昧得可以，本来就怕秦北误会来着，他可好。

“我是来拿喝的，你们继续。”秦北边说边径自走进厨房。秦南快步走了出去。

晚饭后自由活动，晓晴拉着秦南去泡温泉，因为泡的时间有点儿久，夜里的时候秦南很渴，就下楼到厨房找水喝。她和晓晴分别住在楼上的两个房间，秦北和晓川住在楼下。

关了灯，她正要上楼，发现晓晴从楼上下来。秦南以为她也是来找水喝，因为自己在暗处就没叫她，怕吓到她。然而晓晴拐进了左边的房间，秦南想也许是找晓川吧，谁料她进了秦北的房间。秦南定定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了一小会儿，随后深吸了一口气，拖着沉重的双腿上楼，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才感觉冰凉的眼泪滑了下来。

第六章　订婚(2)

整个一层楼的灯都关着，秦南蹑手蹑脚地打开玄关的壁灯换拖鞋。她被晓川拉去参加一个聚会，知道回来的有点儿晚，怕打扰家里人，动作尽量放轻。

自从上次滑雪回来，秦南和秦北两个人都刻意躲避着对方。秦南是因为看到晓晴进秦北房间的那一幕，心理上一时接受不了，而秦北呢，恐怕是看到了晓川和秦南在别墅厨房里接吻时的情景吧。秦南后来想了很久，觉得秦北一定是看到了，不然态度不会这么冷。开始时两个人都很默契地互相疏远着，慢慢地，即使不是故意疏远，也拉不下脸来主动和好了。两个人都是一样的骄傲，一样有着脆弱而不堪一击的自尊。

寒假已经结束了，秦南住回了学校宿舍，而今天是周末。

在秦北的门前站了一会儿，秦南叹了口气，突然很想和他说说话，但还是没这个勇气。她无力地推开自己的房门，而秦北的房门也同时打开，秦北出现在了门口。秦南一惊，怔怔地看着他。很长时间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他了，秦北的面容清瘦了许多，眼眶有点儿塌陷，眼睛里有些红丝，手上还拿着半支燃着的烟。见到秦南，他没有说话，而是吐出了一个大大的烟圈，等烟雾散去的时候，秦北的表情在秦南看来突然有些沧桑。

见他没有话说，秦南转身要回自己的房间，他的神情和面容牵动了她心里最柔软的那根神经。

“你在我门外站多久了？”秦北哑着嗓子开口。秦南停住，没有回答。

“你没有话对我说吗？”秦北吸了一口烟，透过烟雾眯着眼睛看着秦南的侧脸。

秦南咬了咬嘴唇。这么多天，想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可是这一下子叫她能说什么呢？

“你考了第一名。”秦北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秦南转过头看向他，好像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也好像是在求证。

秦北点了点头，“总分全系第一名，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导师带你。”秦北的表情平静，好像这早就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

秦南点了点头，“谢谢你告诉我。”虽然表情看起来平静，但她还是很吃惊。之前她已经知道了公共课的成绩，还比较理想，专业课她却没什么把握，甚至没抱太大希望。现在秦北告诉她是第一名，要不是秦北的样子不像是在骗人，她根本就不会相信。

“你，当初答应我的，还算数吗？”秦南想起了秦北说过的话。

“什么？”秦北挑挑眉，不懂秦南指的是什么。

“就是，只要我考进前五名，你就……”秦南可是记得很清楚，并且一直当成努力的目标。“你现在是第一名，可以任意选择导师。”秦北觉得应该让这个傻孩子明白她还有这个特权。

“哦，是的，我只是想知道你说的话还算不算？”秦南执拗地想得到他的答案。

“当然，我也在你的备选之列。这是我的荣幸。”秦北回答。

“谢谢，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不去读，你会不会怪我？”秦南知道还有更难的一关需要过，这比拿第一名更没有把握。

秦北的眉头拧到了一起，他看了秦南几秒钟，冷冷地说：“当然，你有这个自由。”说完转身回房，将秦南留在了原地，于是她眼睁睁地看着秦北的房门在她面前合上。

秦南颓然地躺在床上，秦北方才转身离去的样子挥之不去。他那表情是对自己失望了吗？自己又何尝不希望能随心所欲地去做喜欢的事，可是，可以这么自私吗？

秦南不知道怎么将这件事告诉秦氏夫妇，她害怕看到他们对自己失望的样子，那无异于恩将仇报，可是就这么放弃吗？她又不甘心，一直以来的目标终于达到了，但还是不敢去奢望。

还有秦北，他的疏离，他的捉摸不定，他无端的憔悴，都会牵动她的每一根神经，只是此时她还没有发现，其实她早已情根深种，其实不知不觉间，她已将对方刻进生命，自何时起，无从考证。

对面房间投射在地毯上的些微光亮终于黯淡，秦南明白他终于将长夜留给了她一个人。只是她不知道，在只隔两道门的对面房间里，也有一个人同样在仰望夜空，他所承受的折磨一点儿也不比她少，甚至更多。

一个个烟蒂将水晶烟灰缸填满，直到再也找不出一支烟来慰藉他此时的渴望和无望。

和秦南比，他此时更了解自己的感情，而正是因为这样，他更要远离她。他搞不清在别墅厨房里的吻她是否出自心甘情愿，但仅仅是为了晓川，他也应该退出，不是吗？何况，他们还有过君子约定。

不管怎么样，这一刻，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第六章　订婚(3)

秦南接到了复试通知。现在中文系和秦南所在的管理学院都知道了这样的一件事：某管理学院的高才生，推掉了学院的保送，而去考另一个不相关专业的研，还考了笔试第一名。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想不出名都难。

文锦也顺利通过了初试，梅子和小燕也都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四个姐妹面临的是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但是秦南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和家里说。如果家里不同意的话，下一步怎么办她想都不愿意去想，就这么拖着，复试的时间临近了。

她曾经试着征求过晓川的意见，晓川更直接，“你马上嫁给我，我供你读书不就完了。”被秦南直接驳回。秦南真想就这么干脆放弃，当初报考的时候只是想试一试，验证一下自己的水平，没想到真的能考上，现在后续问题一大堆，想一想就头痛。

秦南没想到周末回家的时候，事情终于暴露了，因为秦北。

可能是秦北怕秦南就这么放弃了，见她这么久还没和家里提这件事，所以自作主张，将这件事和家里人说了，并且是在大家都在吃晚饭的时候。秦本儒马上放下筷子一言不发地就离开了饭厅。秦南觉得事情真的是闹大了。

饭后的家庭会议，因为秦本儒的沉默，气氛变得让人有点儿透不过气。

“我只是想试一试，如果爸爸妈妈不同意的话……”秦南觉得再坚持一会儿自己就要窒息了，宁可马上结束这一切。

“是我鼓励她继续读书的。她很有资质，很努力，并且这也是她的理想。”秦北没有让秦南把话说完。正是因为知道她要说的是什么，他才一定要阻止她，不然她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秦南快速地看了他一眼，很感激他这么说。又是一阵子的沉默，连秦北都有点儿待不下去了。他想早点儿结束这令人窒息的一切，于

是说出了他早就准备好了的想法。

“要不这样，今后她的所有学习和生活费用都由我承担好了。”

话音刚落，啪的一声闷响，秦本儒用力地拍向身边的紫檀木茶几。大家没有防备，都吃了一惊。秦本儒单手撑着茶几没有动。

“你这是何苦呢？”袁静淑心疼丈夫，率先打破僵局，紧接着又责怪秦北，“秦北，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秦南也是我们的女儿，难道你不明白，我和你爸生气是因为你们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吗？你说这样的话，不怕我们寒心吗？”

“想要我们答应也可以，你只要答应我们一个条件。”秦本儒终于对着秦北开了口。

秦北点了点头，“说说看。”毕竟这也是一个让步。

“你马上和晓晴订婚。之前我们让你妹妹学管理是因为你不在，她是为了代替你做出的牺牲。现在你回来了，秦南可以做她喜欢的事，但是你也该为这个家做点儿什么吧？”秦本儒终于懂得了怎么和他的这个儿子周旋，拍桌子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秦北没有出声。秦南不想因为自己的事让秦北为难，忙说：“爸爸妈妈，我不去读了，我去公司上班吧。你们就不要为难哥哥了。”没有人回应，秦本儒依然直视着秦北，等他的决定。

“我考虑一下。”秦北说完转身上楼，会议结束。

秦南没了主意，好像现在已经不是她读不读研的问题，而是转嫁到了秦北的身上，显然秦本儒是想拿这件事逼迫秦北，至于她自己的决定好像已经不再重要。这一点秦南还是有点儿伤心，毕竟这是自己的事，瞬间就被剥夺了选择权，但她更在意的是秦北的想法。

秦南觉得秦北应该是愿意娶晓晴的，他没有马上答应虽然出乎她的意料，但他也没拒绝，那他到底迟疑什么呢？

秦南心里很乱。如果秦北答应了，自己可以顺理成章地去读研，这是自己很长时间以来的梦想，现在马上就要实现了；可是她又很怕他答应，因为搞不清他是为了晓晴还是为了自己。明知道他和晓晴是

迟早要在一起的，但她还是不希望因为自己让他们俩这么快就走到了一起，至少不是被自己间接促成的就好。

静不下心做事情，秦南敲开了秦北的门。

屋子里浓重的烟味把秦南呛得忍不住咳嗽起来。她打开了窗，初春的夜晚，风还是很劲的。

秦北旁若无人地在玩一款电脑游戏。近半年来，秦南还没见到过他玩游戏，见到的不是批文件就是写论文，要不就是备课，仿佛时间总是不够用，今天看来是个例外。

“你是希望我答应，还是不答应？”秦北头也没回，手指依然在键盘上灵活地敲动。

“如果你很为难的话……”下面的话被秦南咽了回去，因为她看见秦北的手停了一下，马上电脑上的人便被对手打死了。

秦北推开电脑，顺手拿起旁边的烟盒，发现里面已经没有烟了，烦躁地扔开，转过身让身体正对着秦南。

“我为什么为难？”秦北盯着秦南的眼睛反问。

秦南一时答不上来。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看来秦北是将决定权交给了秦南。秦南没有回答，很讨厌自己一看见他就大脑短路。

“你希望我和她结婚吗？”秦北换了个方式，问得更加直接。

秦南本能地摇了摇头，但马上又点了点头，心里苦涩地想，这能是她所决定得了的吗？

秦北看着她，目光逐渐阴沉，“读个书对你就这么重要吗？”秦北的语气在变冷，而且夹杂着嘲讽。秦南咬紧了下唇，任由他奚落。

“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希望看到我和晓晴在一起？”看来，这才是秦北关心的问题。

秦南看着秦北的眼睛，心里有一百个声音在说“不希望”，但是一想到那个晚上——晓晴进入秦北房间的晚上，就觉得万念俱灰。于是她看着他坚定地说：“是。”

沉默，秦南猜不透对方在想什么。

秦北站起身，走到了秦南的身前，一只手捏住她的下巴抬了起来，秦南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呼吸。“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不是希望我和那个女人结婚？”秦北的声音很低，但是那种压迫感，那种被人摆弄的无力刺激了秦南的自尊和怒气，她咬了咬牙，坚定地说出了方才的那个字：“是。”

然后双唇就被秦北的覆上，狂风暴雨般。这是她第二次被人吻，和上次完全不同，虽然都一样含有攻击性和占有欲，但这次仿佛郁积已久的爆发，她的后背被秦北的手撑住才勉强站住。秦北毫不犹豫地撬开她的牙齿，用舌头霸道地和她的舌头纠缠。

秦南不知道吻还可以这样，虽然是被动地承受，但还是被他带动得忍不住浑身战栗着。那感觉说不上来，但是，秦南发现并不讨厌，而晓川给予自己的却没有这种感觉，当时只是惊愕而已，这次她很自然地闭上了眼，秦北却突然停了下来。

“你又不是第一次，怎么技术这么差！看来那个人也不怎么样。”秦北没想到秦南会这么生涩，竟然完全不懂配合，不禁脱口而出，完全没有顾及秦南的感受。

秦南马上意识到别墅厨房中的情景被他看到了，还有他竟然这么直接地评论这种事，禁不住又羞又气，转身就要快步离开，却被秦北一把抓住。她一挣扎，忘记了自己棉睡袍的带子是松松挽着的，于是整个睡袍被完整拉下——她里面只穿了一条小小的内裤。

“呀”的一声低呼，秦南本能地用双手去遮挡胸部，脸红得像一个熟透了的苹果。

秦北也是一惊。秦南的身体就这么展露在了他眼前，虽然他对女人的身体已经见怪不怪，平时扫一眼也能大致了解她的身材，但今天，秦北还是感到震动了。他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再加上秦南那种羞涩到无以复加的表情，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完全被她调动了起来。

很长时间了，秦北没有碰过女人，并不是刻意禁欲，实在是忙于各种杂事，没有这个心境，而现在，自己的身体竟然对妹妹有了反应，这让他感到羞耻，为自己羞耻。

之前他忍不住吻她，只是为了逞一时之气，气她那么随随便便地就让别人吻，并没有想到更多，而现在，这种羞耻感在他胸中激起了一股怒气，于是他猛地转过身走到窗前，背对着秦南，压抑着周身的渴望，用达到冰点的声音命令道："回你的房间。"

直到门被关上的声音过去了很久，秦北才颓然地转过身，看了看方才秦南站过的地方，现在可以做决定了。

第二天秦北正式宣布要向晓晴求婚。

第一章　真言(1)

春天终于来了，一切似乎都和天气一样，在向着好的方面转化。秦氏正在慢慢渡过危机，市场上对秦氏的信心逐渐恢复，周转问题已经不再构成威胁，秦北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秦南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目前只是等待毕业，不过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泡图书馆。她坚持选择秦北做她的导师，秦北也没客气，开出了长长的书单，足够秦南啃一阵子了。

郑芳在秦氏因为工作努力已经被晋升为部门副经理，秦本儒也特别交代人力资源部将她作为重点的干部培养对象。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目前可以说是郑芳最安定的一段时期，她自己对现状也很满意。

于是秦南发现，只要自己不去奢求、不去无端地幻想，还是很容易幸福的，毕竟当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应该幸福的时候，如果不幸福，那就是你自己的毛病了。

对在秦北房间的那个夜晚，秦南至今拒绝忆起。他看到她身体那一刻的嫌恶，深深刺痛了她。还有那种自我厌恶，她一直后悔当时的挣扎，秦北一定是把她当成了一个随随便便的女人。还有，这是自己第一次被男人看见身体，竟然就被赶了出去，这种事放在哪个女孩子身上都会有跳海的冲动。

今天是秦北和晓晴订婚的日子，地点在一家五星级酒店，时间是晚六点。秦家和吴家只是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还有秦氏的一些股东高层，人数不多，但是规格不低。

订婚仪式很简单，因为是北方人，不像南方那么程序复杂。秦南是第一次出席这种场合，她心不在焉地只是希望早点儿结束，所以对过程也不甚了了，只是在双方互换戒指的时候，她的心莫名地好像被扎了一下。两个人戴着相同的戒指，就表示永远只属于彼此了吗？那么自己呢？难道从此就真的要形同陌路了吗？

下面是准新郎亲吻准新娘，秦北吻了吻晓晴的额头。秦南将目光转往他处，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坐在他旁边的晓川体贴地搂过她的肩膀。妹妹要出嫁他也有点儿难受，他认为他能理解秦南的感受，那是妹妹对哥哥的很自然的感情。

秦北则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也不怎么说话，等大家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喝了不少。晓晴看不过，低声劝他少喝一点儿，秦北完全当成了耳旁风，仍然自顾自地喝酒。秦南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喝这么多的酒，禁不住为他担心，不知道他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什么别的，虽然脸上一直挂着笑，但看起来不像是高兴的样子。结束的时候，秦北连正常走路都有些困难了。

将秦北安置在他自己的床上，袁静淑叹了口气。这个时候秦北嘴里念叨着要水喝，站在一旁的秦南对袁静淑说："很晚了，妈您先下楼休息吧，我来照顾哥哥就好。"

袁静淑看了看秦北，点点头，于是秦南送她下楼，顺道去厨房为秦北冲解酒的蜂蜜水。

回来的时候，看到秦北正在用力撕扯系在脖子上的领带和衬衫，秦南忙上前帮他解下领带，解开了衬衫上面的几颗扣子。秦北还在嚷着"水"，秦南端过来蜂蜜水，用力地撑起他的后背，喂他喝了下去。她起身准备送杯子的时候，一只手被秦北一把抓住。

"别离开我。"秦南一惊，没有动，也没有挣扎。有了上次的经验，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永远也不要离开我好吗？"秦南依旧站在那儿，她不知道他现在是否意识清醒，是否知道她是谁，她猜想他一定是把自己当成了晓晴。

"南，别离开我。"声音小了下去，但秦南清楚地听到了他叫自己的名字，没错，是在叫她，他在叫她不要离开他，而今天，却是他和另外一个女人订婚的日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秦南开始心跳加

速，看着呼吸逐渐均匀的秦北，隐隐觉得，事情也许不是她想象的样子。

看秦北睡着后才回到自己房间的秦南心里乱作一团。一个男人酒后喊自己的名字，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他是否有意识呢？鉴于中国自古就有“酒后吐真言”的俗语，也许他是真的希望自己能留在他身边吧。其实秦南又哪里舍得离开他，尤其是看他醉后难受的样子，但是从今天起，他已经是别人的准丈夫了，自己陪在他身边又算什么？如果晓晴知道又会怎么想呢？

理智告诉秦南要远离秦北，而从他最近一系列的表现来看，他也在故意疏远她，两个人很默契很小心地保持着彼此的距离，谁也不敢往前多迈哪怕一小步。但是，秦北酒后的言语显然是过界了。也许他明早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继续对秦南保持冷淡，可是在他的“酒后真言”的撩拨下，秦南要如何再守住自己的心？

乱了，感觉一切都乱了，秦南想要上网找答案。她想知道人醉了之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可能她愿意体验一下，但是现在，她还不敢。

好久没有上QQ了，亨伯特的头像竟然亮着，很亲切，也令秦南感到很欣慰。

“嗨。”秦南先打了一个招呼。

“我被录?了，谢谢你的帮助。”没等对方回答，秦南便想到还没告诉他这个消息——毕竟自己能考上研，有很大一部分是亨伯特的功劳。

“呵呵，我早就猜到你会考上的。这毫无疑问。”亨伯特很快地回答。

“学长，你试过喝醉后是什么感觉吗？”秦南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答案。亨伯特和秦北同为男人，年龄也差不多，兴许他的话会有参考价值。

“呵呵，你指的醉是什么？丧失意识？”亨伯特对她的问题有点儿不解。

“就是醉了的人说的话可以当真吗？或者他说的话是有意识的吗？”秦南咬了咬嘴唇，努力让亨伯特明白自己的问题。

“告诉你一个秘密哦。男人醉酒后说的话百分之八十都是故意的，如果他们醒了之后号称不记得说过的话，千万别信。”

亨伯特看来常做这种事，秦南皱了皱眉，“可是，都醉成那样了，不会是装的吧？”

秦南觉得她和亨伯特探讨的不是同一个问题，亨伯特说的情况是装醉，而她不相信秦北会是装的，他明明那么难受。

“好吧，看来你对这个问题是认真的，那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

亨伯特停了一下，继续写道：“酒精对人神经的影响无非有两个：一是使精神亢奋，具体表现就是话多、勇敢；另一个作用是麻痹，就是使人的反应变迟钝，不像平时我们说话都要经过周密的考虑，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要想清楚。两个影响同时作用的结果就是，说话不经过大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会考虑后果，所以会把在正常情况下不能说的都说出来，这就是‘酒后吐真言’的道理了。在我看来，酒精使人从理性回归感性，当然也有些人是借着酒劲儿把平时说不出口的话说出来。这么说，你能明白吧？干脆点儿说吧，男人都喜欢酒，打着酒醉的幌子，很多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不用负责任，即使醉得一塌糊涂，下次还会选择再醉。酒是男人的朋友，永远的朋友。”

秦南看着对话框里出现的长篇大论，看来是这样的了。她回了一行字：“谢谢。我有点儿累了，改天再聊。”关上了电脑。

一晚上，她想着亨伯特的话，对照着秦北，渐渐明白了一件事。这让她很欣慰，秦北不是厌恶她，他心里还是想着她的，不然他为什么叫的不是晓晴的名字？

但转念一想，这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成定局，自己还不是要继续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成双成对？秦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她知道了这

一点，难道还嫌她心里不够乱吗？于是，她又是一夜无眠。

第二天清早，全家照例围坐在桌边吃早饭。秦南顶着大大的熊猫眼不太敢抬头。秦北姗姗来迟，看起来精神不怎么好，他淡淡地和大家打了一声招呼，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

袁静淑心疼她儿子，“儿子啊，现在舒服点儿了吧？”秦本儒哼了一声，被袁静淑瞪了一眼，没有说出下面的话。

秦北笑了笑，“我很好，让您担心了。”

“我倒没什么，你没事就好了。以后少喝那么多酒吧。妈知道你昨儿个是高兴，不过昨晚多亏小南一直在照顾你。”袁静淑絮絮叨叨地说。

秦北快速地看了秦南一眼，说了一句“谢谢。”秦南回了一句“没关系”，但没有抬头。

过了半晌，秦北突然说：“那个，我昨天没乱说什么吧？”说完紧张地看着秦南。

秦南不得不抬头冲着他摇了摇头。两个人目光终于相碰，一个布满血丝，一个眼眶深陷，又迅速地瞥开，之后就是默默地吃饭。

袁静淑看看秦北又看了看秦南，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但也说不上是为什么。

“小南啊，今天不用去学校了吧？要不陪妈去洗头？”袁静淑准备把为了昨天的订婚典礼做的发型卸掉。

“哦，今天晓川哥让我陪他去买书，已经约好了。要不我去给他打个电话推掉吧。”秦南本不想陪晓川，但比较之下，书店还是比美容院更吸引她，所以她聪明地抛出了晓川。

“这样啊，不要推不要推，我约晓晴好了，你去和晓川约会吧，晚点儿回来也没关系。现在除了女儿又有儿媳妇了不是？”袁静淑得意地说。

秦北没有出声。秦南心里很不是滋味，本来她在这个家就是边缘人，现在位置恐怕又要往后排了。

“哦。”秦南答应了一声，费力地咽下了送到嘴里的一口粥，感觉一点儿食欲也没有了。

第一章　真言(2)

“今天情绪这么低落，有什么事吗？”晓川察觉了秦南的异样，她从上了车就一言不发，好像有什么心事。

“没什么，你的新书什么时候出版？”秦南选了一个话题岔开晓川对她的注意。

“最近杂志改版，也没有关注这件事，明儿想着给经纪人打个电话问问。”

“哦。”秦南点了点头，继续沉默。

“总部希望我过去任职，你怎么想？”等红灯的时候，晓川看似无意地问道。

“很好啊，如果有发展的话。”秦南想也没想地脱口而出。

晓川看了看她，摇了摇头，带着一脸夸张的表情说道：“太让我伤心了，一点儿留恋都没有，原本还指望你苦苦哀求我为了你留下来。”

秦南闻言忍不住笑了笑，“我怎么好耽误你的前程？”晓川的表情却严肃了起来，“南，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

秦南收起了笑容，“美国吗？”

绿灯亮起，车子开了起来，晓川点了点头继续说：“你学的专业应该出去，开阔一下眼界也好。”

“可是我本科不是这个专业，申请起来没有一点儿优势。”要说申请MBA可能性还大些，文学，她想都没敢想。

“也不一定，你可以试试。”晓川话音刚落，他的手机便响了起来。扫了一眼号码，晓川皱着眉头戴上耳机，“改天吧，我今天有事。就这样。”说完摘掉了耳机。

没过三十秒钟，手机又响了，晓川没理，但响起来没完。

“你有事就去忙吧，我没关系的。”秦南说道。她倒很希望他把她随便丢在哪儿，这样，她可以去做自己爱做的事。

“别玩火，我不喜欢别人威胁我。”晓川没有理会秦南，而是再一次接通电话，声音冰到了极点，“我再说一遍，别做出格的事。”晓川说完拽下了耳机，面无血色。秦南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个样子，大气都不敢出。

就在这时，她的《人狼恋》响了起来。秦南看了一眼手机，是个陌生的号码，正犹豫着要不要接的工夫，晓川突然从她手里夺过手机，将它关掉，一个急转弯朝相反的方向开去。

秦南今天才终于知道，上次晓川杂志庆典上的那个冷面美女叫Rita。因为她当时看秦南的眼神相当不善，所以秦南对她印象深刻，当时还以为她也就是晓川的一个下属，今天终于见识了，原来她和晓川的关系不一般。

自己手机上的陌生号码就是她的。她威胁晓川如果不见她就打秦南的电话，结果还真打了一个。晓川反应快没让秦南接到，但为了让秦南以后不再受她骚扰，晓川还是带着秦南去和Rita见了面，想要做个了断。

对秦南来说，那是相当不愉快的一次经历。

Rita针对她表现出来的不屑和轻蔑刺伤了她，她竟然公然质问晓川是不是因为秦南的床上功夫比她好才甩掉了她，声音还很大。

尽管那个咖啡厅人不多，但是因为Rita气势汹汹，还是惹来了多方的侧目。秦南第一次当众被人这么羞辱，几次都想起身离开。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平白被卷入这么复杂的关系中，莫名其妙地就被人当成了靶子，但因为晓川一刻都没放开她的手，她最终还是选择顺从了他。最后，晓川竟然当着Rita的面强吻她，或者应该说不仅是Rita，整个咖啡厅里的人都看到了。虽然这一招成功地气走了Rita，但秦南想的是，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Rita果然再次给秦南打来了电话.那次见面之后，晓川曾送了一张新的电话卡给秦南，怕的就是她再次受到骚扰。他了解Rita，她不是那种善罢甘休的女人。

但秦南却坚持不换，她认为没有必要，自己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况且逃避也不是她的性格，所以对于Rita的见面请求，秦南没有拒绝。但怎么面对她，秦南却要做充分的心理准备。

因为打过两次交道，秦南对她高傲的态度已经心里有数，对招架她的侮辱也加强了心理承受力，至于她约自己是出于什么目的，秦南懒得去想。世上的烦恼大都是自找的，躲还来不及，如果真的有什么麻烦，直接丢给晓川就好了——他惹的祸，本应由他自己来收拾。

这次换了一家咖啡厅，秦南按照约定准时迈进门口的时候，Rita已经等在那里了，还冲秦南挥了挥手。

秦南暗暗深呼吸了一下，鼓起勇气走了过去。

“喝什么，摩卡还是炭烧？”秦南刚刚坐定，对面的Rita先说了话，语气很和善，这让秦南有点儿意外。

“橙汁，谢谢。”Rita冲服务生打了个手势。

“我还以为你也和Humbert一样，喜欢口味重的咖啡。”

Rita边说边下意识地用小汤匙搅了搅面前的咖啡。秦南注意到碟子里的方糖还在，奶罐也是满的，在她的印象里喝黑咖啡的人多半偏执，秦南皱了皱眉。

“他就喜欢口味重的咖啡，刚开始我也不习惯，现在好像离不了了。”Rita放下汤匙，直起身来，注视着秦南。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被她看着，秦?不得不开口，礼貌但很冷淡。

“Humbert是我的，你最好离开他。”Rita切入了正题，声音平静但暗藏杀机。

秦南不自觉地咧开嘴笑了笑。Rita的眉毛竖了起来，“你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吗？”

“既然是你的，我离不离开有什么分别？管好你自己的东西就好了，干吗来找我？”秦南收回了笑容，对面这个女人的说话方式让她很反感，所以她也忍不住针锋相对起来。

Rita再一次直视秦南，好像之前低估了她，一直把她当还没毕业的学生看待。晓川第一次带着她出现在庆典上的时候，Rita虽然不快，可还真没把秦南放在眼里。在Rita看来，秦南就是个还未开化的小女生，对她根本构不成威胁。之后晓川对她逐渐疏远，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前晓川聚会应酬都带着Rita，现在却都改成了秦南。因为Rita和晓川的朋友们都很熟，所以很容易地就打听到了秦南的情况和联系方式。

在晓川已经软硬都不吃的情况下，她只有找秦南了。尽管她也知道这不见得有用，并且要冒着被晓川开除的危险，但她真的很爱晓川，能嫁给他一直是她的梦想，并且她也坚信能够实现，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坏了她的好事。

沉默，在Rita明白秦南绝对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后，她终于沮丧起来。

“你爱他吗？你有我那么爱他吗？你知不知道我多爱他？”Rita的声音带着哭腔，在秦南听来有些歇斯底里。秦南厌恶地别过头，有点儿替Rita感到丢脸。

“我求求你，你把他还给我好不好？”不可一世的Rita竟然在秦南面前用了“求”这个字眼儿，秦南心里很不舒服。也许是因为她在来之前没做过这样的心理准备，她宁可Rita继续用傲慢的态度对她，那样她也许还好受一些。

“对不起，他也不属于我，我想我帮不上你什么。告辞了，我去结账。”秦南说完站起身准备离开，却被Rita一把拉住了手臂，“如果你不爱他，就把他让给我吧。没有他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活下去。”Rita在秦南耳边低声恳求道。秦南叹了口气，很不忍她这样。

“我真帮不了你什么。我只能向你保证，如果他不来找我，我绝不主动找他，可以吗？”秦南说完看向自己手臂上Rita的手，示意她可以松开她了。

“你能不能保证，即使他找你，你也不见他呢？”Rita看到有了希望，眼里闪着光继续要求。秦南看了看她，坚定地说：“我不能。”说完她强行抽出手臂径自去吧台结账，快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出了咖啡厅，秦南忽然不想这么快回去，于是索性沿着马路漫步，心里想着刚才发生的事。

对于晓川，她只是有好感而已，如果父母要求，自己会嫁给他，至少和他在一起不会让自己厌烦，但她从没想到这样会伤害到无辜的人。

第一章　真言(3)

对于刚才Rita的表现，秦南很替她难过。也许她是真的爱那个人，也许她是真的很害怕失去，但是人的尊严就不重要了吗?

她无法想象，爱一个人要到何种程度才会裸露出自己的灵魂给人看。那么高傲的人，竟然为了一个男人不惜低三下四地向她哀求，她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种阵势。虽然方才在Rita面前强装镇静，但她心里也很乱。无缘无故地被卷进了另外两个人的关系中，不管怎么说也是在无意中伤害到了别人——至少Rita是受伤了，她那么爱晓川，但是，但是自己又怎么确定晓川不是爱她的呢?

这时手机响起，是晓川。

秦南站在路边盯着那个名字不断地在屏幕上跳动，《人狼恋》唱了快一半，还在执拗地响，没有丝毫要停下的迹象。她叹了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

“我现在没在学校。”秦南回答，看了一眼周围，“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想回家了，改天再见面好吗? 就这样。”秦南还没准备好如何面对晓川，决定暂时还是不见他，况且现在也没那个心情。

方才为了拒绝晓川，她说不回学校了，秦南没有撒谎的习惯，想了想，挥手拦下了一辆的士，让它开向秦宅。

还好，赶上了晚饭的时间。秦北加班，晚饭不回来吃，秦南突然回来让老两口很意外，却也很高兴。

因为下午的事，秦南没吃多少就回了自己的房间。她觉得事情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要是能离开这是非之地就好了，最好能躲得远远的，但她又能走到哪里去呢? 想着想着，她忽然想起了晓川和她说过的话，灵光一现。

去年秦南跟风报了一个托福，没想到成绩还相当不错——当时她只是为了印证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没指望派上什么用场。听说一些文科的专业不需要GRE成绩，这么想着，秦南就去搜索学校，结果发

现，自己想报的专业还真有很多学校不需要GRE成绩，看看条件，也没有那么苛刻。秦南忽然觉得也许出去是一条路，至少可以安安心心地读书，再说从学术上，学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出去的。她一直接触西方的文化，早就心向往之了，况且她还偷偷在很多学报上发表过关于外国文学的论文，于是有一个想法渐渐在秦南心中明朗了起来。

一个晚上都在查学校的信息，不知不觉时间很晚了，秦南想要休息时，才想起秦北似乎还没回来。她看了看时间，听到楼梯上有人走动，不自觉地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脚步声越来越近，终于停在门口。

秦南的心一下子抽紧。门外好像没了声音，紧接着自己的门一下子被推开，秦北出现在了门口。秦南直直地看向他，见他一脸倦容，在推开门的一刹那眼里闪过了一抹好似惊喜的光，瞬间又恢复了平静。

“我还以为你的灯被谁打开忘了关。”秦北解释自己的唐突，若知道秦南在，他一定会先敲门的，毕竟是女孩子的房间。

秦南点了点头，“今天见了个人就顺便回家了。”

“哦，那你休息吧。”秦北顿了顿，实在找不到话题。

“你也是，晚安。”秦南心里有点儿失望，好几天没见到他了，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

“那个，我明早有个会，要早点儿过去准备，恐怕不能送你回学校……”秦北转身要带门出去，突然想起明早的安排。秦南点了点头，“没关系。”关上门，秦南长出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秦南换好衣服下楼准备去学校的时候，在玄关被袁静淑拦住，“南南啊，你能不能帮妈妈一个忙？”秦南连忙点头。

“你哥刚才打电话，说开会需要的东西落在家里了，想让司机给送去，但是我已经约了你方姨做美容，时间都定好了，又不顺路，你看……”

“我去送没关系的。”秦南忙说道。

“那就好。东西就在他的桌面上，说是一个叫什么盘的。要不你再打电话问问他？”袁静淑不知道U盘是什么东西。秦南点了点头。去秦氏，能见一面也好。

秦南鼓起勇气给秦北打了一个电话，确认要送的东西。秦北接到她的电话有点儿诧异，但也没说什么。

秦南去秦北房间的书桌上拿好了U盘，准备出门。犹豫了一下，她还是特意回房间换了一套淑女连衣裙和丝绒小西装的搭配，外加一双还没上过脚的浅口高跟鞋。看着镜子里有点儿陌生的自己，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秦南啊，秦南，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你这是女为悦己者容吗?

秦北办公室的门虚掩着，秦南直接推门走了进去，没看到秦北，却意外地看到了郑芳。她正在整理秦北的书柜，看到秦南，显然也有点儿意外。

“姐，好久不见，最近好吧？”秦南先打招呼，正想着这几天给她打电话问问过得怎么样呢，不想竟然在这种情况下相遇了，不过秦南还是很高兴。

郑芳笑了笑，“我很好，你也好吧？”然后是短暂的静默，姐妹俩都不知道说什么。

“那个，我找秦总，也许是走错了。”毕竟秦南对这个大楼?结构不那么熟悉，还真的是以为走错了门。

“没错，这就是秦总的办公室。”郑芳平静地说。

“那，你……”秦南明明看到郑芳在整理书柜，就像在自己的地盘一样。

“哦，我被秦总提拔为他的特别助理，他没和你说过吗？”郑芳反问道，那语气在秦南听来有种优越感。

“这样啊，那恭喜你。他现在在哪里呢？”秦南忽然非常想离开这里。在任何人听来，这都不像是亲姐妹之间的对话，尽管，两个人有着一模一样的面孔。郑芳变了很多，眼神不再像原来那么生涩忧伤，

而是多了抹神采，整齐的职业装，齐耳的短发，俨然一副标准的职场丽人形象。秦南承认她有点儿嫉妒她了，就冲她有机会在这里为秦北整理书柜。

“他在开会。你是来送东西的吧？交给我吧，我给他送进去。就等这个了呢。”郑芳说着走向秦南，接过秦南非常不情愿地递过来的U盘，转身出了办公室，嗒嗒的高跟鞋敲打地面的声音马上在走廊上响了起来。

秦南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郑芳什么都没说，秦南想要和她多说两句话也没机会。就这么走了吧，又有点儿不甘心，毕竟连秦北的面都没见到。正在犹豫着，方才的高跟鞋声再次响起，郑芳又折了回来。

“秦总让你等他开会结束，你就在这里等吧。我还有事，就不陪你了。”说完她又离开了。秦南皱皱眉，郑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舍得和她多说，她心里有点儿难受。

既然秦北让她等，她就等好了，反正去学校也是看书，不如看看这里有什么书。

秦南将自己的包放在沙发上，走到方才郑芳整理过的书柜前。这里的书籍明显和秦北家里书柜中的不同，和文学相关的书籍一本也找不到了，有的都是管理学的专业书籍、商业成功人士的传记以及最近畅销的一些经济类图书。秦南兴趣缺缺，转而将目光移到宽大的办公桌上。一台小巧的笔记本电脑的旁边并排放着一个液晶显示器，显然两台电脑都开着，桌面经郑芳整理得井井有条，和秦北家里的书桌形成鲜明对比。

一些文件被整齐地码好，分类放在不同的文件夹里等待秦北批示。秦南一眼看过去，发现一本厚厚的硬皮精装书放在桌角。她眼睛一亮，捧过来看，是法语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因为她自学过一段时间法语，所以还不至于把它当天书看。其实以秦南的法语水平看这本书很吃力，但因为她对中文版很熟悉，结合记忆中的情节，也能勉

强看个大概，再加上她又是第一次看见原版的法语书，不自觉地就坐在了秦北办公桌后面的宽大靠背椅上啃了起来，忘记了时间。

第一章　真言(4)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传来，以秦北为首的几个人边说话边走进了办公室。秦北今天穿了一套藏青色的西装，看起来很沉稳，后面跟着的是公司的几个高管，显然他们还在讨论方才会上的议题。秦南慌忙从秦北的座椅上站了起来，怀里抱着那本《追忆似水年华》。

众人看到秦南，一下子停止了讨论。

“这位应该不是郑芳吧？”战略规划中心的总监乔浅率先开了口，他目前是秦北得力的左膀右臂。秦北扫了秦南一眼，“嗯”了一声，“你们接着说你们的想法。”边说边坐到了皮质沙发上，拿起茶几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

“算了吧，你有客人，再找个时间向你汇报吧。”乔浅看了看站在那儿局促不安的秦南，从秦北的烟盒里拿出支烟挥了挥，边说边往外走，其他人也很识趣地撤离了秦北的办公室。偌大的办公室，一时间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今天谢谢你。”秦北吐了一口烟圈，哑着嗓子轻轻地说，却并没有看秦南。

“没关系，我可以走了吗？”等了这么久，他回来连理都不理，秦南心里有点儿闷。早知道这样，自己还不如早点儿离开。

“走吧，请你吃午饭，再送你回学校。”秦北看了看表，将剩下的半截烟在烟灰缸中捻灭，站起身走向办公桌去取车钥匙。秦南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一直抱着的书，还不忘回头看一眼。

“你知道这是什么书？”秦北不知道秦南懂点儿法语。秦南点了点头，秦北二话没说将那本书拿起来塞给秦南，“走吧。”边说边迈开大步往外走。

秦南拿包跟上，还没等出办公室的门，郑芳迎面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秦总要出去？”郑芳看了一眼秦南，恭敬地对秦北说。

“嗯，放我办公桌上就行了。”秦北丝毫没有停下脚步。

“姐，我先走了。”秦南主动和郑芳道别。郑芳冷冷地“嗯”了一声，没有表情。秦南心里很凉。

秦北将秦南带到了一家环境很优雅的法式餐厅。离午餐时间还有一小段距离，餐厅里没什么人，放着很舒缓的轻音乐。两个人找了靠窗的位子坐下，是很长的沙发。春天的阳光照进来，秦南眯起了眼。

“我很喜欢这里，这样看上午等了你几个小时还蛮值得。”这是秦北第一次带秦南出来吃饭，秦南有点儿小意外，但至少不那么赌气了。

“是吗，我也很喜欢这里。”秦北说完挥手示意服务生，为两个人点了完全一样的套餐。他并没有征求秦南的意见，秦南也乐得让他做主，因为她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秦北此举并不是独断专行，而是体贴的表现。

“谢谢你，我姐姐的事。”秦南的感谢发自内心。

“哦，没什么。她自己很努力，能力也不错。这也是老爷子的意思。”秦北摆弄着手里的Zippo，目不斜视。沉默。

“你懂法文？”秦北想起了方才那本书，不禁好奇。

“哦，学过一点儿，勉强能看。”秦南笑了笑。她自己的水平自己知道，不过语言这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玄妙。

秦北点了点头。他了解秦南，她这样说水平应该还不错。这个小丫头很踏实，这也是自己当初答应收她当学生的主要原因。

就在两个人又找不到话题、要冷场的时候，前菜上来了，很是时候。

这里的鸡肉做得很有名，肉嫩又多汁。两个人默默地吃，都不太说话。秦南想，他也许经常带晓晴来这里吧。不过自己已经很满足，就这么一起坐坐，哪怕不说话也好。

去学校的路上，秦南突然打破了沉默，“哥，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吃饭时秦北的几次欲言又止，秦南还是能感觉得出来的。她怕他说出什么来，但又希望他说出点儿什么，至少要好过现在这样形同陌路。

秦北没出声，但却突然加快了车速，显然他心里也在挣扎。

学校到了，秦南告别下车。

“那个，那天晚上不管我说过什么，你不要当真。”秦北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

“嗯？”秦南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接着马上联想到他订婚醉酒的那个晚上。应该就是那个了，她脑子里出现了亨伯特和她说过的话：“男人醉酒后说的话百分之八十都是故意的，如果他们醒了之后号称不记得说过的话，千万别信。”这就是了，秦北这算是在印证亨伯特说的话吗？看来他完全知道他说过什么，不然为什么会这么难以启齿地想否认？

他请自己吃饭并送自己回学校、让自己等了他一上午，就为了否认他那天酒后说过的希望她别离开的话，秦南忽然感觉被愚弄了。她咬着牙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放心吧”，推门下车。

挣扎了一下午，秦南终于下定决心，将准备好的申请发了出去，虽然没抱太大希望，但至少，是一条出路。

第二章　真相(1)

望着秦南的背影一步步地远离，秦北忽然意识到今天他似乎做了一件愚蠢透顶的事，如果可能，他真的希望这些话没有从他的口中说出来过。

订婚醉酒的那个晚上，他隐隐有一些感觉，朦胧中感到秦南似乎就在他身边，但他不能确定，所以才会对自己说过什么比较忐忑。开始他以为是梦境，但第二天袁静淑告诉他，一直是秦南在他身边照顾他，再看秦南的表情有点儿不自然，于是他努力回忆自己说过什么，却终是不能确切地记起。纠结了好几天，他决定找秦南谈一下，但谈什么、怎么开口仍然让他很为难。

看来他一定是说过什么了，不然秦南临下车时候的表情怎么会让他如此印象深刻？那是一种夹杂着受伤和怨恨的表情，秦北只要一想起那表情就坐立难安。本来他是为了逃避她才决定和一个不相干的女人订婚，现在看来这招似乎没怎么奏效，他反而越陷越深。

将目光定在一个报告上有一个小时，秦北也没明白这个报告要讲的是什么，于是按内线把相关部门的经理叫了过来，干脆让他口述来得快些。这个下午他就是集中不了精神。好不容易处理完这个报告，乔浅双手插在裤袋里，看似悠闲地晃了进来，直接坐在了沙发上。

秦北也起身坐了过来。“上午来的是公主吧？”乔浅递给秦北一支烟，问道。

乔浅平时在秦北面前用太上皇指代秦本儒，用太后指代袁静淑，他说的公主自然是指秦南。秦北见怪不怪，“嗯。”狠狠地吸了一口淡淡地回道。

“有意思，和郑芳风格完全不同。我还有机会不？”乔浅单刀直入，也不知是玩笑话还是认真。不过他这样秦北已经习惯了，在美国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上过MBA的课。

秦北白了乔浅一眼，没出声。

“怎么？舍不得？”乔浅紧追不舍。

“人家可是名花有主了，你晚了一步。”秦北终于开了口，慢慢悠悠地说。

“有主了又怎么样，不是还没有结婚吗？”乔浅一点儿也不示弱。

“总之，你别打她主意就对了。”秦北冷冷地说，声音很严肃。

“不是吧，老大，难道真的被我猜中？”乔浅夸张地惊呼起来，秦北不得不诧异地看向他，“你不会是爱上你家公主了吧？”乔浅语出惊人，其实也是在开玩笑，等着秦北反驳，谁料秦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径自又燃着了一支烟。

乔浅看了看秦北，半晌，声音也严肃了起来，“你订婚时醉酒是为了她？”乔浅当时也在现场，并且是秦北的男伴之一。他从没见过秦北那样喝酒，在他看来那绝对不是因为高兴，倒是感觉像失恋一样。最近他一直没机会找秦北谈，直到上午他见到了秦南。

可以说这对兄妹各自的表现出卖了他们自己。乔浅还没看到过这么奇特的兄妹见面方式：两个人都不看对方，也不打招呼，但明显能感觉得出都不自然，都因为对方的存在感到局促不安，还要拼命掩饰，尤其是秦北，越是装若无其事就越不像，所以乔浅赶紧带着大家撤退。

聪明如乔浅要是连这点儿眼色都没有，还怎么能在秦氏呼风唤雨？连秦本儒这个根本看不上年轻人的老一辈都对乔浅赞不绝口，可见其做人手腕之高。但他最大的优点却是真诚，这抵消了容易给别人造成的他心机比较重的印象，表面看他处事比较圆滑，实则做人很有原则，这也是秦北把他引为知己的原因。

秦北还是没有说话。乔浅叹了口气，道：“明白了。老大，其实你不用活得这么累的。毕竟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你就打算这么过了？”秦北终于看了看他，正色道：“你不觉得是我不知足吗？难道晓晴还不够好？”

“老大，晓晴不是不够好，是你们气场不符，或者说她气场太强大了，而你，偏偏骨子里文人气十足，适合那种传统的含蓄型女人。你和晓晴都足够优秀，但并不是同样优秀的人都会有交集。你们是那种在人群中能各自拥有一群粉丝的人，但是你们互相之间是吗？”

“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我的？难道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自己？”秦北皱起眉头夸张地端详乔浅。这时桌面上的手机响起，秦北起身接电话。乔浅抽完一支烟，径自离开秦北办公室。

电话是晓川打来的，约秦北晚上在酒吧见面。于是两个男人坐在吧台前喝烈酒，各有各的心事。

“秦南最近怎么样？”晓川忍不住开口，这句话他忍了半天了。

“你最近没有和她见面吗？”秦北以为他们俩一直在约会，所以对晓川这么问很诧异。

晓川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有一阵子了。”

“我以为……”

“你以为我们在交往是不是？”晓川打断了秦北的话，秦北点了点头。

“其实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晓川又要了一杯烈酒，“我感觉一直是我在一厢情愿。”晓川自嘲地笑了笑。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吧，他不介意对秦北说出心里话。

秦北说不出话。此时他心里也很乱，他?直以为秦南已经接受了晓川，从那天看到他们在别墅厨房里拥吻开始，不然他也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他认为秦南跟着晓川会幸福，所以自己才会违心地去和别人结婚。现在看来事情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帮我和秦南解释一下。”看秦北没有说话，晓川终于说出了今晚找秦北来的目的。追女人追到需要别人帮忙的地步，对他吴晓川来说，还真是破天荒头一回。

“解释什么？”秦北不解地看着晓川。

“因为Rita，秦南不理我。我和Rita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秦南似乎在躲着我。”晓川握杯子的手指微微泛红，那可怜的杯子在秦北看来似乎马上就要被捏碎了。

“这个……”秦北想说他也没有办法。

“拜托，你是她哥，只要让我知道她的想法就好，其他的我自己来。”晓川郑重地看向秦北，秦北只好勉强点了点头。他没法拒绝。

终于到了周五秦南回家的日子。这几天秦北一直在考虑该怎么向秦南张口，但直到最后也不确定该说什么。

替晓川探听情报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他想知道秦南的想法。秦南在躲避晓川，当秦北听到这个消息后竟然会有点儿小喜悦，于是不得不骂自己这是在幸灾乐祸，可是却又抑制不住地充满了隐隐的希望，感觉失去的东西又有机会拿回来一样。

都说眼见为实，现在看来女人心也许不那么简单，秦北甚至暗暗有点儿后悔自己当初的武断。但是一想到和晓晴订婚这件事，秦北就会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是正确的，是不能改变的，是绝对不能反悔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开始动摇的表现，只是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秦南的态度依然很冷，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不发一言，默默地吃东西，吃完就躲回了自己的房间。

晓晴也过来吃饭，其实是秦北想推掉晓晴的约会，但是找不到理由，只好说周末难得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于是晓晴就更名正言顺地过来了——既然是一家人怎么能少了她？好不容易把晓晴送回了家，秦本儒夫妇也都休息了，秦北觉得是个机会，于是去敲秦南的门。

门很快打开，秦南诧异的表情是秦北早有准备的。

“我可以进来吗？”秦北很绅士地问道。

秦南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秦北进来后带上了房门，秦南脸微微红了一下，但没有引起秦北的注意。

秦北走到宽大的窗台前坐了下去，并把腿收上来，随手抱起窗台上的毛绒公仔，调整了一下坐姿，看起来很舒服地将上半身倚在了窗棂上。

第二章　真相(2)

秦南看着他的一系列动作，一时说不出话来。她一直以为自己和秦北这辈子再也不会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了，那天他不就是特意来和自己划清界限的吗?

因为秦北的存在，秦南突然对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房间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她僵直地站在房间中央，手脚都不知道往何处放。

秦北看了看她，“为什么不坐下来？”

“哦。”秦南木然地走到书桌前，坐在了椅子上。

“你和晓川最近关系怎么样？”秦北进入了正题，先从别人身上谈起会比较安全。

“也没什么，还是老样子。”秦南觉得没什么可说。她没有把烦恼的事情一股脑儿地倒给别人的习惯。

“你知道爸妈对你们俩的事比较上心……”

“我知道。”秦北想要解释一下他这么问的动机，但被秦南不耐地打断。秦北点了点头，想了想继续说：“晓川和你很合适。”

顿了一下，他发现今天的对话还真是难，每句话都不是他从心里发出的。言不由衷的感觉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体验。

“如果，他之前做过什么——我是说之前，还请你不要在意。”秦北说完之后感觉有些不妥，这明显就是晓川派来的说客，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说了也就收不回来了。

聪明如秦南，一下子就明白了秦北今天是为什么主动找她了。如果说方才还有隐隐的小期待的话，那现在这点儿期待也被当头的一盆冷水浇熄。

他来，是继续把自己往相反的方向推离，难道他还嫌两个人现在离得不够远吗？秦南的心在变冷，相应的脸色也在变冷。秦北没有看她，而是看着窗外的月色。

“你的房间可以看到月亮。”秦北自言自语道。秦南的房间朝南，秦北的面北，只能看到北极星和北斗星。

“你希望我做第三者吗？”过了很久，秦南硬生生地说道，出乎秦北的意料。

“他们，不是早就没有了关系？”秦北底气不足地回道。晓川的事情他也不太了解，但他还是愿意选择相信晓川的话，这种信任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

“可是，那个女人还爱他，她求我退出。”秦南不准备对秦北隐瞒，既然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理晓川的？”秦南已经猜到了，秦北也就不再顾及自己说客的身份。他担心这个傻妹妹因为心软或者太替别人考虑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倒不单纯是为了替晓川说好话。

秦南叹了口气，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她自己目前也没有理清。

“晓川说已经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要是喜欢他就别错过吧。”看秦南没有说话，秦北幽幽地说，但心里却隐隐地疼。他是在把她向别人那里推，他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心，但起码能对得起朋友吧。

静默，秦南一直不发一言。秦北突然心烦得厉害，烟瘾似乎已经上来，他身上没有带烟，再说这是秦南的房间。他放下手中公仔，起身就要回自己的房间。

“你凭什么认为我喜欢的人是他？”当秦北快要走到门口伸手去拉门的时候，秦南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在她心里憋了很久，他一直武断地将自己推给一个陌生男人，还自作主张地认为这样是为了她的幸福，他凭什么？他有问过她吗？

秦南的心里生起了一股怨气，如果现在不说出来，她怕以后都没有这个勇气。

这句话将秦北成功留在了原地，可以说他被这句话震动了，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秦南的语气，那种夹杂着轻蔑与愤懑的语气，让他感到陌生甚至寒冷，也成功地激起了他的傲气。

秦北不自觉地将双手插进裤兜，转过身直直地面向秦南，“不喜欢也可以随便和人家接吻吗？”

秦北又一次提起了那件事，语气近乎指责。上次在他的房间，他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就把秦南伤了一下，而今天，他丝毫没有顾及秦南的感受，或者他根本不知道他一而再地提起，本身就是对秦南莫大的伤害。就像用刀将刚刚结痂的伤口撬开一样，秦北这一次又充当了一回这个残忍的角色。

秦南感觉心脏抖得都要移位了，看来在他那里这个污点是一辈子都洗不清了。好吧，如果说自己行为不端的话，那么他呢？他就洁身自好吗？他有什么资格讽刺自己？

“那么你呢，没结婚就可以随便和人家过夜吗?”秦南咬紧牙反问道，双手紧紧攥着拳头，目光勇敢地迎上去，丝毫不准备退让。

秦北愣了一下，自从他回国后就一直在禁欲，没和任何人发生过关系，不知道秦南突然这么说根据何在，但是他直觉她一定是对他有什么误会，不然不会这么久都故意躲避他。细想一下，从上次滑雪之后她态度就有很大转变，看来她的话应该憋了很久了。

“你看到我和谁过夜了吗？”秦北若有所思地问道，态度不再似方才那么恶劣，反倒多了几分好整以暇。

秦南避开了他的目光，方才的话说过之后她就有些后悔，犹豫着要不要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他，毕竟她不希望秦北把她看成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人。

“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了？我和谁过夜了？”秦北看秦南不再回答，几步走到了她跟前，俯下身将脸凑到了秦南的面前，轻声问道。

该死，尽管别过脸，还是能感到他气息的吹拂，秦南觉得她对着秦北的一面侧脸及耳垂已经热得发烫。她又嗅到了他的体味，更让她

沮丧的是，她竟然有点儿想念这味道。

距离近得有点儿危险，秦南只想马上逃开，并祈祷自己千万别失态，或者别让他看到自己的小心事。

“在别墅里，我无意中看到，看到她夜里进了你的房间。”秦南说完便不再开口。自己说出来他便不会再为难她了吧？不说他是绝对不会这么罢休的，这一点秦南很清楚。

秦北皱了皱眉，努力回想秦南所说的那个夜晚，嘴角渐渐泛起了一丝笑意，可惜秦南没有看到。

“你认为她在我那里过夜了是不是？”

“是。”秦南生硬地回答，没有发觉秦北的声音渐渐低沉。

“你当时不喜欢我们这样是不是？”

“是。”

“你觉得我很随便是不是？”

“是。”

“所以你开始疏远我是不是？”

“是。”秦南开始有点儿不耐烦。

“你爱上我了是不是？”

“是……”

秦北不再说话。秦南马上反应过来自己刚刚承认了什么，“不是那样的。”她慌忙摇头否定，眼角余光却扫到秦北眼里泛出的光芒，于是耳垂的红晕霎时遍布了脸颊。她有一股想要破门而出的冲动，可是出去了还怎么回来呢？

“我累了，可以休息了吗？”秦南终于想到这个是自己的房间，可以请对方出去。

第二章　真相(3)

“随便你啊，你休息你的，我又没妨碍你。”秦北的语气轻松了很多，不过在秦南听来明明是故意和她作对，简直就是无赖的行径。

“我收回方才的那句话，希望你别当真。”秦南认真说道，无论如何，事情需要有个收场。

秦北的心还在方才升起的喜悦中荡漾，那感觉就像是阴云密布了好久的天空终于冒出了太阳。“收回哪句？认为晓晴在我房间里过夜那句吗？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为我恢复名誉。”秦北刻意压制着声音中能体现他此刻心情的快乐元素，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秦南气结。她平生还是第一次这样被人欺负，而这个人竟是自己崇拜的兄长、尊敬的老师，于是她决定不再回应他，只咬紧了上唇，极力控制着即将涌出眼眶的泪水，那模样，楚楚动人。

秦北暗自叹了一口气，她的样子让他心疼。于是他轻轻扳过秦南的肩膀，让她直接面对自己，但秦南马上低下头，秦北于是蹲下身，让她看到他的眼睛。

“南南，你难道没有进过我的房间吗？”秦北温柔地问道，声音里满是疼惜。

秦南没有出声，看着他。

“你也进过我的房间，但我们一直是清白的是不是？”秦北问。秦南点了点头。

“所以，晓晴进了我的房间，那并不代表我们一定做过什么。事实是，那天她的一个委托人给她发了一封很重要的邮件，而整个别墅就只有我的房间装了网线。”秦北耐心地解释着，并满意地看到秦南脸上现出了久违的笑容。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尽管已经相信他了，但女人还是习惯再求证一下。这是所有女人的通病，总是很依赖男人的口头保证，尽管她们自己也知道这保证一文不值。

“我发誓。”秦北嗓音低哑且郑重。

秦南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滑过了浅浅的两个笑窝。秦北再度皱眉，禁不住用手去为她擦眼泪。“哥，别把我推给晓川哥好吗？”秦南抓住秦北手臂说道。

“你答应和他交往原来都是为了我吗？”秦北终于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也察觉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

“嗯。”秦南点了点头。秦北恨不得打自己一耳光，原来是他亲手把她交到别人手里的，而他竟然还一直吃着飞醋。

夜深了，两个房间里的主人在各自的床上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今晚都是一个开始；不管未来怎样，至少现在的阴霾已经一扫而光。如果说以前的失眠是因为忧伤，那么现在呢？两个人的心情也只有彼此能体会了吧。

郑芳走进来的时候，秦北正对着电脑出神。将手里的文件夹打开给秦北签字，郑芳欲言又止。秦北签完字看了看她，“有什么事吗？”

“那个，秦总，我有今天全都是因为你的帮助。我想请你吃个饭，不知道……”郑芳的脸上现出了一抹绯红。

“其实我也没做过什么，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要讲感谢，我想你应该感谢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妹妹。”秦北打断了她的话。

“哦，当然，也要感谢她。”郑芳附和道，声音里透露出失望。

“这样，有机会我请你们两个吃饭吧。还有事吗？”秦北边说边将手上的文件夹举起递给郑芳，郑芳很识趣地离开。

秦北望着郑芳的背影，很自然地就想起了秦南。两个人长着一模一样的面孔，但是给他的感觉却有云泥之别。

秦北以前不怎么赞同洛克的环境决定论，他认为人的性格在先天至少已经确定了大半，但自从遇见了郑芳，这个观点被完全推翻。

两个一模一样的人，流着相同的血，有着相同的基因，却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完全相反的性格，而这性格的差异，竟然使她们相同的外表甚至都产生了差别。这差别集中体现在眼神上，一个可

以一眼望到底，一个高深莫测。所以，即使两个人以同样的打扮站在秦北面前，他还是一下就能分辨得出谁是谁。

秦北处理完了公务正在兀自出神，手机响起，是晓晴。秦北皱了皱眉，意识到今天是周五了。他不情愿地接听，心里想的是如何逃避例行的周末约会。

“亲爱的，你能不能给南南打个电话？我哥晚上请咱们吃饭，指名要她来。”晓晴开门见山地说，她是个急性子。

之前晓川托秦北的事情，秦北还没想好怎么回复，没想到晓晴竟然也插了进来。

“还是你来打吧，你打也一样。”秦北想的是让晓晴自己去碰钉子。

“可是你是她哥，应该比我有面子吧？我哥说务必要把她叫出来。”晓晴说。

“你是她嫂子啊，嫂子和哥哥有什么分别吗？亲爱的。”秦北知道晓晴爱听什么，这么一说，保准让她做什么都成。

“讨厌！好吧，我打一个试试吧。先这样。”晓晴笑着挂了机。不到一分钟，晓晴的电话又打了进来，秦北已经想好了说辞。

“亲爱的，她不出来，还是你来吧。”晓晴打给了秦南，不出秦北所料地被拒绝了。

“那今晚就算了吧，我也有很多事要处理。改天好不好？改天我来请。”在秦北的一再推脱下，晓晴只好悻悻地作罢。

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秦北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他最后收了一次邮件，起身离开了办公室。下班的高峰还没有到，秦北的车放着轻音乐悠闲地开往Y大。以往的这个时间他不是在秦氏处理公务就是在Y大讲课，今天还真有点儿忙里偷闲的味道。不过因为平时忙惯了，突然这么给自己放放假，他又有点儿小内疚，但是只要一想到秦南，幸福感便将整个胸腔充溢起来。

图书馆前的柳树已经抽芽，马上就要到柳絮满天飞的季节了。秦北将车子远远地停好，随意坐在一个对着图书馆正门的花坛边上，享受午后的阳光。

春天的和风扑面而来，激荡着秦北僵硬了很久的心。一想到再过不久就可以见到她，他的心里竟然有点儿小雀跃。

秦北忍不住自嘲了一下，这种感觉还真的不曾有过。要是承认自己和那些情窦初开的小男生一样，秦北是绝对不会甘心的，但此刻的心情真的像十几岁时的初恋一样。那个时候他暗恋高中时的一个英文老师，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自己单纯得可笑，可谁又曾想到，十几年过去了，自己竟然还是和当年一样的德行呢?

夕阳西下，晚霞逐渐布满天空，整个图书馆静静地矗立在夕照中，像被涂了一层油彩的画。秦北感叹自己枉自在这里待了四年，竟没发现这栋建筑可以美到如此地步，但是他忘记了，有时候人的心境也是可以给景物着色的，只要你的心先充满色彩。

三三两两的人开始陆续从图书馆里走了出来，逐渐越来越多。秦北站了起来，紧紧盯着大门，努力搜索秦南的影子，唯恐错过。他正在翘首张望着，冷不防肩头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秦南正笑盈盈地望着他。

“你是在等我吗？”秦南歪着头，瞪着大眼睛明知故问。

“你说呢？你怎么看到我的？我都没发现你。”秦北本想给秦南一个惊喜，结果正好反了过来。

第二章　真相(4)

“拜托，你一个大活人逆着人流站在正中间，就差引起骚动了。”秦南本想说是因为他太帅所以引人注意，但还是忍了下来。

“走吧。”秦北压抑着内心因为见到她而腾升的喜悦，命令道。

“哥，晓晴姐下午给我打过电话了，我当时拒绝了，所以……”

“你以为我是带你去见他们的？”秦北问。

“嗯，难道不是？”秦南以为是晓川和晓晴派他来接她，她已经说过不去，不好反悔。

“你都不去了，我也不去。咱们回家。”秦北边说边转身往车停的位置走去。

“哥。”秦南叫了一声，紧紧跟上。

回家的路上，正好赶上了堵车，放在平时，秦北会觉得很难熬，但今天恰好相反，他反倒希望堵的时间越长越好。

虽然两个人没怎么说话，但因为彼此的存在，心里都很踏实。

又一处红灯，秦北打开了音响。欢快的《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南加州从不下雨》）响了起来。秦南马上想起了和这首歌有关的一个桥段——韩剧《人鱼小姐》里马俊和瑞莹就曾一同在车里听这首歌，后来这首歌也成了两个人恋情的背景音乐。秦南很少看电视剧，看过为数不多的几部还是被宿舍里的人拉着看的。这部《人鱼小姐》曾是文锦的最爱，当年她每晚都强迫大家和她一起看，所以秦南印象很深。

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秦南忍不住笑了出来。

“有什么好笑的吗？”秦北好奇地看向她，以为她是因为歌词发笑。

“我在想，曾经也有一男一女在车里共同听过这首歌。”秦南敷衍道，她早就料到他不会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哦？是谁，还有谁像我这么有品位？”秦北也忍不住和她开起了玩笑。

“你不认识的。”秦南实在是懒得和他描述，没看过那个片段的人不会有感觉。

“那后来呢？”秦北只是喜欢听她说话，不在乎谈话的内容会不会无聊。

“后来，他们相爱了。”秦南是实话实说，说完之后才意识到什么。车内的气氛刹那暧昧了起来。

“南加州从不下雨，但是女孩，难道没人警告过你，要下，就是倾盆大雨……”

秦宅大门口停着的两辆车成功地将两个人拉回了现实，是晓晴和晓川兄妹的车。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这是晓晴看到秦南和秦北一同出现时的第一反应。

“哦，门口碰到的。”秦北撒了一个谎，因为心虚。

晓晴又看向秦南，秦南故意回避了她的目光。

“南南，回来得正好，晓川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他今天就是特意来向你解释的。”袁静淑笑着说。

秦南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晓川，心里暗暗叹了口气。此时的秦北，恐怕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自己的私事惊动一大票人，要是放在以往，这对秦南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自从秦北回来后，接二连三的事情，让秦南渐渐适应了这样的局面，无论是考研还是郑芳的事。而今天的事，除了惊动全家还搭上了吴家兄妹，想逃避或者蒙混过关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了。

这种一对多的场面，曾经让秦南不知所措，但现在她好像练出了应对的技巧，那就是低头沉默。

晓川当着秦家全体的面讲了他和Rita的关系。他不否认她曾经做过他的女朋友，但是他从来没想过要和她结婚，而他对秦南是认真

的，他甚至正式向秦本儒提亲，请他把秦南嫁给他，并承诺一定会好好儿待她。

“南南，我求你原谅我并答应嫁给我。”最后晓川对着秦南真诚地说。

晓川的表现成功地征服了秦本儒和袁静淑。其实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应该或多或少地被他打动了：一个优秀的男人，肯放下一切——包括尊严，只是为了自己心爱的那个人，就冲这份率真和坦诚也值得尊敬，况且秦南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其实她从没有生过晓川的气，她只是怕破坏别人的感情和幸福。今天晓川的话她都听进去了。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男人说要照顾她一辈子，她愿意相信晓川的话，并且为此感动。

在秦南的心里，一直觉得她自己配不上晓川。他那么耀眼，是她所崇拜的对象，嫁给他应该是很多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吧，何况他竟然还这么放低姿态来求她。

“南南，你是怎么想的？”秦本儒不愧为家长，此言一出，大家都屏住呼吸看向了秦南，仿佛在等她做最后的宣判，尤其是晓川和秦北，好像秦南的一句话就可以使他们一个陷落一个重生。

秦南此时心里很乱，一直采取逃避态度的她现在被要求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实在是超出了她心脏的承受能力。她沉默了良久，才开口道：“我……”

秦南刚要说什么，却被晓川打断，“秦伯，我想还是不要南南现在马上做决定好了。我想给她一段考虑的时间，不管多久，我都等她。”秦南暗自长长舒了一口气，感激地看向晓川。晓川冲她笑了笑，其?他是害怕马上被拒绝，这样有了缓冲时间，一切就都还有回旋的余地，还有，看到秦南为难的样子，他自己也很不忍心。

“好吧，既然晓川这么说，那我们这些当家长的也就不跟着掺和了。急也急不来，你们小年轻的事自己拿主意，到时候只要通知我们一声，我们给你们张罗婚礼就是了。来吧，咱们开饭。”秦本儒边说边

站了起来，带头往饭厅的方向走，心情相当不错的样子。袁静淑紧随其后。

大家一起步入饭厅的时候，秦南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秦北，恰好和他的目光相碰，马上垂下眼帘。感觉他的表情和方才相比缓和了许多，秦南真的很想知道秦北现在在想什么，但那至少也要等到人都散了以后。

送走了吴家兄妹俩，秦南和秦北一前一后地一起上楼。秦南先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停住，没有马上推门进去。秦北跟了上来，也站在了门口。

“那个，晚安。”秦南回身对着秦北说了一句，其实她很想和秦北聊一聊，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希望秦北能喊住她。

“哦，那好，晚安。”秦北迟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目送秦南回房间。他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还是没有勇气敲秦南的门，于是悻悻地回自己的房间。

两道门，成了山。

秦南打开电脑寻找亨伯特，他没有在线。她无力地坐在书桌前，目光盯着对方的头像，脑袋里反复播放着之前晓川说过的话，虽然他说会给她考虑的时间，虽然他不介意要等她多久，但是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呢？总不能继续躲避吧？这不是办法，也不是秦南喜欢的做事风格，况且这样对晓川也不公平。

或者干脆答应嫁给他呢？秦南不是没有想过，但自从知道秦北其实和晓晴没有发生过什么后，她心里又隐隐地升起了一股希望。尽管反复告诫自己不应该有无谓的奢望，但她还是不甘心就这样将自己像献祭一样地献出去，毕竟现在将她的心占得满满的那个人不是晓川。这一点，秦南也无能为力。

亨伯特的头像突然亮了起来，秦南也跟着眼前一亮。

“学长，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已经订婚了，你会怎么做？”秦南连招呼都没来得及打就发过去了一行字。

“呵呵，小丫头，你得容我喘一口气，我刚回来就被你逮到了。”亨伯特回得很快。

“哦，不好意思，我一直在等你。”

“有情况？看起来很严重的样子，难道是为了上次喝醉了的那个人？”亨伯特果然料事如神，至少秦南一直这么觉得。

“好吧，要是我，会先搞清楚对方的想法。如果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会选择祝福他们；如果我们相爱，我会选择去争取。”亨伯特继续回道。

事情好像到了亨伯特那里就会变得简单。“可是，可是会不会不道德？我是说即便我们相爱，但是对方已经订婚了啊。”这就是一直困扰秦南的问题，不是自己的东西绝对不能去抢，即使再喜欢也不行，可现在她好像很想违背这个原则，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

“但是，你让一个爱着你的人走进另一段婚姻，其实也是对另一个无辜者的伤害。因为无爱的婚姻本无道德，因为你的退缩和所谓的成全又造就了一个牺牲品，你又于心何忍？”亨伯特发完这一段后，很久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直觉互联网另一端那个小姑娘一定是找人摊牌去了。

秦南鼓足勇气敲开了秦北的门，秦北亲自给她开的门，这还是第一次。

秦南犹豫地站在门口，盯着秦北衬衫的纽扣。她决定问清楚，即使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各自和别人结婚，她也需要为这段感情要一个交代，以告慰自己的这段青春。

但是，还没等她张口，她的唇便被一阵急风骤雨所裹挟，摇摇欲坠的身体也被一双强而有力的臂膀撑住，她几乎是脚不沾地地被提进了秦北的房间，茫然中听到房门在背后被关上。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完全不在她的心理准备之中，往下怎么发展也不是她所能预料的，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就在此刻，她的身体充满了狂喜，完全不被理智所左右。

第三章　相爱(1)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理性，懂克制，能够服从道德的束缚，压抑自己随时喷发的情欲，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尽管有时候这所谓的道德不一定如设定者所愿的那么道德，那么顺从人性。

很多人将人性简单地等同于人的动物性，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快乐，因而满足了自身的一切欲望及要求——包括肉体的欲望，就是顺从了人性，从而将道德和人性完全对立起来，为一些放浪形骸者找到了庇护伞，使他们打着人性的幌子免于被社会谴责。

但是泛性论也好、享乐主义也好，他们忽视了一点，就是人本身有趋向高尚的欲望。这种欲望不是源于后天的培养，而是因为性本善，是因为我们生来本就无私，历经世事沾染也愿意保留最初的纯真和美好，愿意在满足自己之前先替别人着想。显然秦北和秦南都是这样的人。

秦北从来没有把他自己想得多么高尚，当他用尽全力放开怀抱中日思夜想的秦南时，反而狠狠骂了自己一句，就好像端着一盆冷水兜头泼下，那滋味秦北知道，而此时的秦南想必也体会得到。

就那么硬生生地推开了她，秦北感到他同时也将自己的心丢了出去。也许就这么一撒手，这辈子都很难再得到她了，那是活活将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从自己身体里剥离的感觉，只要一瞬间，恐怕两个人都已血肉模糊。

如果放在之前，确切点儿说就是两个人还没有冰释前嫌之前，秦南也许会因为他的疏离而再次受伤害，但此刻，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在秦北放开她的那一刹那将自己的双手紧紧地圈住了秦北的脖颈，目光坚定地锁住了他，里面不再是羞赧和畏惧，而是一个现代女性为了追求自己所爱的坚持和自信。

秦北显然被她的一反常态所震惊，毫无疑问这是他从不熟悉的另一个秦南。如果眼前的这个人是郑芳也许还比较容易让他相信，但这可是平时说话都不敢直视自己的秦南。秦北也回望她，但目光马上由诧异转为了疑问。

良久，没有人说话，就这么静静对视着，也许这种语言也只有彼此能够读懂。秦北轻轻叹了口气，抬手打算卸掉秦南圈在自己身上的手臂，但试了一下没有成功。

“告诉我，你爱我吗？”秦南首先开口。奇怪的是这次她没有脸红，反倒换成秦北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熟透的苹果。秦北被这个问题问得不知所措，窘迫地别过了头，不再和秦南对视。

秦南不知道，如果此时换成别人在她的那个位置，秦北的这个动作会不会被理解成拒绝，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既然已经丢了人就一次性丢到底吧，反正她也豁出去了。

“或者，你告诉我你从没爱过我。”秦南咬紧牙关。她以为她这辈子都不会像别的女人那样，为了一些无谓的情啊爱啊去放下尊严，偏偏自己却在做着连自己都鄙视的事。她真切地期望这一刻快点儿过去。

秦北依然没有回答。秦南反倒松了一口气，至少他也没有否认，不是吗？

“南南，你别逼我好吗？”秦北再次将目光递给秦南的时候，眼睛里竟蒙上了一层薄雾。秦南不确定那是不是她的错觉，但是心一软，手臂也就顺势滑了下来。

秦北转身去找烟，猛吸了几口之后，才找回了往日的镇定。

“方才是我对你无礼了，你别介意，下次不会了。”其实他心里很乱，正在埋怨自己这么大了还和毛头小伙一样冲动。

“你是想说，你对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吗？”秦南冷静了下来。她不相信他的身体能骗得了人，就在前一刻，他还试图把她糅进身体里。她于是懂得了他也一直在想念她，就如同她一样。

“咳咳，小丫头，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咄咄逼人？”秦北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不过秦南今天的表现还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平时和自己说话都会脸红、根本不敢直视自己的女孩子，竟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力量是谁给她的呢？他所不知道的是，秦南的力量其实来自他。

女人永远不会知道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就像你无法想象一个柔弱得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小女子可以孕育生命，必要时甚至会为自己的骨肉献身。

潜力需要发掘，有的时候甚至需要被逼迫，方才的秦南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偶尔的出格并不代表全部，所以，当被秦北的热吻所激发的勇气渐渐消失后，秦南还是原来的秦南。

“我，可以爱你吗？”尽管被拒绝，但秦南还是不想就这么灰溜溜地离开，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也不差这么最后一句，尽管这一句差点儿被秦南咽下。但她明白，如果现在不说，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有这个勇气。

听到秦南的话，秦北伸往烟灰缸掸烟灰的手不禁抖了一下，烟灰被掸到了书桌上。他皱了皱眉，索性将剩下的半支烟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深深吸了一口气，突然面向秦南，“好吧，我也爱你。还想听什么吗？是，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我甚至还没有学会怎么面对这段感情。我承认，我嫉妒晓川，我昨天担心你答应嫁给他担心得要死——这下你满意了吗？”说完后，秦北舒了一口气，低下头幽幽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秦南静静地站在原地，悲喜交加。他果真是爱她的！那么自己长久以来的小女儿心思终是没有托错人，长久到什么时候呢？秦南在脑海中仔细搜寻着，脸上渐渐泛出了笑容。

“哥，再给我弹一遍《人狼恋》吧？”说完她直接奔向书柜旁，从琴套里拿出了那把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光的吉他，走到秦北面前双手举

着递了过去。

秦北无奈地接过吉他，望了望放琴的那个角落，又看了看秦南。看来她一定是惦记那把琴很久了，不然不会对放琴的位置那么熟悉，连自己都没注意这把琴原来是放在那里的。

秦北用手指随意拨动了一下琴弦，秦南坐到了地毯上，一副翘首以盼的模样。秦北看着她的样子，忍不住莞尔，方才的紧张气氛一下子得到了缓解。

他随意试了几下音，因为好久不弹，手指都僵硬了很多，所以开头断断续续，慢慢地他找到了感觉，流畅的音乐便弥漫开来。

秦北的声音开始有些沙哑，逐渐放得很开，因为时间太久了，记不得歌词的地方秦北就哼过去，但是一点儿都不影响秦南沉醉其中。一曲结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秦北看到了秦南眼角的泪水，尽管她还满面笑容。

“南南，对不起。”秦北忍不住用手指去擦秦南的眼泪，心里隐隐作痛。

秦南下意识地躲避开，慌忙用自己的手背胡乱去擦拭，“为什么要说对不起？我等这一刻不知道等多久了，还以为这辈子只能听手机铃声了。谢谢。”秦南声音里有一股勉强压制着的哽咽。

这世界上有一种无私的爱，它不以占有为目的，相爱的双方想的是如何才能让对方更幸福，就像此刻的这两个人。

一个小小年纪便将另一个埋进心里，经年累月，柔情深种；另一个不惜远走他乡，只为了能让对方得到更好的对待。尽管他们互相不知道彼此为对方付出得那么厚重，甚至更不知道其实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着对方，但他们一刻都没有停止过相爱，从他们见第一面起的那一瞬，就已命中注定。

第三章　相爱(2)

他不能要她，因为还有另一个女人也默默地等了他那么多年，他不能相负；还有，在他心里她永远是他最纯洁、最高贵的小公主，他怎能配得上她?

她也不能要他，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为了她再一次和家里决裂，更不能让养育了她十几年的人因她而遭受背叛和失望。

于是，他们只好错过。

不过她是幸福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份爱情都会有所回应，她从没奢求过更多，但显然她得到了；他也是幸福的，小小的她竟能感应他的心，并且早就将他糅进了她的生命，被她这样地爱着，甚至让他受宠若惊。

没有解释什么，也没有承诺，因为不需要说太多。在各自的房间里，两个人都在幸福地无眠着，一段看不到出路的爱情，被他们甘之如饴地分享，彼此的存在就是幸福的来源。他们的愿望其实很微小，就是这样偷偷地相爱就好了，不去给对方造成困扰。但是，事情可以这么简单吗?

大抵世上很多事情的难易都是相对的，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困难重重，而往往一些看起来很难实现的事情，有时候竟出乎我们意料的容易，甚至容易得让人哭笑不得，让我们怀疑它的真实性。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秦南拿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全奖offer，她当初申请时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没想到竟然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可即便是这样，秦南对拿到签证也没抱太大的期望，学校里拿到offer还被拒签的师兄师姐们比比皆是，她自己和他们比又没有什么优势。可是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索性将流程走完算了。于是她按部就班地递交申请，也没当真。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的可能就是秦南，因为她竟然稀里糊涂地拿到了签证，而且就发生在她向秦

北表白后的没几天，也就是说在刚刚得知秦北是爱她的之后，她，就要远离他了，最晚是在三个月以后，如果她不想签证作废的话。

站在太阳底下，尽管午后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秦南还是感到一阵抑制不住的悲凉。她不知道这次是老天爷在弥补她还是又和她开了一个玩笑，好像事情都合不上节奏对不上拍。事到如今她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出去，因为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准备，起码怎么和家里人说就是一道关卡。

要独自漂洋过海到地球的另一端去学习生活，对秦南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大挑战，就算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可是只要一想到要和秦北相距万里，秦南就不寒而栗。之前那一个个无望等待的日子，一次次推开秦北的房门又无奈地关上，每天都期待奇迹出现然后又周而复始地绝望，这一切仍历历在目。她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慢性疼痛，如今自己还要再来一次吗？虽然这次要离开的是自己，但，那又有什么分别呢？

看不下书，她索性漫步出校园，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秦南本来方向感就不好，而现在，更是找不到未来的方向。

走着走着，秦南忽然发现这是通往秦氏集团的方向，而心里想要见到他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还没有走，竟然已经开始想念他了。秦南果断地拦下了一辆的士。

站在秦氏大厦前，秦南在脑海中快速地筛选自己不请自来的理由，想了半天竟没有一个能说得过去的，苦思冥想的几个借口被秦南一个个否定，不管了，先上去再说吧。她有点儿惴惴不安地进了直达秦北办公室的电梯，微笑着和一路上擦身而过的员工打招呼，走出电梯门时，发现郑芳搬到了秦北办公室外的办公区。

秦南走出电梯的同时，郑芳也看到了她。

“嗨。”依然是秦南先打招呼。郑芳点了点头，随后站了起来。

“你好，你是来找秦总的吗？”郑芳公式化地问，还是面无表情。

秦南点头。“哦，他现在开会，你在这里等一会儿吧。”郑芳的口气不容置疑，秦南觉得有点儿不舒服。

“那个，姐，我们谈谈吧。”秦南声音不大，但是也很坚决。她想到自己也许就要走了，有很多话还是早点儿说清楚比较好，免得徒留遗憾。郑芳因为秦南突然叫她“姐”稍稍诧异了一下，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秦氏设在顶层的咖啡厅，是专门用来供员工休息和招待客户的。整层楼全部采用落地玻璃，使这个大厅显得格外通透，也使来到这里的客户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那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所有的交易都是透明的——这也是当初秦本儒要求设计师这么设计的初衷。

从窗子望出去，可以俯瞰整个市中心广场，周围的车水马龙也尽收眼底，秦南忍不住一直向外张望。“找我有什么事吗？”郑芳先开了口，工作时间出来谈私事，她有点儿不习惯。

“哦，没什么，就是一直想找你聊聊。”

其实秦南也没想好要说什么，来这里本来就是冲动的结果。恰好这时咖啡端了上来，她轻轻地抿了一小口，没想到秦氏竟能为员工免费提供这么好的咖啡，忍不住又喝了一小口。

“你没来过□里吗？”郑芳看着秦南问道。她眼前的摩卡还一点儿没动。

秦南自嘲般地笑着摇了摇头。

“其实，我要谢谢你，能让我来这里。”郑芳低头搅动面前的咖啡，突然说道。

“哦，那个，是应该的，我又没做什么。”秦南真的没觉得她有帮上什么忙。

“秦总，他也让我谢谢你。”郑芳依然是盯着面前的咖啡，好像是在自说自话。

“是，哪个秦总？”秦南忍不住心跳加快。

“秦北。”郑芳提到这个名字时声音柔和了许多，秦南稍有感觉，但没有在意。

“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这么辛苦。我那时不是故意的，我是……”郑芳提到了秦北，可能是这个名字给了秦南勇气，抑或是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秦南突然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不管郑芳接受与否，至少说出来就了却了秦南的一桩心事。

“过去的都过去了，你也没有错。再说，咱们俩谁过得好都是一样的。”郑芳打断了秦南的话。其实她从没怪过秦南，之所以对她会很冷，是因为这么多年，她习惯了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肯轻易与人接近。

秦南将头狠狠地转向窗外的方向，努力忍住想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如果能早点儿听到她这么说该多好，不过现在也不晚，姐妹永远是姐妹，何况她们不只流着相同的血液，还有着相同的基因。

“没有什么事情，喝完了我们就回去吧。”郑芳看了看手表。她不想秦北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她。于是两个人默默地喝着各自的咖啡。虽然都没怎么说话，但是秦南知道，那个结终于解开了，现在她心里的感觉就像这大厅，宽敞明亮。

和郑芳一起回秦北办公室，一路上两个人引起了百分百的回头率，并在电梯里遇到了从会议室回来的秦北。

秦北见到秦南有点儿吃惊，但更多的是欢喜。他心心念着周五就可以见到她，没想到能提前见到，而且还是在这么突然的状况下。但在郑芳和一群下属面前，他还是故作镇定。

“你来公司有什么事吗？”秦北面无表情地对秦南说道。

第三章　相爱(3)

“哦，我有几个问题想不通，就想着过来请教你。”秦南赶忙在事先准备好的一大堆理由中挑出来一个丢给了秦北，心狂跳不止。

秦北皱了皱眉，为了问问题跑到公司来，这不是秦南的作风。他感到有点儿奇怪，还想继续问点儿什么，这时叮的一声电梯到了。秦北率先走了出去，秦南暗自舒了一口气。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当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秦北看着秦南问道。他直觉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不然她绝不会舍得放下书跑到外面来浪费时间。

“哦，没什么，就是，就是想来看看你。”秦南还没想好要不要把拿到签证的事告诉秦北，她怕他会劝她出去，果真那样的话，自己想留下都不可能了。

秦北直视秦南，玩味着她说的话，觉得她一定是向他隐瞒了什么。但秦南这么说，他也很受用，毕竟这说明她也有想念他，这让秦北有一点儿小得意。

“好吧，等我一会儿，晚上请你吃饭。”秦北没有继续追问。

还是上次的那家餐厅，还是上次的那个位置，在等待上菜的过程中，秦北的手机铃响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号码，迟疑了一下才接了起来。

“嗨，亲爱的。”秦北刚说了一句，秦南马上知道了对方是晓晴。听到秦北这么叫她，秦南反倒脸红了一下。

秦北扫了一眼秦南，“我和我妹在吃饭……”

……

“那好，你过来吧，就这样。”收线。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

“晓晴想过来。”秦北淡淡地说了一句。

“哦。”秦南木然地应了一声。气氛再次沉闷下来。

晓晴是带着晓川一起来的，这一点儿也没出乎秦南和秦北的意料，尽管晓晴没有和他们打招呼。晓川进来直接坐在了秦南的旁边，“好久不见，你不介意我坐这里吧？”晓川大方地问道。秦南笑着摇头。令她难过的是，本来以为今晚可以和秦北独处呢，看来要泡汤了。

“北，我把我哥也叫来了，让他买单，你不介意吧？”晓晴坐在秦北的身边，一手挽着秦北的胳膊，笑嘻嘻地说道。

“哪里，我巴不得有人替我买单呢。”秦北笑了笑说道。

“我这个妹妹，还没嫁过去呢，就知道替你们秦家省钱了。”晓川边说边做了一个很夸张的无奈表情，引得晓晴哈哈大笑，秦南也附和着莞尔。

晓晴看了秦南一眼，貌似不经意地问秦北：“你们兄妹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说完又对着晓川埋怨，“你看人家当哥哥的，没事会请妹妹吃饭，你上一次请我吃饭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晓川一脸无辜地耸了耸肩。

“晓晴姐，是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我哥，就找他来了。”秦南小心翼翼地对晓晴说道。

“哦，我忘记了，你哥是你们学校的老师。”晓晴一副了然的样子。

“我忘了说，就是……”秦南看了看秦北，继续说，“我哥也是我读研的导师。”

此话一出，吴家兄妹都愣在了那里，“你是说，你考的是你哥的研究生？”

晓晴知道秦南考研的事，不过她没真正关心过，还以为秦南一直学的就是管理。

晓川也求证似的看向秦北，看秦北一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样子，不禁叹了一口气，“早知道，当初我还不如留校了。”

晓晴白了他一眼，“也不知道谁之前一天到晚嚷着不要教书的。”

“唉，你就不能给你哥留点儿面子吗，在还有其他美女在场的情况下？”晓川一脸怨妇样地看着晓晴说道。

晓晴不再说话，她心里忽然觉得有点儿不舒服，因为这件事秦北提都没和她提过。尽管她不是一个小气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女人的直觉告诉她，这里面也许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具体是什么她也说不准。

秦南羡慕地看着晓川兄妹俩，这也许就是兄妹本来该有的样子吧。再看看自己和秦北，可能永远也做不成这样的兄妹了，也许他们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做不成的，那么，又能做成什么呢?

秦南总是试图给两个人的关系找一个合适的定位，能舒服地相处就够了，从来也没幻想过做爱人，现在看来最正常也是最无害的关系只剩下师生了，可是一想到那个签证，恐怕连师生都做不成了，秦南免不了又沮丧了起来。

晓川注意到秦南用刀叉把盘子里的食物翻来翻去，就是不怎么吃，忍不住皱了皱眉问道：“这里的东西不合你胃口吗？”秦北和晓晴也注意到，就数秦南盘子里的食物最多，几乎都没怎么动。

晓晴冲着秦北嗔怪道：“你也是，都不知道妹妹喜欢吃什么啊？”秦北没有说话，秦南的状况开始让他开始有点儿担心。

这个小丫头下午忧心忡忡地来找他，有什么事也不说，尽管她平时也这么少言寡语的，但她有心事时秦北绝对能看得出来。他也说不上为什么，可能这就是心灵感应。

“不是，不是。是我中午吃得有点儿多，这里我很喜欢的，东西也很好吃。”秦南忙为秦北平反?边说还边故意将一大块鸡肉送进嘴里。

大家都没再说什么。秦北只希望赶紧抽身，能有时间和秦南独处，好弄清楚她今天来找自己的目的，所以有点儿后悔方才和晓晴说了实话。本来可以用见客户这个百试不爽的烂理由搪塞一下，偏他这个人不爱说谎，况且还是当着秦南的面。

“一会儿我们去哪里玩吧，我做东。”晓川提议道。“好啊好啊，举双手赞成。”晓晴忙着附和道，“南南你说去哪里？”晓川转过头去询问秦南的意见。

“晓川哥，不好意思，我一会儿要早点儿回学校去，回去晚了宿舍大门就关了。你们去玩吧。”秦南面露难色地拒绝。

“那干脆回家住好了，明早让秦北送你回学校就行了。”晓晴马上替秦南想好了解决办法。

秦南看了一眼秦北，“不必了，下次吧。”声音不大，但是意思坚决。晓川不再说话，他也没了兴致。

只有晓晴，丝毫没有被秦南的退出所影响，也没有注意到两位男士都已经没有了去消遣的欲望，还在碎碎念地自顾自列举着这个城市夜生活的去处。

“晓晴，我一会儿还要回公司，还有点儿事情没处理完。你和晓川去玩吧。”秦北也宣布退出。晓晴的脸瞬间变了色，对她来说，一切似乎都不对了。

晓川提出送秦南回学校，秦北没有反对，自顾自地上了自己的车绝尘而去。于是晓晴也只好自己孤零零地开车回家。她忽然很质疑自己当初是否应该买车，这样连让秦北送她回家的机会都少了很多。

晓晴是个一向讲求独立的女性，她对自己的追求从没怀疑过，但是秦北的归来，让她渐渐地改变了很多。她甚至想如果她也能像其他女人那样，对男人多依赖一些，是不是会更幸福，是不是就会多得到一些疼爱？也许有的时候秦北不是不想照顾她，而是她自己从没需要过。女人强势的结果就是使男人丧失了对她的保护欲，就比如眼前这件事，如果她不会开车，那她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要求秦北每天接送她上下班。这是未婚夫的义务和责任，而她也可以把他拴得更紧。

第三章　相爱(4)

秦南在晓川的车上一如既往地沉默着。晓川也没怎么说话。他感到了秦南对他的疏离，但是他不会就这么放弃。既然他说过会等，就一定要等下去，只要她不结婚，他就一直有希望。虽然自从上次去秦家求婚后，他再也没和秦南单独接触过。

坚持让晓川把自己放到了校门口，秦南想要透透气。从正门到图书馆和到寝室是两个方向，秦南很久没有在校园布满灯光的夜色里散步了。夜晚的空气很清新，路上偶尔会和刚下完晚课或者从外面刚回来的人擦肩而过。还没到大家需要回寝室休息的时间，所以沿途无论是教学楼还是自习楼里都是灯火通明。

因为没什么心情，秦南破天荒地没有去图书馆，而是漫步回了寝室，换上睡裙，拿了一本书躺在床上，准备早点儿休息。文锦去约会还没回来，小燕和梅子看到秦南回来这么早都很惊讶，但也没说什么。

就在秦南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手机铃声响起，把她吓了一跳，是秦北打来的。

“我在你楼下，你现在下来。”言简意赅，说完对方挂断了电话。

秦南起身跑到窗前，果然看见宿舍楼门前停着秦北的车，心里一阵乱跳。怕秦北等着急，她胡乱换了一条长款田园风格棉布连衣裙，随手在外面罩了一件小开衫，披散着头发就下了楼。她看了一眼车牌号，没有错，拉开车门上了车。

秦北打量了一下秦南的穿着，虽然随意但是很可爱亲切，棉布质地的长裙下摆镶着一圈乳白色的蕾丝边，和乳白色的小针织开衫很搭，长发随意搭在肩上，再加上睡眼惺忪，整个人看起来和方才在餐厅里的有所不同，更显清纯妩媚。秦北感到身体一阵燥热。

“已经睡觉了吗？”秦北问道，也是在转移他自己的注意力。

“嗯，没，还好。”秦南胡乱回答着，没想到他会来，还以为周五回家才能再见到他呢。

秦北斜倾过身体给秦南系好安全带，发动了汽车。秦南不知道他要带她去哪里，不过只要是和他在一起，去哪里都好。

秦北打开了CD，这次响起来的是西城男孩翻唱过的Josh Groban的老歌《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

你鼓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顶端；

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

当我靠在你的肩上时，我是坚强的；

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

一曲结束，秦南伸手设置了循环播放。这是一首励志和宣扬感恩的歌，它曾经很多次给了秦南勇气，这次也不例外。

“今天你为什么来找我？”秦南没有注意这个时候车已经停下，秦北哑着嗓子问道。

不知道是不是这首歌的作用，秦南忽然侧过身子勇敢地用两只手臂环住了秦北的脖子，大胆地将自己的唇印在了秦北的唇上。秦北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随后热切地回应秦南。

这时歌曲再次播放到了最后一句“You raise me up， too more than I can be.”（“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

“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我自己。”

音乐不断地流淌，这旋律仿佛没有尽头。车窗外已是月朗星稀。

秦南鼓足勇气颤抖着献上了自己的双唇，也献上了自己。

她的舌就如同一根小小的火柴，瞬间便点燃了一场火。火势不断蔓延，反过来燃烧到了她自己。

最开始还是极尽缠绵的吻，到后来秦南完全变成了被动地承受。秦北好似将所有的生命都倾注到了这个吻上，仿佛他早就是已经焦渴的大地，而秦南就是千年不遇的甘雨，专程来滋润他的生命。他们就这么纠缠在一起，直到两个人都不能呼吸，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音乐还在响。秦北死盯着秦南，尽力压抑着粗重的喘息。秦南也好不到哪里去，好半天才平复下来。

“你白天来找我，就是为了做这个？”秦北声音很轻，但是眸子里的两团火却依然能灼到人。

“是又怎么样？”秦南毫不畏惧地回望他，丝毫不理会他话音里的嘲讽。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玩火？”秦北尽力克制着身体里那股几欲喷涌的热流，试图搞清楚这个小丫头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大胆。

“我想玩，怎么，你玩不起吗？”秦南一反常态地将她的小下巴抬得高高的。这对秦北来说不啻是一个挑衅，好不容易平稳的呼吸又开始急促起来。

秦北忍不住再一次打量秦南。因为方才的动作，她披在外面的小开衫不复整齐，一边的肩部已经落在了胳膊上，里面合体剪裁的布裙将胸部的轮廓勾勒了出来；因为秦南匆忙出来的时候忘记穿内衣，方才剧烈的动作，再加上目前情绪还没有平复，她的胸脯随着呼吸还在微微地起伏；长发凌乱，有一绺随意地搭在脸颊上。这个样子的秦南是秦北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一切在刺激着秦北视觉的同时也撩动着他的情欲，毫不留情地给他体内越来越旺的易燃品煽风点火。

终于，秦北咬了咬牙，狠狠地对秦南说道：“好，我陪你玩。”同时一下子侧身将秦南从副驾驶座上直接拉进了自己的怀里，细细密密的吻像雨点一样落在了秦南的耳垂和脖颈上。秦南的身子因为狂喜在秦北的怀中止不住地颤抖。秦北为了安抚她，本能地将她抱紧，一只手开始在她的胸脯上游移，慢慢地加上了力道。

秦南止不住微喘出声。秦北受到鼓励一般，腾出一只手往下滑，终于摸到了长裙的裙摆，毫不犹豫地伸了进去，触到秦南丝绸般润滑的腿部肌肤，忍不住流连忘返，继续上移，不小心碰到了秦南最敏感的部位。秦北一愣，手本能地缩了回去。

秦南的身体也是禁不住一凛，睁大眼睛惊恐地看着秦北。她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眼底却透出了一抹深深的渴望。秦北是她愿意为之奉献一切的人，包括身体。能将自己的初夜献给此生最爱的那个人，是每个女孩子最隐秘也是最美好的愿望，秦南又何尝例外。

“我可以吗？”秦北停下了所有的动作望着秦南，哑着嗓子征求她的允诺。秦南郑重地点了点头，红潮瞬间遍布了全身。不管接下来秦北要对她做什么，她都准备承受，并且至死不悔。

秦北将座椅放下去，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将秦南的裙摆向上卷。随着秦北的动作，秦南的身体逐渐展现在他面前。当裙子被撩到臀部以上，秦南羞涩地闭上了双眼，不敢看秦北的表情。秦北以欣赏艺术品的眼光膜拜着她的身体，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下。直到长裙被掀到了胸部以上，秦北顿了顿，索性直接将裙子和开衫一起扯下。秦南本能地双手抱胸，紧闭双眼，赤裸的身体在月光下泛起银光，就像神庙的祭品。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紧张，她的身体抖得比方才更厉害，连秦南自己也控制不住。

第三章　相爱(5)

秦北怜惜地将她抱紧，用自己的身体为她取暖，同时用他灵巧的唇和手引导她。这是他日思夜想、奢望了无数个夜晚的身体，尽管如此，他还从不曾想过哪一天会将其占有，而此刻，除了激动，他心中汹涌的，更多的是怜惜和疼爱。

终于，一阵撕裂的疼痛刺穿了秦南的身体和神经。她痛得用力地弓起身体，头上滚落大粒的汗珠，牙齿将下唇咬出了血印。

秦北紧紧地抱住她，温柔地亲吻着她。

……

当秦北看到面巾纸上的一抹鲜红时，尽管有心理准备，还是震动了一下。看看头发湿透紧贴在脸上的秦南，他叹了口气，默默地替她穿好衣服，发动汽车将秦南送回宿舍。幸好大门还没有关，他目送秦南下车。这期间两个人没有再说一句话。

一夜无眠，在汽车里的场景不停地在秦南的脑海中回放，于是身体和脸上的红潮一次次地消了又涨。每一次辗转反侧都会牵动下面的伤口，隐隐作痛，但这疼痛也变成了令人喜悦的印记，感受它仿佛还与秦北在一起。

不过秦南心里明白，这次只是一个意外而已，不代表两个人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转变。但是她一点儿都不后悔，反而觉得是自己的幸运，试问又有多少人能有这个福气将初夜献给自己爱的那个人？只是，经过了这次，恐怕自己没有勇气再见他，或者见了面会尴尬。还有，之后他一言不发是不是表示他后悔了呢？秦南不敢想象。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明天上午有秦北的选修课，去还是不去，也成了害她失眠的原因之一。

秦北将车子缓缓地开在路上，不去管什么方向。今天的这件事是他始料未及的。如果说秦南只把这当意外，仅仅担心以后见面会尴尬的话，那秦北想得更多。

他很清楚第一个男人对一个女孩子意味着什么。他不是一个始乱终弃的人。尽管他可以和很多女人逢场作戏，但在进入秦南身体的那一刻时他就决定了这辈子非她不娶。他要给她一份完整的爱情和幸福。可是以目前的状况，他还不知道怎样理清头绪：首先他是个已经订了婚的人，其次她是他的妹妹，第三是下学期他即将成为她的导师。他倒是肯为她放弃一切，反正他从不在乎流言蜚语，那么她呢，他忍心看着所有人将道德枷锁尽数加诸她身上吗？显然不能。

不管怎样，今天的事他也决不后悔，方向没有错，可是要怎么做，他目前却还没有主意。

心里正乱的时候，秦南赤裸的身体偏又浮现在了他眼前。她羞赧青涩的样子，她鼓足勇气将身体交托于他时无悔的眼神，都不断地冲撞他已然脆弱不堪的神经，挥之不去。秦北沮丧地握拳砸了一下方向盘，向平时常去的酒吧开去。

与其说性是一道底线，还不如说是相爱的两个人将不断积攒的感情由量向质转变的必然结果。如果有什么应该被指责的话，那也应该是从一开始双方就要克制自己的感情，不要对纯粹的精神恋爱心怀侥幸。因为爱、因为真情流露而将自己交付对方，并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无论是秦南还是秦北都丝毫没有后悔或者愧疚。这说明他们彼此清楚自己的爱情，并做好了为此献身的准备。可未来的路还长，远远长出他们的想象。

第四章　缠绵(1)

秦南挣扎着爬起来，因为一夜没睡的缘故，头有点儿晕，但她还是决定去上秦北的课。她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看到他的机会，如果三个月后她必须离开的话。

她站在盥洗间的镜子前，看到脸上的红潮未褪，忍不住又想起了昨晚的激情场景，红晕更深了一层。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将长发松松地挽成个麻花辫，随意地搭在肩头，又选了一件纯白色的丝绵衬衫和波西米亚长裙，竟然发现自己马上多了一丝异域风情。她自嘲般地笑了笑，长这么大还没有因为什么穿着这么刻意过，不过为了他，她愿意花心思打扮。

忍着还未消失但已经减轻不少的痛感，秦南到了教室，里面还没有几个人。太阳照射的强度随着夏日的临近越来越大，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身上已经能感到阳光的温度，暖暖的。秦南索性眯起眼，撑着下巴望着窗外出神，丝毫不被越来越多人带来的嘈杂声所打扰，看起来就像是一尊沐浴在阳光中的美丽雕像，引来很多同龄男孩子们的不断注目。

秦北身着合体的白衬衫和笔挺的西装裤步上讲台，习惯性地先将目光放到秦南专属的位置上，看到她在，心里踏实了些。他扫视了一遍其他人，忍不住又将目光定格在秦南身上。她就那么安静地坐着，不知道在想什么，那么专注，面部表情祥和，不过和昨晚相比，又是另外一种风情。秦北尽力控制自己不去想她裸体的样子。

上课铃响，秦南调整了一下姿势，转过身来对着讲台，目光刚好和秦北的目光相接，脸马上又红了。秦北愣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竟然看得出了神。于是两个人慌忙收回了各自目光。秦北暗暗骂了自己一句，都上课了还不能集中精神，这是一向敬业的他所不能容忍的。

“咳咳，好吧，我们现在开始上课……”秦北清了一下嗓子。昨晚喝了不少烈酒，到现在喉咙还有灼热感，头还在胀痛，声音有点儿沙

哑，但在外人听来反倒多了几分性感。

秦南听出了他声音里的异样，有点儿担心地抬头看他，可是因为她每次坐的都是最后一排，所以不可能看到他眼里的红丝。只是，放在平时，她无论什么时候抬头看他，他不管在讲什么，都会马上察觉到她的目光，然后转过来和她相碰，可今天，他好像是在刻意躲避她的注视，目光只盯着前面的几排，好像她这里就是雷池，而他丝毫不敢越过半步。

秦南有点儿小失落，不过这样也好，他不看自己，自己反倒可以自由地看他，而不必担心目光再次相撞的尴尬。

秦北又何尝没感觉到她的注视？他没有勇气看她的原因，是担心只要看到她自己就会忘了下面将要讲什么，那不是要糗大了；还有，在目前还没处理好自己混乱的感情关系前，他不想给她太多的幻想和希望，那也是对她不负责任。

于是他宁可躲避她，但是那滋味一点儿也不好。因为有所顾忌，便少了以往授课时的指点江山，纵横捭阖。这堂课秦北自我感觉非常差，简直可以打不及格，不知道他的学生会不会这样觉得。

秦南原本以为下课后秦北会像往常一样，喊她一起吃午饭，但出乎意料的是，秦北宣布完下课后迟疑了一下，然后拿起教案直接走出了教室，仿佛当她不存在一样，留下秦南愣愣地坐在原位上，仿佛从幸福的顶峰重重地摔了下来。虽然不指望经历过昨晚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他的冷淡却是秦南始料未及的。想起早上自己还特意为他打扮了一下，秦南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他现在这样子对待自己，难道是害怕负责任吗？他这么急着躲开自己，难道是怕自己会以此为要挟对他纠缠不休吗？一时间，秦南的脑海中闪过各种可能性，又被一一否定。她不相信秦北会是这样的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她也可以义无反顾没有丝毫牵挂地离开了。

周五晚上秦北没有回家吃饭。秦南一直盼着周末回家好和他谈一谈，她要告诉他，他不用躲避她，一切都是她自愿的。她不希望他因

为这件事背上什么包袱，同时她也不想影响到他和晓晴的关系。

这两天秦南一直想给秦北打电话告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小女生的矜持又使得她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于是决定周末和他说清楚。

可他深夜才回来，秦南都已休息了，周六他又一大早就出去了，明摆着是故意的，所以秦南周六一整天都闷闷不乐。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吃饭，秦北终于出现在了饭桌上。

“哟，儿子最近什么事忙成这样啊？还以为你又不回来吃饭了呢？”袁静淑心疼地问。

“年轻人，忙一点儿是好事，想当年我创业的时候……”秦本儒又要开始念他的那套创业经，被袁静淑的一个白眼给噎了回去。秦北笑了笑说：“是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和老爷子当年创业时没法比啊。我已经轻松很多了，忙过这一段就好了。”

秦本儒得意地点了点头，发现儿子也不是总和他对着干的。

秦北说完低头闷声不响地吃饭，看也不看坐在对面的秦南一眼。秦南下定决心晚上一定要和他说清楚。冷战的滋味她不是没有尝过，结果证明是误会一场，两个人白白受了那么久的折磨。况且她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他冷战下去了，每一天对她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距离她要离开的日子已经不到三个月了。

“爸，妈，我晚上要见个客户，之后有个聚会，太晚了也许就不回来了。你们不用等我，别担心。”秦北率先吃完了饭，起身说道，说完转身上楼去换衣服，一点儿都不给袁静淑询问他要去干什么的机会。

“这孩子最近是怎么了？怎么好像很排斥回家似的？”袁静淑望着他儿子的背影感叹道，本以为周末晚上全家能聚一下呢。

“孩子大了，随他去吧。他又没胡来，操那么多闲心做什么？”秦本儒说道。难得他主动替秦北说好话，也许是因为今天秦北说了让他中听的话吧。

袁静淑也只好叹了口气。可秦南觉得秦北临走时的话分明就是说给她听的。不是叫她不用等他吗？她偏要等。

夜深了，秦南还坐在窗台上，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库正门。这样秦北一旦回来，她就可以马上发现他，而不至于像昨晚一样，等着等着就睡着了，害她还得继续受折磨。

可这次秦南也没坚持多久，等到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秦南几乎在窗台上守了一夜。不过还好，她裹着毯子，还不至于感冒。

秦南揉了揉眼睛，忽然想到了什么，匆忙下地跑去秦北的房间，推开门一看，里面空无一人，床上很整齐，显然还没有回来。她松了一口气，却又忍不住失望了起来。她从来不知道见他一面这么难，更令她不安的是，直觉告诉她秦北一定是和晓晴一起过的夜。想到这里，她感到说不出的难受。

她悻悻地退了出去，带好门，很想就这么回学校去，也失去了要找他谈的欲望。但她转念一想，决定最后等他一天，如果他还是不回来的话，她也不再强求，一切顺其自然。

第四章　缠绵(2)

漫长又无聊的一天。随着时间的流逝，秦南开始一点一点地陷入绝望。她开始尝试回想从进到这个家以来和秦北接触的一点一滴，却发现他几乎没有给过她什么承诺，包括那个充满激情的晚上。这就是了，原来一直是自己自作多情，怨不得别人的。

连续两夜没怎么睡觉，秦南决定放弃了，毕竟她也不是铁打的。她洗了个澡换上了睡袍，准备收一下邮件就睡觉。这时楼梯上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秦南的心马上提到了嗓子眼，心脏跟着声响扑通扑通地跳。脚步声在她门外停了下来，而秦南的心跳却越发剧烈。

门一下子被推开，秦北就那样风尘仆仆地站在了门口，头发凌乱，胡楂长了出来，几天没刮的样子，看起来很沧桑，眼睛里却有两团火，直直地射向秦南，仿佛要把她融化掉。秦南吃惊地看着他，小嘴张了张，却没说出话来。

秦北几步走到了秦南身前，二话不说就把她横抱了起来，直接抱回他自己的房间。他丝毫没理会秦南一脸的惊愕和不知所措，将她直接扔在了床上，回手带上门并开了灯，毫不费力地扯下了她身上仅着的一件睡袍。秦南本能地抬手护胸，却被秦北用双手挡住。

秦南想要反抗，却浑身无力，而灯光照耀，她的身体第一次在他面前这么清晰地被一览无余，秦南羞愧得再次闭上了双眼。但她的身体、她的心却因为他的出现而欢喜。这注定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

一口气吻遍了她的全身，秦北才有闲暇打量眼前的秦南。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她的身体，和上次在车内相比，日光灯下的身体亮得耀眼。

可能是发现了他在看她，秦南羞涩地将身体蜷缩起来侧过去，小脸灿若桃花，双眸低垂，丝毫不敢和秦北对视，渐渐地红潮又遍布了全身。

秦北忍不住扳过她的小脸，强迫她看着他，可是目光怎么也对不上她故意躲闪的视线。

本以为可以克制对她的思念，本以为只要不见到她，只要躲开她，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从容地解决眼前的窘境，可是他管得住自己的身体，却管不住自己的心，再多再猛的酒精的麻痹，也抹不去刻在他脑中关于她身体的影像。

秦北明白，只要他推开她房间的那扇门，就可以享有她，就可以慰藉所有的相思之苦，可是他却一定要远远地逃开。这是他对自己的考验，不是单纯的考验定力，而是考验自己到底有多需要她。现在他终于明白，她其实早就进入了他的生命，即使他逃到天涯尽头，也很难再逃开她了。于是，他决定不再惩罚自己，于是他决定顺从自己的身体，顺从渴望她的心。

秦北开始当着秦南的面去除自己身上的衣物，眼角余光斜睨到秦南紧紧闭上了眼睛，不觉暗自好笑，这个小妮子恐怕这辈子还没看过男人的裸体。想到这里，身体的灼热感更加强烈，他试图分开她的双腿，却遭到了本能的抵制。

秦北皱了皱眉，嘴角却忍不住上扬。虽然已经有过一次经历，但显然她还未解男女之事，身体还没有卸下防备。秦北心里生起一丝怜惜，却止不住身体里直线上升的渴望，于是咬了咬牙，整个身子覆了上去。

……

秦北喘着粗气看着娇喘连连的秦南，眼眸里的热度丝毫没有减退。秦南也不似方才那样害羞，大胆地回望他。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秦北抱起秦南走进了浴室……

“你，是不是在故意躲着我？”倚在秦北的床头，身上搭了一条薄薄的丝绵被，秦南随手翻着一本秦北放在枕边的书，想起自己等了他两晚的目的，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而此刻秦北的手正在她的身体上漫无目的地游移，听到她问话，动作停住。“是。”秦北想了一下，承

认道。秦南怔了怔，没有说话，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到眼前的书上。

“小姐，你这一页都看了多久了？”秦北不耐地伸手将秦南手中的书拿开，忍不住揶揄她道。

“好吧，为什么要躲开我？”秦南没有了挡箭牌，只得正视秦北，问出忍了许久的话。

“如果不躲开你，你不怕我随时把你给吃了？”秦北一脸正经，惹来秦南羞涩的莞尔。“如果不躲开你，我怕我忍不住随时想要你，包括现在。”秦北看秦南的目光逐渐深邃起来。秦南慌忙拉住了秦北蠢蠢欲动的手，“只为了这个吗？那现在呢？”她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决，现在还不是和他一起头脑发热的时候。

“算了，我投降。我躲开你只是为了不受干扰地做一个决定。”秦北老实承认。他的身体现在正张罗着另一件事，他拗不过它。

“现在决定做好了吗？”秦南大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

“嗯。”

“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决定吗？”秦南急切地想知道，因为她直觉秦北的这个决定和自己有关。

“我决定和你在一起。”秦北沉吟了一下，严肃地说道，说完一下子翻到了秦南身上。

第四章　缠绵(3)

秦南一觉醒来，身边的秦北呼吸均匀，睡得正沉。秦南悄悄地下床，披上睡衣蹑手蹑脚地准备离开。临走的时候她忍不住看了一眼睡得如婴儿般的秦北，目光流连在他英俊安详的脸庞上，迟迟舍不得移开。终于，她咬了咬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天还没亮，秦南躺在自己的床上，毫无睡意。脑海中浮现出秦北裸体的样子，脸红到了脖子，好在没人看见。

这一夜她也记不得秦北一共要了她几次。她几次想回自己的房间，秦北都不许，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没有休止，害得她方才走那么几步路回来腿都止不住发抖。

不是不想和他一同醒来，只是一想到楼下还住着秦本儒夫妇，秦南就不寒而栗。要是让他们知道了，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尽管秦北一再告诉她，他们老两口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绝对不会上来的，但秦南还是不放心，睡觉也不踏实，还是跑回来比较安全。

“我决定和你在一起。”秦北的这句话反复在秦南的耳边萦绕，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不要和晓晴结婚了吗？还是，只是维持这种关系？秦南当时就很想问清楚，奈何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床上运动了，况且秦南也不想表现得太在乎，不想让秦北觉得她会成为他的负担，所以她宁可把疑问埋在心里，独自折磨自己。

天终于亮了。反正也睡不着，秦南索性早点儿起来。站在盥洗室的镜子前，她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脖子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吻痕。秦南傻乎乎地用水去冲，怎么可能冲得掉？没办法，她找了一件高领的套头衫。天已经开始热了，这样穿还真是有点儿怪怪的，秦南叹了口气。

正在吃早饭的时候，秦北加入进来。秦南迅速地看了他一眼，毫无意外地遇到了他的目光。两个人很有默契地同时将目光转往别处。

“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在外面过夜也不和家里说一声。晓晴一直打电话都没找到你，说你不接。”袁静淑看到儿子，嘴里埋怨着，眼里却全是宠溺。

“哦，和几个老朋友聚聚，怕被打扰。”秦北说完不自觉地看了一眼秦南。秦南没抬头，但是心里很高兴——原来秦北周六晚上没回来并不是和晓晴在一起。

“南南，大热的天，你穿这么多做什么？”袁静淑突然问了一句。秦南差点儿被一口牛奶呛到。袁静淑这么一说，秦北和秦本儒也忍不住同时看向秦南。秦南心虚，“我，我……”一时语噎。

“吃完饭换了吧。”袁静淑叮嘱了一句，也没往心里去，继续吃她的饭，而秦南却一脸难色。“来不及了，我今早公司有个会，秦南你不是要搭我的车吗？你回学校再换吧。妈，我们走了啊。”秦北说完拉着秦南就走。车开出秦宅的时候，秦南终于松了一口气。

“说吧，怎么感谢我？”秦北目视前方，一本正经地说道。

“感谢？”秦南原本倒想感谢他替她解围，可一想，不对，他才是那个始作俑者，要不是他，自己也不用大热天捂得这么严实。

“都怪你。”秦南气鼓鼓地嗔怪道。

秦北嘴角微微上扬，没说话。遇到一个红灯，车停下来的间隙，秦北忽然拉下秦南高高的领子，昨晚他种下的大大小小的草莓映入了眼帘。秦南慌忙把领子拉好。

“说吧，想要什么？我补偿你。”秦北哑着嗓子说。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她没在身边，他心里小小地失落了一下。昨晚他真的是太放纵了，一点儿都没顾及她的感受，只是一味地随心所欲。现在看到她身上的痕迹，他忍不住有点儿心疼。

“补偿啊？我要好好儿想一想，先记下吧。”秦南调皮地说。能和他在一起，心情怎么都是好的。

“过期作废。”秦北面无表情地说，然而此刻，心也是软的。

车子停在了秦南的宿舍楼下。“那个，再见。”秦南有点儿舍不得，正准备推门下车，却被秦北一把拉了回去，迎上她的是秦北一个绵长又依依不舍的吻。秦南也暂时忘记了这里是她的宿舍楼，过往的人和楼里的人会发现他们，她只知道，要过好几天才能见到他。这一刻，她已经放下了一切，和秦北一样，只是希望这个吻不要结束。两人气喘吁吁地分开，眼神又胶着了一下，秦南才终于离开了秦北的车，目送他远离。想起出国读书的事，秦南摇了摇头，她，已经舍不得走了。

第四章　缠绵(4)

这几天发生的变化有点儿过于突然，让秦南猝不及防，终于在这个春日的上午，有机会坐下来，梳理一下目前的心境。

校园里的杨花已经张扬得漫天都是了。秦南坐在图书馆前一棵高大的法桐树下，仰起头眯着眼，看阳光被它的枝叶剪得细细碎碎的样子。快要入夏，法桐的叶子长出了很多，地上斑斑驳驳的满是它们的投影。

脖子酸了，她将目光再转往不远处。芙蓉花马上就要开了呢。每年只要芙蓉树一开花，就意味着又有一批人要离开这个校园，于是芙蓉树在很多人眼里成了伤感和离别的象征。它不动声色地目送一拨又一拨的人离开，好像这离别和它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一想到文锦曾将芙蓉树的粉色花簇形容为手纸，秦南禁不住微微嘴角上扬。今年，离开的人终于轮到自己，可是刚入学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呢。那时总是觉得毕业遥遥无期，而现在，想抓住这时间的尾巴都已经来不及。

文锦、小燕、梅子，一起吵吵闹闹地住了四年，现在马上就要散了。秦南强迫自己微笑了下，好似在极力压抑着胸腔里瞬间涌起的酸楚。还有，还有那个人，一想到他，她的心就仿佛被刀狠狠地剜了一下。

秦南不知道男女之间一旦发生过关系后，应该有怎样的心理变化，但是就她自己来说，她发现有点儿离不开他了，认识到这一点，她感到很沮丧。

才刚刚分手几个小时，她就开始了无法遏止的想念，而且，她竟然，竟然很期待和秦北的肌肤之亲。这让秦南忍不住厌恶起自己来，觉得这是在堕落，即使是以爱的名义，也不应该纵容这样的自己。毕竟，秦北还有一个未婚妻，而她，现在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第三者。以

后要怎样面对晓晴呢？秦南无法想象。至少在她面前自己是抬不起头来了，就像是偷了人家东西一样的感觉，很恶劣。

但是，秦北手掌的温暖，唇的滚烫，肌肤的热度，心跳的声音，秦南恐怕是无法将其抹去了。同样无法抹去的还有他带给她的痛却又奇妙的感觉，那欢喜和痛来得同样深刻，只经历了一次，便上了瘾，怕是一辈子也戒不掉了呢。

秦南叹了一口气，下意识地用手轻轻拍了拍滚烫的双颊，挽起身边的背包，起身准备进图书馆去。《人狼恋》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手机号码，一阵惊喜，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是秦北。

“嗨。”秦南极力控制着心跳的节奏，故作镇定地轻声打了一个招呼。

“嗨。”秦北低沉性感的声音隔着手机传来，秦南咬了咬嘴唇。

一阵沉默。

“那个……”异口同声又同时噤语。

“找我有事吗？”秦北很绅士地让秦南先说话，秦南也就没再客气。

“没有，就是想听听你声音。”秦北如实回答。

“……”

“放我桌面就好了，我签好了通知你。”秦南听到话筒里声音变得严肃起来，应该是说给员工听的。她微微笑了笑，能想象出他工作时的样子，很专注，却也一样性感。

“我想你了。”也许是办公室里的人走出去了，秦北的声音又恢复了最开始时的温柔。

又是沉默，秦南的心跳在加速，她开始怀疑心脏会不会真的跳出来。

“秦总，会议马上要开始，就等你了……”“我马上去。”秦南隐约听见电话那端传来郑芳和秦北对话的声音，暗暗舒了一口气。

“我先挂了。”秦北率先挂断了电话。

秦南一屁股又坐回了原地。

没过一会儿，一条短信蹦了出来，“你想我吗？——秦北”。秦南攥着手机，盯着那几个字想了好久，回了一个字——“嗯”。

好半晌，秦北也回了一个字——“乖”。

可是他是在开会中啊。秦北工作时一向严肃，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秦南不是没有见过，通常是眉头紧锁，什么事也打扰不了他。她想象着秦北边听人汇报边给她发短信的情形，真的很颠覆他的形象。一阵风吹来，长发飞扬了起来，同时飞扬的，恐怕还有秦南那颗想着他的心吧。

晚上是图书馆里人最多的时候。秦南在外国文学馆里一个夹层靠窗的桌子前静静地翻一本法文诗集，手边放着厚厚的法文字典，好不容易将秦北从脑子里赶了出去，才有了一点儿找回自己的感觉。置身于图书馆里淡淡的霉味中，她仿佛回到了书中所记载的那段岁月。年代早已被混淆，秦南沉浸在时空交错的幻觉中如痴如醉。

这时，短信提示音又不失时机地把她拉回到了现实。如果放在以前，秦南会因为读书被打扰而不快，而此时，心竟因为惊喜而狂跳起来，尽管她还没看到短信的发送者是谁、写的什么内容。原来心里隐隐的那股期待是骗不了人的，连自己都骗不了。

“宝贝下来吧，我在图书馆楼下。——秦北”

看到这条短信的秦南，不禁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桌椅被她的动作弄出了很大的声响，在静静的图书馆里引来多方侧目。秦南红着脸冲周围抱歉地笑了笑，收拾东西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楼。还没走出大门，就看到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车，秦南故作镇定地放慢了脚步，朝停车的方向走去。

秦北双手抱胸懒懒地斜靠在车门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秦南走近，扔下两个字“上车”，随后自己率先钻进了车里。秦南站在车前，想起自己的第一次，也是在这样的晚上，也是这辆车，也是相同的情形。在她看来这辆车现在暧昧得可以，那是自己将第一次献出的地方，自

然而然地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意味，和秦北的床简直没什么分别。虽然早上她也是坐这辆车来的，可是那好歹是白天啊。她红着脸正犹豫着要不要上去，秦北摇下了车窗，“喂，小姐，再不上来我可要开走了。”秦南咬了咬牙，开门上车。秦北二话不说，发动了引擎。

“方才在想什么？”车子开出了校园大门，秦北看了看坐得笔直、目视前方的秦南，不动声色地问。

“没，没想什么。”秦南没敢看他的眼睛，也不知怎么搞的，现在她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心跳得不得了。

“那为什么不敢上车？”方才秦北在车里一直看着她，注意到了她挣扎的样子，忍不住好奇。

“啊，哪有不敢上车？你也太小看了我吧，难道你还会吃了我？”秦南决定改变这种貌似被审问的气氛。想想就觉得气闷，每次说话都被他牵着鼻子走，好像被质问一样，自己怎么就注定总是处于下风呢？可话一出口，秦南就感觉不对，至于哪里不对，也说不上来。

秦北的嘴角在黑暗中扯出了一个优雅的弧度，“哦，是吗？既然这样，就让你看看我到底会不会吃了你。”车子突然加速，秦南身体顺势往后，紧紧贴上椅背，才惊觉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她在紧张之中竟然带着说不上的兴奋，但嘴里却喊着：“停车，我要下去！”

第四章　缠绵(5)

秦北没有理会她。车子一阵狂飙后，终于停下。还没等秦南反应过来，她身上的安全带就被秦北解下，然后她直接被秦北抱进了怀里，接着便是狂暴而急切的吻。秦南也下意识地用双手搂住了秦北的脖子，热切地迎合他。

“宝贝……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秦北的吻密密麻麻地落在了秦南的眼睑、耳垂、脸颊上。这时，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

开始秦北并没有理睬，丝毫没有停下动作，无奈铃声响个不停，秦南率先缓过神来，用力制止了秦北。秦北拗不过她，只好喘着粗气恨恨地准备关机。瞄了一眼号码，是晓晴，他犹豫地看了秦南一眼。秦南识相地别过了头，秦北按下了外放键。

“什么事？”秦北调整呼吸，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秦南则连大气都不敢出，心虚地生怕晓晴发现自己在秦北身边。

“亲爱的，你快点儿到钱柜来，我招架不住了。”晓晴那边的声音很嘈杂。

秦北皱了皱眉，“我现在还有事没完……”

“秦北，你再不来，你老婆就被人拐走了……”晓川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想来是又被晓晴推走了。秦北眉头紧锁。

“我等着你，快点儿来，你不来我就去找你。”对方说完挂断了手机，于是车内响起了一阵嘟嘟的忙音。秦南连忙整理好衣服。秦北没有阻止她，而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送我回去吧。”秦南平静地要求道。秦北没有出声，猛地发动了汽车。

毫不顾及秦南的一路抗议，秦北执意将车开到了KTV的门口，马上有服务生走到车门前。“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秦南气鼓鼓地问。他难道不知道她现在最怕见的人就是晓晴吗？

“下车。”秦北看了她一眼，边熄火边命令道，说完自己先下了车。

秦南脾气也上来了，坐在车里纹丝不动。秦北本想将车交给服务生去停好，看着正在和他别扭着的秦南，叹了一口气，打开她所在的一侧车门，伸手将她抱了出来，并快速锁好了门。

秦南挣扎着要脱离他的怀抱，可此刻她才发现，秦北力量大得惊人，任她怎么挣扎都不能如愿。更让她气闷的是，秦北竟然抱着她就往KTV大厅里面走。秦南惊恐地瞪着秦北，难道他要将她抱到晓晴面前?

“快放我下来！”眼看着要进电梯，秦南急得声音都变得不像她自己的了。

秦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要是我放你下来，你跑掉了怎么办？”电梯门此时打开，里面出来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们俩。秦南急得满脸通红，声音带上了哭腔，“我保证跟着你，求你放下我。”

秦北不动声色地走进电梯，在电梯门合上后，将秦南放了下来，但一只手仍紧紧地抓着她的手腕。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来这里？”秦南盯着秦北的侧脸，咬牙问道。

秦北一言不发。说实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将秦南带来，反正这一刻他就是希望她能留在身边，就是不想离开她，或许是怕她自己回去胡思乱想吧。秦北皱了皱眉，手上的力量不觉加重。秦南痛得呻吟出声，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

在进入包厢前的瞬间，秦北终于松开了抓在秦南小臂上的手，同时轻轻将秦南推在身前，就这样，两个人一起出现在了一干人的面前。

不知是谁在吼的《死了都要爱》，忽然停了下来，包厢里只剩下音乐伴奏声，比方才秦北在外面听到的安静了很多。

秦南低着头，却被一双手拉了过去，是晓川。

“秦北，好样的。”晓川没想到秦北会把秦南带来，以为是在帮他的忙，高兴地拍了一下秦北的肩膀，就把秦南拉到自己身边坐了下来。秦北勉强扯了扯嘴角，目光始终盯在秦南身上，看到秦南被晓川拉得跌跌撞撞的样子，脸色变得很难看。

“老公，谁惹到你了吗？”晓晴的身体突然贴了上来。秦北注意力还在秦南身上，本能地躲闪了一下，看到是晓晴，略带歉意地笑了笑。晓晴被秦北的躲闪弄得很尴尬，感觉被伤了一下，表面却还是若无其事，大方地挽起秦北手臂，将他介绍给其他人——在座的都是晓晴的朋友和同事，秦北也认识几个——然后拉着他坐到了自己身边。

“亲爱的，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晓晴的手始终挽着秦北，看似不经意地问道。“在公司。”秦北想都没想就回答。

“哦，那你是怎么碰到南南的呢？”晓晴拿起一粒葡萄剥开送到秦北嘴边，秦北推开了晓晴的手，“你是在审问我吗？”他很不耐烦地回击，但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这不明摆着告诉人家自己心虚吗？

晓晴怔了怔，“只不过是随便问问，干吗生气？肯定是我哥让你把她带来的，对不对？不告诉我也知道。”晓晴给自己找了个台阶。秦北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觉得这包厢里空气相当差，如果能赶快离开就好了。

“来，我们继续喝酒。”晓晴见秦北没有说话，举起了面前的少半瓶人头马，冲着其他的几个人喊了一声，仰头就要往下灌。秦北一把抢下了她手里的瓶子，转过头对着晓川，“这瓶酒都是她一个人喝的吗？”晓川正忙着帮秦南切水果，对着秦北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秦北叹了口气，对着瓶口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包厢里随即响起了一阵掌声和尖叫。

晓晴一双手突然圈在了秦北的脖子上，借着酒劲儿喃喃地说：“亲爱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秦北心中一凛，脑中快速地搜索晓晴生日的日期，发现自己根本记不得，只是隐约有印象，她的生日应该不在这个季节。他正暗自责

怪自己粗心时，晓晴咯咯地笑了起来，“不要想了，你一定不会知道的，今天是我们认识二十周年的日子。”

秦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但面部表情却柔和了下来。

“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吗？”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求证，他用力回忆二十年前晓晴的样子，却发现怎么都想不起来，而几岁时秦南的样子却浮现了出来，清晰得让秦北惊讶。难道从那个时候起，秦南这个小丫头就深植于自己的脑海里了吗？可为什么自己到现在才发现呢？秦北竟有些恍惚。

“我们结婚吧，好不好？”晓晴没有给秦北太多出神的时间，伏在他耳边一字一句地说道。秦北手一抖，竟碰翻了一个杯子，于是手忙脚乱地去捡。晓晴定定地看着他的动作，没有一点儿要帮忙的意思。

“不用这么着急吧，我们不是订婚了吗？”秦北用力挤出一抹微笑，勉强对晓晴说道。

“难道我用了二十年都不能让你爱上我吗？”晓晴的表情霎时落寞了起来，盯着秦北刚捡起的那个杯子哀怨地说，声音很轻。秦北没有听见，问她说了什么，晓晴微笑着摇了摇头，说了句“没什么”。看到秦南正看向他们俩，她于是站起来坐到了秦北的腿上，将上半身整个埋进了秦北的怀里。秦北想要推开她，但想到刚来时对她的疏离过于明显，再加上晓晴竟然记得二十年前认识自己的日子，心里不免愧疚，也就保持了这个姿势。

第四章　缠绵(6)

秦南眼角的余光一直放在秦北身上，从进来开始，就看到他和晓晴贴在了一起，现在更是光明正大地卿卿我我，秦南的心一直往下沉。如果说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儿对秦北的怨气——毕竟方才还在和自己缠绵，现在竟然当着自己的面和另一个女人亲热，那么到后来就完全是自责了：怪自己没找好自己的位置，怪自己妄想得太多，怪自己做了第三者还嫉妒人家准夫妻亲热，怪自己在强行被秦北带到这里来的路上为什么没有勇气跳车……

于是她不知死活地拿起晓川面前的酒一下子灌了下去，那灼热的液体好像点燃了从喉咙开始直到心脏的一切器官，胸腔里好像有一股火要喷涌出来一样。她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

吐到肝肠寸断，秦南才觉得胸腔里的那股火稍稍下去了些，但喉咙里的灼热感却依然强烈，几乎让她失了声。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是在酒吧里，因为看到秦北和晓晴在喝交杯酒。那个时候他们俩还没订婚。如果说那个时候是自己幼稚，还有幻想的话，那现在呢？人家是准夫妻啊，夫妻间有亲密的举动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秦南啊秦南，你就不能有点儿出息吗？秦南忍不住不断地自责，她发现她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了。

秦北还是像上次一样，等在了卫生间的门外，倚着墙壁静静地抽烟。他在晓晴的怒视下执意出来找秦南。他无法忍受一分一秒她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何况，这次她又因为他干了伤害自己的蠢事，他怎么能放心。

看到秦南完好地走了出来，秦北松了一口气，拉着她的手就往电梯的方向走，“走吧，也许我根本就不该带你来这儿。”秦北边走边说。

秦南却用力甩开了秦北的手，平静而决绝，“还像上次一样一走了之吗？我们不是小孩子了。”说完她径自走向晓晴所在的包厢。她知

道，一旦这次他们两个私自离开了，那么他们之间的一切也都曝光了，到那时伤害的将不止晓晴一个人，她不敢想。

秦北随着秦南回到了包房，晓晴正在声嘶力竭地唱着《我们的爱》，丝毫不理会他的回归。

我们的爱，

过了就不会回来，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地等待。

我们的爱我明白，

已变成你的负担，

直到现在我还放不开，

你给的温暖

……

那声音在秦北听来异常凄厉，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可是，他和晓晴之间，真的爱过吗？让他更加头疼的是，秦南也加入晓晴一同嘶吼。两个人唱着相同的歌，难道她们此刻有着相同的心境吗？

一边是爱了自己二十年的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一边是不求回报将一切献给自己也让自己魂牵梦萦的妹妹，到底要怎么样呢？秦北，你到底要怎么样呢？刚进来就有的那股窒息感，越来越强烈，是该要做抉择的时候了，早就应该了，秦北对自己说。

第五章　摊牌(1)

秦北很感谢国家新出台的关于娱乐场所只许营业到凌晨两点的规定，要不然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将秦南带离这个让他一刻也不想多留的地方。看着平日里一个文静一个强势的两个淑女，丝毫不顾及形象地在嘶吼，在场的人都很讶异。晓川索性把秦北拉到一边，用眼神逼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办法，声音太大了，两个人之间没法进行正常交流。秦北只有苦笑的份儿，不停地喝着眼前杯里的酒，也不管杯子是谁的，好在营业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北，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在散场后，大家都走出大楼外的时候，晓晴两手紧紧地抱住了秦北的胳膊，不住地喃喃道，好像她这么一放手，秦北就再也不属于她了。所有人都没看到过晓晴有这么脆弱的一面，包括晓川。在他的记忆里，他的妹妹是一贯不会服输示弱的。他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事让晓晴今天如此反常，看来原因肯定出在秦北身上了。晓川目光凌厉地盯着秦北，等着看他怎么处理。

秦南的肩膀被晓川紧紧地环住，她低垂着头，刻意不去关注秦北和晓晴，但也在紧张地等待着他的决定。很显然，如果秦北今晚选择了晓晴，那自己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退出了。只要一张机票就可以离开这一切，秦南仿佛看到了解脱的曙光。

“对不起。”秦北终于清晰地吐出了三个字，很坚决地抽出了被晓晴抱住的胳膊。他迎着晓川马上要喷出火焰的目光走到他和秦南面前，从晓川怀里一把拉过秦南，“帮我安顿好她。”说完拉着秦南转身离开。

“喂，秦北，你给我站住……”晓晴绝望的哭声和晓川的咆哮在他们身后同时传来，但丝毫没有影响秦北的脚步。这一刻，秦南觉得秦北异常冷漠和陌生，她一点儿都感受不到胜利的喜悦。这个男人可以

这么残忍地对待等了他那么多年的人，那么自己又有何德何能保证将来不受到同样的待遇?

这就是秦南的聪明之处。她不像很多女人，一朝得宠便以为可以长久，对那些前车之鉴选择无视，以为倒霉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居安而不懂得思危。

这一刻，虽然秦北的体温源源不断地通过掌心传到自己手上，但是秦南却依然感觉冷，初夏的夜，暖风竟可刺骨。

她麻木地跟着秦北上车，去哪里已经无关紧要，自己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不是吗？凌晨的路面，早已没有了日间的繁忙，很难得地看到整天堵得满满当当的马路空旷得好似在沉睡。车子慢慢地行驶着，通过窗子吹进来的风让两个人的酒醒了不少，但似乎谁都不愿意先开口说话。

“我决定结束了。”最后还是秦北率先打破了沉默。现在的气氛和方才的嘈杂相比，转换得过于突然，突然得有点儿瘆人，让秦北多少有点儿不习惯。

“结束什么？”秦南脑子有点儿慢。但秦北认为她是明知故问，瞄了她一眼，严肃地说：“结束和晓晴间的一切。”

秦南反复咀嚼着这句话，方才她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对秦北的话没有在意，等她明白过来，马上转身惊恐地看着秦北，“你这是为了我吗？”

秦北皱了皱眉，“也为了她，还有我自己。”

“不可以。”秦南音调提高了很多。她从没想过要破坏秦北和晓晴之间的婚姻，如果秦北真的这么做了，那她也就成了罪人，她无法面对这样的自己。

“这是我自己的事。”秦北的声音平静，但也带着一丝嘲讽。

“但是这和我有关。”秦南毫不犹豫地说。

秦北觉得这句话很中听，深情地看了她一眼，“宝贝，我很高兴你这么说。”

秦南突然觉得很无力，她现在没有心情和他调情，“你至少应该和我商量一下，我并没有想破坏……”

“你并没有破坏我和晓晴的关系。”秦北也严肃了起来，“事实上，我当初决定和晓晴订婚是为了逃避你，或者说是逃避对你的感情。但现在我醒悟了，逃是逃不掉的，你认为这样的婚姻对晓晴不是伤害吗？”秦南无言以对。

秦北接着说：“如果不能给她幸福，我不能剥夺了她寻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沉默，秦南找不到反驳秦北的话，而事实上她也正在被秦北说服，这让她感到沮丧。

“让我考虑一下好吗？答应我，现在不要做任何事。”秦南带着恳求的语气对秦北说道。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从容面对随后而来的暴风骤雨，这需要充足的心理准备。况且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问题，如果真的同意秦北这样做了，那她将成为秦家不折不扣的背叛者，代价巨大。她需要时间来证实自己对秦北的感情真的值得这么做，值得她放弃家庭，背弃亲情，忍受世人鄙夷的目光。

此外，秦南知道秦北决定的事是无法改变的。她没有奢望过秦北会听从她的决定，现在争取时间拖延，大不了自己出国。只要自己一走，所有这些纷乱也应该都能停止了。这是避免做出令两个人都终生后悔的事的最好办法。

秦北点了点头。正像秦南想的那样，他一旦做了决定，不会因为任何事而动摇，答应给秦南时间，是因为秦北也知道以后的路会非常难走，他需要秦南坚定地同自己站在一起。他愿意给她时间来下决心。秦南能想到的后果他怎能考虑不到？他挣扎了这么多天才做出这个决定，所以，他明白秦南也需要时间，所以，他不急。他并不知道秦南已经拿到了留学签证，但至少在目前，他对她有信心。

“这是要去哪里？”让人紧张窒息的话题一结束，车内的气氛便缓和了下来。秦北打开了CD，秦南这才注意到车子开在一条她并不熟悉

的路上。

“你想去哪里？”秦北反问，然后毫无意外地看到了秦南的沉默。现在的秦南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去。学校是肯定回不去了，她想和秦北说要回家，但是如果被秦氏夫妇盘问起来，自己又不愿意撒谎，所以一时也没了主意。

不过没过多久，秦南就知道了秦北要将她带到哪里去，因为车子停在了一幢洲际酒店的高楼前。

“你竟然带我来这种地方？”秦南睁大眼睛，鄙夷地对着秦北叫道，脸羞得通红。她没想到自己竟然也会半夜和男人开房。自从秦北回来后，托他的福，秦南经历了很多第一次。这无疑也是一个第一次，所以秦南还不太适应。

第五章　摊牌(2)

“小姐，那你倒是说去哪里啊？”秦北一脸无辜加无奈地看着秦南。秦南无语，人家本来问过她，谁让她说不上来的，于是只好乖乖地跟着秦北下车。

终于逃离了夜班经理好奇的窥测视线，秦南黑着脸，压抑着内心的不安，在服务生的指引下，跟着秦北乘电梯到了顶层的一个套间。还好房间不是那种豪华到俗气的类型，不然她真的怀疑秦北的品位。这是一个宽敞简洁的商务套，视野很开阔，三面的落地窗将城市最繁华处的灯火尽数吸纳进来。秦南皱了皱眉，她一直认为这是很严重的灯光污染，好在窗帘很厚重，可以马上制造出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目光不经意间扫到了里间巨大的圆形床，秦南的心忍不住怦怦地跳了起来，都没留意服务生已经离开。

秦北走到秦南背后，轻轻环住了她的腰，感到她的身子在他的手接触到时，微微地僵了一下。秦北皱了皱眉，将她的身体扳过来正对着自己。

“你不喜欢这里吗？”秦北努力捕捉着她躲闪的目光，声音温柔中带着魅惑。

“你，是不是经常带女人来这里？”秦南别开脸躲闪着他带着渴望的目光，说出了心里的疑问。

秦北一愣，稍后才反应过来她问的是什么。一抹深深的笑意瞬时绽放在眼角眉梢，他伸出一只手捏住了秦南的下巴，逼她对着他的脸，戏谑地问道：“你是在吃醋吗？”

秦南再次用力别开脸摆脱了秦北的控制，不发一言。

看着秦南赌气的模样，秦北想笑又怕伤害她，“你是我第一个带来这里的女孩子。”秦北爱怜地说。秦南依旧没有出声，但面部表情有所缓和。“好吧，你是我第一个带到宾馆开房的女孩子，行了吧？”还是沉默。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从来没有碰过晓晴。”秦北突然附到秦南耳边一字一句地轻轻说道。

秦南对这句话终于有了反应，目光求证似的看着秦北，然后感觉自己似乎暴露了心事，又马上低下了头。但是心里的一个结似乎被解开了，只要秦北亲口说出来的，她百分之百地相信。

原来她是这么在乎的，秦北直到此刻才感觉到。虽然对自己刚才像哄小孩子的语气有点儿窘，但是看着秦南娇羞的模样，秦北突然情不自禁地将她横抱了起来。

天快要亮了。天边微微浮现的白光，和着代表这个城市繁华的整夜不灭的五光十色，理直气壮地从落地窗照射进来，让方才还在黑暗中张扬无比的霓虹灯光瞬间失了颜色，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

秦南一动不动地偎在身边男人赤裸的胸膛上，平心静气地数他的心跳。不知为什么，这样会让她感到很踏实，会使她相信他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并且就在她身边，甚至比进入她身体的时刻还要真切。

这一夜发生的事情太多，但在最后只属于他俩的时刻，他们都用尽全力地将自己交托给了对方，于是此时仍紧紧缠绕的身体仿佛带上了一丝繁华落尽的颓败，甚至是凄凉。

“宝贝，睡一下吧。”秦北闭着双眼，用慵懒低哑的声音命令道。他是累了，但还没有睡意，或者说不敢睡、舍不得睡。也许是潜意识里害怕自己醒来的时候她再次不见，就像上次在家里的房间一样，那是一种寒彻骨的失落。

“北，安娜为什么要自杀？”尽管知道她一直也没睡，但这突如其来的问句还是给了秦北一个措手不及。他睁开眼看了看自己怀里的人，先确认了一下她不是在说梦话，然后开始在脑海中搜索被秦南叫做安娜的人。在排除了他们两个同时认识的人之后，秦北试探性地问：“你是说安娜•卡列尼娜？”

“嗯。”秦南懒懒地应了一声，好像秦北本来就应该知道她说的是谁，问得多此一举。

秦北皱了皱眉，早知道她思维方式不同常人，没想到竟思考到了床上，这个习惯可不好。他随口回答道：“因为渥伦斯基不爱她了。”

“那爱玛为什么自杀？”秦北脊背发凉，他知道这次她指的是包法利夫人，可是这个女人今天怎么尽想着自杀的事？本来他好不容易培养了一点儿睡意，现在也全被她赶走了。他下意识地用双臂圈紧了怀中的人，仍故作轻松地回答道：“因为她找不到人来爱了。”说完等着秦南的下一步反应。

半晌，秦南慢慢从秦北胸前抬起头来，将下巴支在了他的身体上，看着闭着眼睛佯装休息的秦北，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导师对待学生提问的态度？”听到她这句话，秦北闭着眼睛差点儿直接晕了过去。他忍不住睁开眼，毫不意外地对上了一对询问的目光，挑了挑眉，“我说的是事实。”

想了想，他又说道：“再说，导师也不一定要随时随地回答学生的问题——我现在可是在床上。”秦北的语气很无赖，说完又自顾自地闭上了眼睛。他想象着秦南的表情，强忍住笑意，感到脸部肌肉都有点儿僵。他知道她是不会知难而退的，但他就是想逗逗她，看她执拗又可爱的样子。

最终秦北叹了口气，挣扎着坐起身，将秦南拉过来抱进怀里，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宠溺地说道：“好吧，那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两个人看起来都是为情自杀，其实意义完全不同。”秦北望向落地窗外，天边已经泛起朝霞，“两个人都不用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但又非死不可。”

“你和福楼拜的想法一样。”秦南插了一句进来，“我一直觉得这是男人惩罚出轨女人的托辞。”

秦北点了点秦南的小鼻子，“别把男人看得这么差好不好？”

“好吧，看在爱玛死时，福楼拜哭了的分上。”秦南想了想又说。

“其实我更同情爱玛，至少安娜得到了救赎，她的死只会给人带来压力，但是爱玛更像是畏罪一样。”秦北的声音严肃起来，“俄国的东

正教传统一直强调自我救赎，而法国人则更崇尚享乐，但是不管怎么说，女人永远都是受害者。”秦南叹了口气，“很多人都同情安娜，认为爱玛是罪有应得。”

“这很正常。”秦北的声音听不出感情。

“但是她们都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不是吗？她们本不该奢望那些得不到的，不是吗？”秦南的声音突然变得落寞。秦北马上意识到，原来她是在用这两个虚构出来的女人自比！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更加收紧了抱着秦南的手臂，好像怕她也学那两个人去自杀一般。

“宝贝，你不该这么想，你和她们是不一样的。”秦北的声音完全没了方才的镇定坦然。

“有什么不一样呢？”秦南幽幽地说，在秦北听来那声音相当的诡异。

“我们是相爱的，我们也没影响到其他人。请你相信我，一定要相信我们会幸福。”秦北的声音变得急促。他害怕她会胡思乱想。

“可是，可是我是第三者。”

第五章　摊牌(3)

“也许我们早就相爱了，早到我认识晓晴之前，早到我们第一次在孤儿院见面的那个时候，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发现而已。”秦北的声音缥缈了起来。他在回忆他们第一次相见时他的感觉。他看着一直在一旁默默无语的小秦南，当时就有将她抱起来逗她开心的冲动，结合现在的想要让她一生幸福的心情，这才发现这心情可以一直追溯到那一天。是了，就是这样的。造化也真是弄人，好在它让秦北及时发现了这份感情，不然就这么错过，不是要悔恨终生？

“只要相爱就可以吗？”秦南仰起小脸，眼中似乎又涌起了希冀，也许是被秦北打动了。

“你要相信我，你不是一直都信任我吗？这次也试试看。”秦北看着她，深情且郑重其事地说。

于是，两个人长久地凝视，仿佛都要从对方的眼神中汲取力量和勇气一般。终于，秦南的脸上现出了笑容。

如果幸福就这么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吧？秦南这样问自己。斗争几百个来回，也不及秦北一个眼神更容易让自己安心，他可以瞬间推翻她所有的胡思乱想和挣扎，让她心甘情愿地沉溺在他的柔情里不能自拔。

爱玛、安娜，见过了太多为了爱不顾一切的女人，到头来呢？总认为自己绝对不会沦落到她们的地步，可是当你发现陷落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博览群书的秦南曾经认为，爱情是世界上最靠不住的东西，男人的话比爱情更靠不住。可是面对秦北，她一直以来积累形成的爱情观、判断力似乎通通没用。

他的想法能毫不费力地将她可怜的小思想瞬间同化，不费吹灰之力。这男人就是有着该死且霸道的气场，更让秦南无奈的是，她的身

体竟然也多次背叛她而向他的身体臣服。秦南已经想不到自己还有什么不属于他了。

天已经大亮，秦北用尽最后的力气将秦南抱到了浴室，又抱回了床上，嘱咐她闭上眼睛好好儿睡一觉，自己则开始往身上穿衣服。

秦南坐起来不解地看着他。秦北笑了笑，“我要先去公司一趟，上午还有课。你乖乖在这里休息，冰箱里的东西将就吃一下。我怕服务生打扰你，没叫早点。中午我回来带你去吃好的。”边说边熟练地将领带打了个法兰西结。

“课？呀，我忘了今天的欧洲文学史了。”秦南也张罗着起床穿衣服，被秦北按住。

“我可不想有学生在我课堂上昏倒。”秦北疼爱地说。

“哪有那么夸张，你不是也……也没睡。”秦南本想说他比她要辛苦，但是没说出口。

“为了你，我累死也情愿。”秦北伏在秦南耳边悄悄地说，惹来秦南的一顿捶打。

“那我不是听不到课了？多可惜。”秦南还是不甘心。

“没关系，今天让大家自由讨论，题目我都想好了。”秦北拿起了车钥匙和手包。

“什么题目？”秦南瞪大了眼睛。

“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人物形象比较。”秦北边说边在秦南脸颊上亲了一下，随后就往外走。快到门口时，他仿佛想到了什么，回过头对上秦南目送自己的目光，想了一下说道：“可不可以答应我，无论如何不要学那两个女人？”

秦南愣了一下，随即很用力地点了点头。秦北这才安心地离去。

第五章　摊牌(4)

秦南踏实又安心地睡到了自然醒，睁开眼睛的时候迎上了秦北一双笑眯眯的眼。她微微一笑，“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叫醒我？”

秦北走过来很自然地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看你睡得那么甜，不忍心叫醒你。快点儿穿衣服，你一定饿坏了。”

听他这么一说，秦南也听到了自己肚子的咕咕叫声。“还真是有点儿饿了。”想必秦北也听到这叫声了，她对着秦北吐了吐舌头尴尬地说道。

“能不饿吗？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秦北将戴着百达翡丽的手腕伸到了秦南眼前。

“呀，怎么是快四点了啊，不是说中午来叫我吃饭的吗？”秦南不相信自己竟睡了一天。秦北耸了耸肩，表情极其无奈。

“等一下，你中午就过来了，然后在这儿看着我睡觉？”秦南小心翼翼地问，害怕得到肯定的答案。秦北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秦南惊讶得小嘴张成了O形，一脸懊恼，心里在不停打鼓，自己的睡相不会很差吧？

“哈哈，放心吧，你睡觉时很美，我都看入神了，简直像个睡美人。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不去吻你，怕把你吻醒。”秦北看着她夸张的表情忍俊不禁，边说边宠溺地刮了下秦南的鼻子。

“晚饭和午饭一起吃了，倒是给我省了一顿。”吃完饭，秦北开车送秦南回学校，路上遭遇了堵车，在等红灯的时候秦北说道。

“本来不想这么便宜你的，但是念在你今天太累了的分上，暂时放过你。”舍不得和他分开，但是秦南知道秦北一夜没睡，白天又没自己那么好命，可以补眠。

“呵呵，我倒是希望你别放过我。”车子缓缓移动，秦北说。

“我都说自己回学校就好了，你应该早点儿回去休息。”秦南担心他疲劳过度，不放心他自己开车回家。

“这算什么，在美国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连着几个通宵都是家常便饭。”秦北难得提起他的过往。那几年他其实过得很辛苦，但他不想让人知道。

“那也要答应我，一会儿把我送到学校就回家休息，好吗？”秦南表情严肃起来，几乎用了恳求的语气。她实在是怕他再不要命地跑到公司去加班，依她看来，他完全干得出这种事。

秦北笑着看了看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遵命，大小姐。反正明天周五，我们马上又可以见面了。”不知怎么回事，只要和她在一起，他仿佛完全感觉不到疲劳了。

周五秦南下午没事，提早回了家。她一整天都盼着早点儿回家，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却不同，因为可以见到想见的那个人。

回到家时间还早，秦南索性去厨房帮厨。当她端着一个盛满西湖牛肉羹的小瓷盆小心翼翼地从厨房走出来的时候，恰巧遇见了刚刚回来的秦北。两个人都是一怔。秦南微微一笑，端着盆继续向餐桌走去，秦北则定定地看着她，一时间双脚像生了根。

“儿子，你在这儿傻站着做什么呢？”袁静淑人未到，声音先传了进来。秦南已经放下手中的东西，快步折回了厨房。

秦北转过身，迎着袁静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一想到连续三个晚上都能和秦南在一起缠绵，秦北忍不住心情大好。

“儿子，什么事这么高兴？”袁静淑也察觉到了秦北的心情。回来这么久，他还是第一次主动拥抱她，这让她又激动又诧异。

“见到您，开心呗。”秦北搂着袁静淑的肩膀往客厅的沙发走去，目光下意识地扫了一下厨房的门口，这次出来的是王嫂。“少爷今天好早啊。今天的菜都是你喜欢吃的呢。”王嫂看到秦北，疼爱之情挂在脸上。

饭桌上，袁静淑一直觉得秦北有点儿不对劲，可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劲。他眼睛里的光彩让她很陌生，尽管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沉默，但是看起来却阳光许多，也更显年轻。突然想到了什么，袁静淑对着

秦北问道：“儿子，好像晓晴很久没来家里了吧，怎么回事啊？”秦北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可能是忙吧。最近好像接了一个大案子，等她忙过了这段就好了。”说完他拼命扒饭，好像很怕袁静淑再问他什么似的。

“哎呀，慢点儿。这么大人了，怎么和个孩子似的，好像饿了好几顿了。”袁静淑边忙不迭地拍秦北的背，边心疼地埋怨道。

难得今天袁静淑和秦本儒吃了饭要出去散步，秦南和秦北在送走了夫妇俩之后一起上楼。

“宝贝，我先去赶一个论文，下周就要交，过会儿来找你。乖，先自己玩。”走到两个人的房间门口，秦北将秦南搂在怀里，依依不舍地嘱咐道。秦南点了点头，用力挣脱了他的怀抱。毕竟是在走廊里，虽然很少有人上来，但还是让人没有安全感。

“好，待会儿见。”秦南率先回了自己的房间。她知道如果自己不主动离开秦北视线的话，没准儿他一晚上又什么都干不成了。她现在无所事事，索性上上网，亨伯特竟然在线。

“嗨，学长。”秦南忽然有了向人倾诉的欲望。她急需有一个人?助她释放压力，所以看到亨伯特眼睛一亮。

“奇怪，今天竟然叫学长，这么有礼貌？说吧，什么事？”亨伯特早就习惯了当这个小女孩的知心哥哥。

“我好像离不开一个人了。”秦南咬了咬牙。

“呵呵，那是爱上了吧。我们的小萝莉也会长大啊。”亨伯特还是老样子。

“问题是，他已经有了未婚妻。”秦南想从亨伯特那里得到点儿鼓励，她知道他和世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也爱你吗？”亨伯特的问题很符合逻辑。

“嗯。”秦南回。

“那就没问题了，两情相悦。”亨伯特很有快刀斩乱麻的魄力。

“可是，他是我哥哥，但不是亲生的，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秦南只是想倾诉并得到信心和力量，她觉得这个前提条件亨伯特应该还不知道，但她相信亨伯特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的。

沉默，那边一直没有动静。秦南叹了一口气，以为亨伯特下线了，还没聊上几句呢，真失望。忽然屏幕上冒出了一行字：“你的哥哥是不是比你大十岁，既是你的学长又是你的导师，他的未婚妻是个律师？”

第五章　摊牌(5)

看着这一行字，秦南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难道，难道他是神仙吗？自己清楚地记得，这些事没和他提起过啊。

“你怎么知道的？”她赶忙回过去，等待对方的回复。

“先告诉我到底是还是不是？”对方的语气很急切。

“是，你是怎么知道的？”秦南穷追不舍。

又是沉默。“可以告诉我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亨伯特好像很关心这个问题。

秦南没有回。

“有没有发生关系？”

秦南感觉全身的血都冲到了头顶。她不会撒谎，所以在挣扎要不要回答他。

“那就是有了是不是？你和你哥发生了关系是不是？”秦南从来没有见过亨伯特这个样子，简直是在逼问自己，她很奇怪以前那个温文尔雅的亨伯特哪里去了？对他态度的转变，秦南觉得有点儿无法接受，于是不顾一切地回道：“是，可以了吧。”

对方的头像瞬间暗了下去，再也没了反应。

秦南感到很奇怪，亨伯特的表现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一点儿都不像他平时对待她的样子，语气粗鲁不说，态度也和原来有了极大的不同。秦南的朋友不多，亨伯特算是最贴心的一个，所以他今天的表现让秦南有点儿伤心，因为她早就不把他当一般的网友看了。

不过再一想，应该是自己让他失望了。秦南呆呆地看着亨伯特早就暗下去的头像，暗暗地自责，后悔不该告诉亨伯特她已委身于兄长这件事，不该破坏自己在亨伯特心目中的完美形象。看来无论多么开放的男人都是有心理洁癖的，从今以后，在亨伯特的眼中，她应该是一个肮脏的女人了吧。

鼓起勇气翻看方才的聊天记录，她越看越难受，每一句话都好像一根刺扎在心里一样，她索性关了电脑。

秦南随便找出一本书胡乱翻着，想给亨伯特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却发现自己除了他的QQ号码外一无所知。她叹了一口气，这才感到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脆弱。如果亨伯特不再上网，那这个人就完全从自己生命中消失了，连找寻的踪迹都没有。这一点让秦南惊恐。她悔不当初，总觉得亨伯特永远不会离开自己，总感觉这样的关系才是最保险的，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儿将他这个虚拟的朋友发展到现实中来呢？可是她转念一想，如果真的那样了，自己还能和他无话不谈吗？正胡思乱想地做着种种假设，由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秦南一惊。

这脚步声听起来不像是家里人，这一点秦南可以确定，秦氏夫妇出去散步不会回来这么早。王嫂能放他进来，说明是和秦家熟识的人，而且往二楼来，不是找秦北就是找自己，自己的朋友不会这么突然闯来的，那一定是找秦北的。可是这么急促的脚步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公司里的事吗？

秦南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正推测着，咣的一声，对面的门被狠狠地打开，秦南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紧接着就是一声闷响，秦南还没反应过来，又一声闷响。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了！秦南放下手里的书开门冲到了秦北的房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是晓川和秦北扭打到了一起。秦北开始没有防备，挨了两拳，就是秦南在自己房间听到的那两声闷响，嘴角已经开始渗出血迹。

“住手，晓川哥，住手……”秦南边喊边要上前去分开两人。“南南，你别过来，这是我们之间的事。”秦北哑着嗓子命令道。这会儿工夫脸上又挨了晓川一拳。

秦南本想过去，却发现自己根本就近不了那两个人的身，秦北的话她又不能不听。眼看两个人根本没有要住手的架势，她只能不断地喊“住手”，却发现没有用，她急得哭了出来。

秦北听到秦南的哭声，先是一愣，随即住了手，挨了晓川因为惯性来不及收回的两拳。晓川也停了下来。

秦南马上跑过去查看秦北的伤势，找到写字桌上的纸巾为他擦拭嘴角的血迹。晓川看着秦南手里的动作，目光里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悲伤，“你和我妹妹到此结束，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扰她。记住，是她提出的退婚。”

晓川冷冷地对秦北说完，转身往外就走。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背对着两个人说了一句：“秦南，我就是亨伯特。”说完大步走出秦北的房间，下楼。遇到正在王嫂的带领下匆匆往楼上赶来的秦氏夫妇，晓川顿了一下打了个招呼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刚回来，就听王嫂说楼上声音很大，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是在打架。哎呀，妈看看，怎么这脸都肿了啊？”

袁静淑注意力全在秦北身上，看到秦北脸上的伤，更是一阵大惊小怪，“晓川这孩子也真是，好好儿的有什么事不能说，把我儿子打成这样。王嫂，你快去把红花油找来，瞧瞧这肿得……”王嫂应了一声往外就走。

“妈，我没事。阿姨，我自己下去找就行了……”

“什么没事啊，都打成这样了。本儒你去给远山打个电话，看看他儿子干的好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一直没说话的秦本儒终于张了口。

“没事，我俩闹着玩的，爸妈，你们不累吗？快下去休息吧。”

“南南，你说发生了什么事？”见秦北不说，秦本儒转向了秦南。袁静淑这才看到了站在一旁的秦南，她脸上的泪痕还未干。

秦南艰难地摇了摇头，“我，我也不知道。我过来的时候晓川哥就已经来了。”秦南现在已经彻底明白了事情的起因，但是她又怎么能实说呢？

“好了好了，我头疼，你们都下去吧。”见父母开始为难秦南，秦北摆出了一副不耐的神情。这一招还真管用。“好，好，那我们走。南南啊，你替你哥把药涂上，明天我再找他们算账。”袁静淑把王嫂送上来的红花油又递给了秦南。秦南点了点头，将他们几个送下了楼。

秦南回到秦北的房间，见秦北站在窗前抽烟，她拿着药走了过去。

“你可不可以坐下来，我好帮你上药。”其实她自己还处于对晓川最后一句话的震惊当中，只是现在还没有时间整理思绪，目前她最担心的还是秦北的伤。

第五章　摊牌(6)

“亨伯特是什么意思？”秦北问出了心中的疑问。晓川刚进来的时候是带着怒气的，秦北以为他只是怪自己冷落了晓晴，上次从KTV出来他就感觉出了晓川的不满，所以晓川出手打他，他并没有怎么还手。秦南进来的时候看到两个人扭在一起，是秦北在挨了两拳之后的本能防卫。秦北并没有想要去主动还击，他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晓川兄妹俩，只是奇怪晓川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暴力，而且还是跑到家里来，好像是受到什么刺激的样子，而晓川临走时对秦南说的那句话更加重了秦北的这层疑问。他知道晓川的英文名是亨伯特，他认为秦南也没有道理不知道，但是为什么晓川会那样说？而且这话显然很起作用，从他走后秦南就魂不守舍的状态来看，他想要的答案一定在秦南的身上了。

“都是我的错，都怪我。”秦北这么一问，秦南再也忍不住了，好像受了什么委屈，马上变得泪光盈盈。

“别哭，什么事慢慢说。”秦北一把将秦南搂进怀里，他最看不得她哭，从小就看不得。

“我不知道晓川就是亨伯特，我知道他叫亨伯特，但是不知道他就是那个亨伯特，我真傻……”秦南因为激动变得语无伦次，秦北皱了皱眉。

“难道有两个亨伯特？”秦北根据秦南的话开始推测。

“嗯。”秦南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

“一开始我一直认为两个亨伯特不是同一个人……”秦南开始讲述自己在上高中时认识的那个网友兼学长亨伯特，一直讲到方才在网上遇到了他，秦南停了下来，她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秦北他和她之间的对话。

“方才，我和他说我们相爱了，于是……”

“他知道你是谁吗？”秦北听得仔细，问的也是重点。

“之前肯定不知道，因为他一直以为我们是亲兄妹。”秦南回。

“你告诉了他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秦北问。

“嗯，还告诉他你有未婚妻。”

“于是，他就猜到了你是谁？”以晓川的聪明，这两点就足以让他知道秦南的身份，秦北并不奇怪。秦南点了点头，可是晓川为什么会受那么大刺激呢？秦北觉得秦南一定有什么没有告诉他，“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们已经发生过关系了？”秦北问道。

秦南紧咬着嘴唇，眼泪又流了出来，“我不是故意的。他这么问我，我又不会撒谎，对不起……”

秦北叹了口气，再次将秦南搂进怀里，“傻孩子，为什么说对不起？我们并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可是，可是，我去找晓晴道歉吧，就说是我主动勾引你的……”秦南突然想到了什么，从秦北怀里抬起头来。她不能害得秦北就这样失去了未婚妻。

“干吗道歉？这样也好，省了我们很多麻烦。”该来的总会来。秦北一直犹豫怎么和晓晴提分手会比较不容易伤害她，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心里反倒舒了一口气。

“宝贝，我们早晚要和他们摊牌，现在知道也没什么不好。不要自责了好吗？”秦北看着秦南的眼睛温柔地说。秦南望着他，渐渐地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唯一的后路已经被堵死了，他们两个必须坚强地走下去，共同面对未来的暴风雨。她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切竟都是自己造成的。不管怎样，她都不能再软弱了，秦南暗暗地告诉自己。

秦北摩挲着秦南的头发，一个长久以来的疑问终于解开了，那就是她怎么会读过那么多中文专业的书籍？晓川，无论如何还是要感谢他的。

第六章　意外(1)

接下来的两天，整个秦宅阴云密布。秦本儒接到了吴远山的电话，说晓晴坚决要退婚，没有缓和的余地，连他这个当爸的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怎么劝都没有用，所以希望能从秦家得到答案，而秦家也是不明就里。

两家家长紧急碰了一个面，秦家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尽量挽回，不希望退婚；吴家也很为难，但是吴远山是个开明的家长，虽然由自己的女儿提出退婚，他们感到很对不住秦家，但是他们表示会尊重女儿的决定，并一再对秦家表示歉意。

接下来就是秦家家长对秦北兄妹的轮番轰炸审问。秦老爷子坚持认为这件事和晓川那晚的突然来访肯定有关系，要秦北说出晓川来到底说了什么。秦北咬紧牙就是不说，于是家长又开始对秦南“循循善诱”，希望可以从这个乖女儿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要想挽回，就必须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显然，秦家目前并不想放弃这门婚事。可秦南的表现也让他们大失所望。秦本儒一气之下心脏病发被送进了医院，虽然后来没有危险又回到了秦宅，但这件事对秦家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这两晚秦南和秦北都各自睡在自己的房间里，两个人都有些刻意地躲避着彼此，都需要时间对自己的心情进行整理，尤其是秦南。亨伯特的头像自从上次暗下之后就再没有亮过，她也打过电话，明明一开始彩铃是响起的，后来就变成“对方用户忙”，于是秦南明白，自己彻底把他伤到了。不仅是他，自己伤害的还有晓晴，还有吴家的两位家长，以及将自己养大的秦家父母。她已经不太敢面对秦本儒夫妇了，她害怕他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因她而起。现在的秦家对她来说，不再是避风的港湾，而是一个炼狱一般的地方。而对秦北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忐忑不安的一周开始了，秦南每天都试着给晓川打电话，每天都是一样的结果。一想到周末回家还要面对那令人窒息的气氛，秦南恨不得时间永远停住，可是周五又如期而至了。秦南正在图书馆中为回家做着痛苦的心理准备，电话响起，是秦北。

秦南带着满肚子的疑问跑到图书馆楼下。这个时间离秦北下班还早，难道他来这么早就是为了接自己回家？所以秦南见到秦北时一脸的问号。

“上车。”秦北简洁有力地命令道。秦南叹了一口气，无奈地上车，情绪低落。

“怎么见到我这么不高兴？”秦北看了看秦南的样子，故意问道。

“回家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吗？”秦南无精打采地回答。秦北没说话，发动了汽车。

“今天为什么这么早？”秦南还是说出了心里的疑问。

“带你去一个地方。”秦北波澜不惊。

“哦。”秦南又不是好奇宝宝。

最后车子开进了一个高档社区。秦南感觉秦北应该是领她来串门，至于去谁家，她其实不感兴趣，跟着他就行了。

结果出乎秦南的意料，竟然是秦北自己拿钥匙开的门。这是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因为是顶层，还带有一个阁楼，里面各种设施和家具一应俱全，装修风格采用极简主义，看起来既时尚又舒适。

秦南诧异地看向了秦北，秦北眨了眨眼，“喜欢吗？”

“当然，可是……”秦南的问题还没等问出口，就被秦北一个热烈的吻给挡了回去。“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宝贝。”秦北在她耳边轻轻说道，毫无意外地看到了秦南满脸的惊喜。

“我想你了……”秦北边说边解秦南衬衫的扣子，动作因为急促显得手忙脚乱。他确实是想她了，一周的时间没有碰过她，房子今天刚刚准备好，他就迫不及待地带她来。他想要她，他想念她的一切。秦

南又何尝不是，对他身体的思念被他的吻唤醒，于是两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沉重。衣物还没等全部去除，两个人就缠绵到了一起，谁也没注意到房间里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人。

郑芳僵直地站在客厅的正中，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还是秦南先发现了她，她慌忙推开了秦北，背过身去整理已经掉落一半的衣服。

“咳咳，你怎么在这里？”秦北哑着嗓子问道。

“我……上午装空调的时候，我有东西落在这里了，所以现在过来取。这是钥匙。我这就走。”郑芳的慌乱丝毫不亚于秦南。她将钥匙放在了玻璃吧台上，匆忙跑了出去。直到门再次被关上，秦南都没有勇气转过身来。

“这套房子的一切布置是我委托她安排的，我以为你会喜欢。再说，她是我的秘书，这种事我也没法叫别人做。”秦北从背后搂住秦南，解释道。

“我知道，不怪你。只是，不知道她以后会怎么看我。”秦南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郑芳，还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有什么，她是你姐姐。再说她应该理解，我相信她是明事理的人，一定会支持我们。”秦北说完轻轻咬住了秦南的耳垂。

秦南发现，她已经完全离不开眼前的这个人，无论是身还是心。她为了他放弃了一切，他给她筑起了一个爱巢，她不介意做被他藏起来的阿娇。即使一辈子都得不得秦家的认可，她也甘愿做他见不得光的情人，只要能和他相守。而美国，秦南觉得离她越来越远了。

“这个给你。”秦北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盒子递给秦南。里面是一条半个苹果造型的项链，仔细看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金色的迷你MP3，耳机的线被包裹上了金属链，将两个耳机相扣，就是一条闭合的项链，要仔细看才能在苹果的侧面发现开关，做工极其精致。

秦南愣了一下。她并不缺这个，但还是微笑着接受，不管秦北送什么她都喜欢。

她戴上耳机，准备听听里面有什么的时候，被秦北制止，“等我不在的时候再听。”秦北说这话的时候竟有些羞赧。他边说边将耳机摘下收入小盒子，“走吧，我们去吃大餐。晚上就在这里过我们的第一个二人世界。”

他也不等秦南答应，拉着她就往外走，顺手锁上了门。“可是，不回家怎么和家里说呢？”秦南是不会撒谎的。“你要专心准备毕业论文，我要备课，住到学校分配的公寓，很简单。”秦北按下了电梯按钮。也只能这样了，秦南想。

第六章　意外(2)

秦南长这么大才知道幸福的含义，如果一辈子都这么过下去她也心甘情愿。和最爱的那个人一起去超市然后回来把大大的冰箱填满；每天在他的深情注视下醒来，发现一直睡在他的胸膛上；动手为他做早餐，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那半生不熟的煎蛋；每天赶在他下班之前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然后幻想他惊喜和满足的样子……于是秦南知道了原来做小女人可以这么幸福、简单。

秦北亲手为她打造了一座宫殿，而所用的材料便是他从小到大为她积累起来的满满的爱。如今这爱已经厚重到让秦南只想用自己的一生去报答，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周末两天，两个人似乎没有离开过卧室的那张大床。两个人好像是在提前度蜜月。秦北说他一定会给秦南一个永生难忘的婚礼。听他这么说，秦南很欣慰，会笑笑，但她从没奢望过婚礼。在她看来，这幸福是她从别人那里偷来的，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去，所以她要抓紧一分一秒，将这感觉永久地镌刻在心底，以备将来分开后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恐怕就是居安思危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给她带来安全感。哪怕是秦北，哪怕是蜷缩在他温暖的怀抱里，她也会感到有一双手在伺机而动，准备将她面前的一切尽数拿走，而她只有认命。

在她根深蒂固的观念里，上天是不会允许她幸福的。在秦家的那十几年战战兢兢的幸福本来是属于姐姐的，而现在的幸福是属于晓晴的，借来的总归要还回去。

如果有一天，她真的要失去亲情和爱情，那她丝毫不会奇怪，因为作为一个诅咒过上天的人，她怎么配得到幸福？之所以上天让她有过这样短暂的幸福，是为了让她饱尝得到又失去的滋味，她又岂会不知？

可即便如此，她仍然要感谢。她曾经设想过，如果所有的一切都不曾发生，如果一开始她就在孤儿院或者一个平凡的人家长大，如果

她从来没有遇到过秦北，那她的人生会不会更安稳？既得不到也谈不上失去，这样会不会更好？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如果她可以选择，她依然会选择遇到秦北，选择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他，选择和他一起经历泡沫般的幸福，就像小美人鱼，用生命的赌注获得的一段爱，纵然短暂，也曾绽放过。

秦南不再住在寝室，心甘情愿地和秦北过起了小日子：每天早上由秦北开车送到学校；中午秦北会风雨无阻地跑来学校陪她在食堂排队抢座位；晚上秦南则要求自己回家，这样就可以避开堵车的高峰，为他亲手准备晚饭，等他回家——秦南总想为秦北做点儿什么，这个机会她不会轻易放过。晚饭后两个人会先各忙各的，然后一起看看电影，最后就是每天的固定节目——在卧室的大床上纠缠，再相拥而眠。

但是秦南的心里始终有一根刺，那根刺就是晓川。他一直不接她的电话，这让秦南心里的那根刺越扎越深。亨伯特也好，晓川也好，他们都是对秦南至关重要的人，都给予过她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况且她也看得出来，秦北对失去晓川的友谊一直耿耿于怀，尽管他从没当着秦南的面提起过。秦南对这些都无法漠视。

她想拔掉心中的那根刺，就必须要得到晓川的谅解，于是秦南决定，去晓川的公司找他。即使他不肯原谅自己，至少也要让他原谅秦北。她不能看着两个十几年的好朋友因为自己的缘故形同路人。

晓川工作的地方并不难找，CBD最高的那座写字楼，晓川的杂志社租下了最顶楼的两层。虽然没来过，但也听说过，秦南选了一个临近下班的时间，找到了这里。

前台小姐很热情，问她要找谁。秦南一紧张，竟然说找Rita，虽然一说出口就后悔了，但心想见见她也无妨，晓川不肯见自己，想必两个人已经和好了吧。

谁料前台小姐诧异地看着秦南，“对不起，Rita前一段时间已经离职。”往下的话没说，但那表情明明就是在说“你难道不知道吗？”“离

职？”秦南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件事，晓川从来没和她提起过。

“哦，那我找Humbert。”秦南想到Rita一直叫他英文名，想必这是他们公司的习惯。

“你找我们主编？”前台小姐确认道。秦南用力地点了点头。

“请问您有预约吗？”秦南摇了摇头。“不好意思小姐，我们主编交代没有预约他谁都不见。”前台小姐面露难色。秦南勉强笑了笑，还是不死心，“你可以帮我通报一下吗？或者告诉我他办公室在哪里。”

“对不起，小姐。”前台小姐坚定地摇了摇头，然后低头看自己的电脑屏幕，不再看秦南。

秦南碰了一个大钉子，心里明白晓川是在躲自己，但是就这么回去她实在是不能甘心。看了一下时间，也快下班了，秦南左右环顾了一下，前台的左侧设有一排座椅，是供来客等待用的。“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们主编今天有来上班吧？”秦南满脸堆笑地问方才那个前台小姐。

前台小姐沉吟一下，点了点头。来找晓川的美女实在是很多，态度大多倨傲，但眼前这个却和以往的不同，她对秦南有点儿好感，但是又没法帮助她。秦南说了一声谢谢，径自走到那排座椅前坐下。既然他在就好办了，她不信等不到他。

下班时间一到，前台小姐一分钟都没耽搁，收拾东西走人。办公区里零零散散地也开始有人往外走。秦南屏住呼吸，提起精神目不转睛地盯着电梯口，生怕错过晓川，可是等这层楼渐渐安静了下来，也没有见到晓川的身影。人几乎都走光了，时间已然不早了，秦南忽然想到了什么，给秦北打了一个电话，说学校里有事情不回去吃饭，让他不必担心。挂了电话她灵光一现，前台小姐已经走了，为什么自己不进去找晓川的办公室呢。秦南这么想着，就往办公区里面走，迎面遇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在关工作区大厅的灯。看来除了他，这层楼的人已经都走了。

“对不起，请问你们主编的办公室是哪一间？”秦南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那个男人怔了一下，“你找主编吗？他不在这一层啊。”男人说完伸出一根手指向上指了指。秦南恍然大悟，忘记了晓川的公司还有一层，她来不及说什么赶往电梯。看到电梯离得还远，秦南索性顺着旁边的楼梯快步跑了上去。这一层都是用透明玻璃墙隔出来的独立办公室，应该是高层的所在。秦南刚一上来，就看到整个大厅只有一间办公室还亮着灯。她心里一紧，直觉那应该是晓川，于是鼓起勇气走了过去。

晓川正聚精会神地在电脑前工作着，没有注意到门口已经站了一个人。“我可以进来吗？”熟悉的声音让他一惊，等看到站在门口的秦南时，他那充满血丝的双眼闪过了一抹好似惊喜的光亮，随后那光亮又瞬间黯淡了下去。“你来了，坐吧。”刻意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晓川边说边保存好正在写的东西，站起来走到了办公桌前。

秦南站在那儿没有动，“我，会不会打扰你了？”

晓川双手一摊，“还好吧，我也正准备回去。”说完他双手习惯性地插进了口袋，神态平静，看在秦南眼里，却不复往日的光彩。秦南别开目光，“我是来道歉的……”

“陪我喝两杯吧。”晓川打断了秦南的话。秦南愣愣地看向他。“可以吗？”晓川的眼里满是真诚，秦南无法拒绝。

环境幽雅的意式餐厅，摇曳的烛光，二十五年的红酒，两个人都不愿意先开口说话。

“晓川哥，我……”秦南食不下咽，率先打破了沉默。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小气？”晓川打断了她的话，端起酒杯，碰了碰秦南的，一饮而尽。

“这段时间我不太敢想你的名字，所以抱歉没有接你的电话。”晓川往自己的杯子里注满了酒。秦南想说什么，被晓川的一个手势制止。

“我很开心你能主动来找我，真的，我以前从来没敢这么奢望过，现在终于实现了。谢谢你。”晓川端起秦南面前的酒杯，递到了她的手里。秦南二话没说，一口喝下。那股带着酸味的苦涩一下子冲进胃里，让她打了一个寒战。

“其实都是我不好，一直不去真正了解你的想法，只是一味地想要得到你；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得到，你和我在一起并不开心，只是不愿意承认。我一直幻想会让你爱上我，或者喜欢上我，显然是我自作多情了。”

晓川苦笑了一下。“对不起。”秦南重重地说出了这三个字，晓川的表情第一次让她感到心疼。“傻瓜，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你永远都是我的小洛丽塔啊，你忘了吗？”说到这儿，晓川的嘴角牵动了一下，眼里现出了宠溺，好像回想起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听他这么说，秦南忙胡乱地在包里翻找纸巾。她不想让晓川看到她流眼泪，但还是晓川将纸巾递到了她眼前。

秦南没有接，眼泪更肆无忌惮地流了出来。晓川叹了口气，欠起上身，隔着桌子替秦南擦眼泪，“别哭，人家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晓川做了一个鬼脸，秦南破涕为笑。

“你和那家伙很配。我应该早就看出来，只是我不想承认罢了。我也是个自私的人啊。”晓川开始切盘子里的牛排，故作漫不经心地说。

“这么说，你肯原谅我哥了吗？”秦南急切地问。

“他没什么事吧？我下手太重了。”晓川没有抬头。他一直很后悔自己的冲动行为，又拉不下面子询问，总觉得问不出口。

“你不怪他就好了，他一直觉得对不起你。”秦南舒了一口气，他们之间的友谊果然没有那么脆弱，她替秦北感到欣慰。

“他要是对你不好，才是对不起我。对了……”晓川放下手中的刀叉，从包里拿出一个便笺簿撕下一张，向服务生要了一支笔，对照着便笺簿上的一页抄写了几行字，然后递给秦南，“这是我在美国的联系方式，也许，你会需要，虽然不太可能。”秦北自嘲地笑了一下。

“你要走了吗？”秦南记得听他说过总部希望调他过去，现在看来他已经决定了。

第六章　意外(3)

“嗯，快了，别那副样子。今天这么高兴，干杯……”

砰！秦南的眼中再次溢满了晶莹。

秦南将晓川在美国的联系方式转交给秦北的时候，也转述了他的话。秦北没出声，只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烟。秦南没有阻止他，而是自己一个人躲到了另一个房间。她知道他的脆弱，知道他需要时间独处，来消化悲伤，其实她又何尝不是。

两个人就是有这种默契，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彼此独立的空间，这样并不会让两个人疏远，反而拉近了距离。

终于迎来了秦南的毕业典礼。秦北坐在教师席上，看着秦南代表管理学院上台接受优秀毕业生的奖状。眼前的她落落大方，虽然学士服穿在她身上略显宽大，但是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出她已经长大了，终于长成了一个魅力十足的女人。

秦北竟有些恍惚。他第一次见到她时的影像还历历在目，她那时小小的、怯怯的；后来她终于长成了少女，总是定定地看着自己转篮球的样子傻笑，支着下巴坐在床前安静地听自己弹着吉他；她从来不会多话；她总是小心翼翼地跟在自己左右，又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于是明白她是依赖他也崇拜他的，但是年少轻狂的他又怎么会允许自己后面跟着一个小跟班呢，况且他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独生子，早已习惯了那样的生活方式，于是他刻意地冷淡她、疏远她、漠视她，原来自己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等她长大吗?

不久前，他才从袁静淑那里知道，他离开秦家的时候，秦南偷偷地哭了三个晚上。想到这儿，他不由得鼻子发酸。这时台上的学生代表们已经一字排开准备照相，他看到秦南在笑着冲自己挥手，于是也赶紧收回思绪，挥手回应她。台下掌声响起，典礼完成。

“在想什么？”秦南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秦北的面前，伸出小手在他眼前摇了摇。秦北伸手帮她扶正因为跑动歪在一边的学士帽，“在想

我们的小公主已经长这么大了，大学都毕业了。”

“然后呢？”

“然后，我能不老吗？”秦北佯装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切，你才不老，你比我们班很多男生都年轻呢，不信你看——”秦南边说边左顾右盼，最后好像找到了什么，偷偷指给了秦北看，“那个就是我们班的，怎么样？”秦北顺着秦南目光的方向看了过去，是一个个子不高但看起来很成熟稳重的男生。他也看向了他们这里，发现秦南他们也在看他，忙将目光投往别处。秦北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秦南，心中了然，有人喜欢秦南也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但他打赌这个傻丫头一定感觉不到。

“对了，晚上有没有空？我们寝室要活动一下。”秦南觉得秦北今天老是走神，但还是先说正事要紧。

“寝室活动家长也可以参加吗？”秦北没忘了他今天是代表秦家全家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所以很奇怪寝室的活动会请他来参加。

“讨厌，谁说你是家长了？不过比我大那么几岁，就开始倚老卖老。”一抹红晕泛过秦南脸颊，秦北不由看得呆了一下。

“是每个人都要带男朋友过来。”秦南低下头喃喃地说。

秦北心跳如鼓，一把捏住秦南的下巴让她抬起头来看向自己，急切地问：“这么说，你是承认我是你的男朋友了吗？”

“嗯。”秦南重重地点了点头，不再回避秦北的视线，目光里满是庄重。秦北情不自禁地将秦南拥进了怀里。这感觉真的很奇特，尽管两个人其实就是这种关系，但是今天从秦南的口里亲自说出来，还是让他激动不已。尤其是，她竟然肯当众宣布两人的关系，那不就是代表着她已经决定要和他一起面对未来的暴风雨吗？

可是，他突然记起今晚有一个重要的会面，欧洲来的客户，时间早已定好不能更改。他正在犹豫着，秦南奋力挣开了他的怀抱，并四处看了看，“真是的，这可是大庭广众之下啊。”

秦北笑了笑，现在看她连嗔怒的样子都这么可爱。

“宝贝，今晚我恐怕不能陪你……”

“哦，那没关系，你的事要紧。我要去合影了，你有事先回公司吧。”秦南看到了远处向她挥手的寝室姐妹。

“好的，宝贝，好好儿玩。”秦北心生一丝愧疚，但也只能如此了。

回公司的路上，秦北的嘴角一直保持着上扬的状态。第一次给自己心爱的人做男朋友，想不洋洋得意都不行，就连回到办公室，想起秦南方才承认他俩关系的样子，他都忍不住傻笑，突然间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

这时郑芳敲敲门走了进来，秦北收起了笑容。秦南嘱咐他不要告诉郑芳今天是学校毕业典礼的日子，她没有拿到学位，怕她知道伤心。看到她进来，秦北才想起秦南的嘱托。

“秦总，詹总他们已经到了，一行四人。酒店已经准备好，晚上六点整会面。”郑芳要和秦北确认每天的行程安排。

“嗯，通知乔浅晚上出席。对了，你也参加吧。”要郑芳晚上和他一起应酬是秦北临时?决定，因为他想起了秦南之前的嘱托，忽然想要好好儿培养一下她。秦北现在心情很好，这个詹明在欧洲华人圈举足轻重，如果这笔生意谈成，秦氏这一年的销售额也就基本完成了。秦北怎能不重视？让郑芳跟着见见世面，对她的将来是有好处的。

“哦，是。”郑芳的脸上闪过一抹喜色，马上又恢复了原有的样子。这是秦北第一次带她出去见客户，还是这么重要的客人，郑芳明白自己一定要好好儿把握。

第六章　意外(4)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詹明这个人还是深深吸引了秦北。他性格豪爽，做事雷厉风行，对事情有着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他知道秦北还是Y大中文系的教授之后，更是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关于文学上的话题，绝口不提订单的事。秦北也不急，跟着他天南地北地胡侃。人生得一知己不易，秦北本来也不是纯粹的商人，心想就算谈不成合作，交到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也是收获。谁知说着说着，詹明忽然话锋一转，拍板定下了合同的事，让秦北他们惊喜不已。剩下的时间两人推杯换盏，继续谈天说地，大有相见恨晚之势。看了看时间，秦北感觉秦南的活动应该结束了，于是找了个借口到包房外面去给秦南打电话。

“宝贝，什么时候结束？我这边还没完，我让司机去接你。”秦北对着电话那边的秦南说道。

“亲爱的，我们这边还没散，大家都想去通宵K歌，我也想去。”秦南冲着话筒大声说着，周围环境很吵。

“好的，宝贝，那你好好儿玩。今晚就别回来了，明早我去接你。”秦北说完，对着话筒亲了一下，收线。

一回头，发现郑芳站在他身后，秦北尴尬地咳了一声，想必他的电话都被她听见了，尤其是他最后的动作，被员工看见总归对自己形象不利。郑芳只是笑了笑，“我去卫生间。”说完和秦北擦身而过。

秦北也没往心里去，反正她早就知道秦南和自己的关系了，又不是外人。他这样想着，推门回屋，继续和大家喝酒。詹明的祖籍是东北，酒量很大，秦北作为主人，一方面为了尽到地主之谊，另一方面因为白天的事，再加上刚谈成了这笔大的订单，心情超好，也就舍命陪君子，喝到了自己的最大量，等到结束的时候，走路都已经摇晃了。

客人们都住在这个酒店，郑芳只需要将他们送到房间就好，然后回来叫司机来接秦北。乔浅要送秦北回家，但被郑芳拒绝，说由公司司机送就好，乔浅不如将秦北的车开回去，第二天再开到公司来。乔浅想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开着秦北的车先走了。

“秦总，要回哪里？”郑芳问。秦北虽然醉，但还是有意识的，“回我自己的家，就是你布置的那处房子。”秦北费力地将钥匙递给了郑芳。

郑芳点点头，指挥司机开到了秦北和秦南目前住的小区。等司机将秦北送到房间里以后，她遣走了司机。

“你也回去吧，我没事。”秦北头昏昏沉沉的，只想马上休息，郑芳在，他觉得很不方便。“那个，方才南南给我打电话，知道你喝酒了，让我照顾你。”郑芳鼓起勇气说道。

“我没事，她怎么知道我喝酒了呢？你走吧。”秦北实在是有点儿撑不住了。

“我去给你冲点儿蜂蜜水解酒再走吧。”郑芳说道。

“随便吧。”秦北说完便倒在床上，等郑芳端着蜂蜜水再进来的时候，秦北已经响起了均匀的呼吸声。

郑芳站在床边，看着熟睡的秦北帅气的面庞、高大标准的身躯，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让她的心开始狂跳，并且越来越强烈。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她在心里这样告诉自己，于是她走近秦北，翻出了他口袋中的电话……

秦南今晚心里很不踏实，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事，但又说不上是为什么，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想要给秦北打电话看看他回家了没，突然进来了一条信息：“南，速回家，等你。——北”。

秦南皱了皱眉，这条信息非常奇怪，但是她来不及多想，马上打车赶了回来，急急忙忙地拿出钥匙开了家门。屋里漆黑一片。“北，你在吗？”她边开灯边问了一声，没有回音。秦南习惯性地走进卧室，打开了灯，眼前的一幕让她“啊”地惊叫出声。

秦北被她的声音吵醒，勉强适应了光线，看到秦南回来，酒醒了一半，再看到她惊恐的表情，不觉诧异，顺着她的目光向身边看去，酒马上全醒了。只见郑芳赤身裸体地躺在了他身边，也是一脸惊恐，再看自己，也是一丝不挂。他马上明白了一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南，你听我解释。”

“好，明天再说吧。”秦南嘴角扯出了一丝苦笑，镇静地说道，转身离开了这个她曾经认为的“家”。

秦北瞬间反应了过来，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看都没看郑芳一眼便追下楼去。眼看着秦南上了一辆计程车，他也赶紧叫了一辆，跟在秦南的车后。他想要给她打个电话，才发现出来的时候比较急，只记得拿了手包，并未带手机。秦北心急如焚，嘱咐司机千万别把眼前的那辆车给跟丢了。

好在秦南的车稳稳当当地开进了秦宅，秦北终于舒了一口气。现在这个时间，回宿舍是不可能了，以秦南的性格是不会选择去宾馆的，能想到回家，说明她现在还比较理智，这让秦北已经绝望的意识里又生出了一丝希望。

下了车，秦北跟着秦南一前一后进入院子。秦南终于发现了他，但是脚步并没有停，也没有出声，而是更加快了脚步。秦北几步赶上去，一把抓住了秦南的一只手臂，“你听我解释。”

秦北因为急切气喘吁吁，在秦南手臂上的手也不由自主地加重了力道，好像只要一松手，眼前这个自己深爱着的女人马上就会从他眼前消失了。

“明天好吗？我答应你明天听你解释。”秦南的声音异常平静。在微弱的月光下，秦北看不出她的丝毫表情，但她近乎冰冷的平静却让他不寒而栗。半晌，秦北颓然地松开了手。秦南转身走进玄关，秦北随后也跟了进去，但却刻意保持了一段距离，估计秦南已经回到自己房间，才上了楼。

秦南也说不上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平静。她以为自己会崩溃，事实上她并没有，除了刹那的绝望，她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许她早就做好了会失去一切的心理准备，看来老天终于动手了，而且一箭双雕，既夺走了她的爱情，也夺走了她唯一的亲人。有那么一刻，秦南甚至想放声大笑，还有什么花样吗？尽管使出来吧，她秦南在经历过这么多次的苦难之后，已经百毒不侵了。这样也好，省得自己会在自己编织出的希望里越陷越深。一切都拿走好了，反正她已经所剩无几。她也不会再反抗了，既然这是自己的宿命，挣扎又有什么用？她不怪秦北，也不怪郑芳，他们不过是老天惩罚自己的又一个工具罢了。

第六章　意外(5)

回家，对，至少还有一个家，虽然从小到大都觉得自己是寄宿在那里的，但现在，这是唯一能收容自己的地方，不是吗?

可是，为什么，在见到秦北之后，在发现他一直跟在自己后面之后，她会感到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 往事一幕幕轮回上演，他所有的好，他温暖的怀抱，他对自己所有的容忍和宠溺，在这时排山倒海地涌入秦南的脑海，同方才撞见的他和郑芳的不堪画面一起撕扯着她的记忆和神经，震荡着这个月黑风高的不眠之夜。

可是，当最初的歇斯底里般的极端情绪过去，长夜的寂静迫使秦南头脑冷静了下来，于是她发现了这件事情中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尽管她极不情愿去回忆这事，甚至想都不愿去想，但本能提示她，事情也许不是她表面看到的样子。

秦南毕竟读过很多书，懂得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一件事，最重要的是她的潜意识里一直是相信秦北的，所以即使是“眼见为实”，她也还是不相信秦北会背叛自己。

首先她想到的是秦北醉酒，郑芳在秦北不知情的状况下布置了假象，然后用秦北的手机通知自己。但是亨伯特曾经说过的话又让秦南纠结，她相信亨伯特说过的关于醉酒的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有意识的话，那么在秦北有意识的情况下，他又怎么会让郑芳进来，并在她还未离去的情况下睡着了呢?

退一万步，另一种假设是秦北真正失去了意识或者将郑芳当成了自己，那他又怎能保证没有和郑芳发生肉体关系呢? 秦南设想了各种情况，最后的结论就是她和秦北已经不再可能在一起了，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心理洁癖，更是因为她明白了一件事，这件事对她来说震动很大，那就是郑芳也是爱秦北的。

星巴克里，秦南和秦北倚窗而坐，两个人都是一夜未睡，神情憔悴。

秦北讲述了昨晚留在他记忆中的经过。他记得是司机和郑芳送他回的家，他让郑芳离开，但郑芳说要先帮他冲一杯蜂蜜水再走，他因为支持不住就睡着了，等醒来就看见了秦南看到的那一幕；至于短信，秦北确定自己没有给秦南发过，并且他可以保证他虽然睡得人事不省，但他绝对没有做对不起秦南的事。

秦南很认真地听着。秦北所说的话符合她的推断，她全都相信，但是却一点儿都轻松不起来。秦北满眼红丝，头发凌乱，显然也是一直在煎熬。秦南不忍心看他落魄的样子，心里在隐隐作痛。

秦北伸出一只手按在秦南放在咖啡杯的手上，“宝贝，请你相信我。”他神色肃穆地说。秦南试图将手抽出来，却被秦北牢牢地握住。看着秦北充满渴求和焦虑的目光，秦南心里一酸，随即轻轻地点了点头，“我相信你。”

秦北怔了三秒钟，将脸埋进了自己的双手。他不想让秦南看到他过于激动的样子。秦南相信他，对他来说就好像已经被判死刑的犯人听到又被宣布无罪释放了一样。他果然没有看错秦南，这样的考验都能经受得住，还有什么能动摇他们之间的爱情呢?

“南，我们结婚吧。”秦北抬起头，极为郑重地说。

“结婚？”秦南喃喃地将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觉得这件事离她很遥远，好像秦北在说一件和她完全没有关联的事，可是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现出了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她再看向秦北，他的眼里也满是期待的光芒。我可以吗？我秦南配吗?

“答应我吧。什么也不会把我们分开的，请相信我。”秦北热切地说。他看得出秦南已经在动摇了，只是因为顾及郑芳所以还不能做决定。他不会允许她为了别人牺牲他俩的幸福。秦南的脸上现出了一丝笑意，秦北的这个提议她怎会不动心？但是这幸福来得太快、太不真实，她需要先确定这是不是在梦境。

叮的一声短信提示音响，秦南木然地打开手机浏览信息，突然脸色刷白，手开始不停地颤抖。秦北马上接过秦南几乎要掉到地上的手

机，看到的是郑芳的短信——“我们的恩怨下辈子再算吧，永别了。——郑芳”。

秦北也是一惊，但马上扶住摇摇欲坠的秦南，打电话回公司询问了郑芳的住址，然后带着秦南赶了过去。

抢救室的门外，秦南一言不发，眼中是极力压制的怒火和悲愤，还有恐惧。秦北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给她力量和支撑。虽然现在他对这个叫郑芳的女人恨之入骨，但是他还没忘记，她是他最爱的人的姐姐，他也不希望她死。

郑芳醒了过来，据医生说她服下的安眠药的量还不足以致死，并且因为送来得及时，洗洗胃就没事了。

秦南让秦北留在走廊里，握紧拳头走进了郑芳的病房。

“这游戏很好玩是不是？”秦南看着病床上的郑芳咬牙切齿地说，“你有什么资格求死？你做了这样的事你有什么资格求死？我才是那个受害者！”秦南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这还是生平第一次，因为郑芳永远不知道从接到她的短信起秦南有多恐惧，她竟然和她开这样的玩笑！

“别忘了你欠我的。”郑芳突然冷冷地说。

秦南想不到郑芳醒来第一句竟然是这句话，冷笑了一声，“就算是吧，那你要我怎么还？下辈子当牛作马，还是现在就把这条命交给你？”

“我要秦北，你只要将他让给我，我们两不相欠。”郑芳边说边看向秦南，目光似两柄剑。

秦南没有出声，清楚地感觉心脏的温度一点点地降了下去。看秦南没有说话，郑芳突然哭了出来，边哭边说：“我求求你了，好不好？小雪，你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没有了。以前你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分给我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他，没有他我活不了，一个男人比姐姐还重要吗？我求求你……”郑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肩膀有节奏地抖动，也晃动着秦南的心。是的，她当年偷走了姐姐的幸福，她欠她

的，现在的她怎么能这么自私地为了自己的幸福，再将她喜欢的东西夺走？毕竟这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了。

看来自己和秦北注定是有缘无分了，即使能在一起，郑芳今天的哭声也会在自己的脑海里响一辈子，她又怎么会幸福得了？与其守着一份残缺的幸福，还不如拱手让人，至少换得内心的平安。这么想着，秦南走到病床前，轻轻地拉住了郑芳的手，“我答应你，我们今后两不相欠。”郑芳的哭声刹那止住，眼里放出惊喜的光。

秦南筋疲力尽地出了病房，给焦急地等在外面的秦北一个勉强的笑，幽幽地说：“我答应你，我们结婚吧。”秦北一下子将秦南拥进怀里，却没注意到秦南单薄的身子抖得如同秋风中的树叶一般。“对不起，北，对不起。”秦南在心里哭喊道，“如果我骗了你，请你一定不要怪我，永别了。”

第一章　孩子(1)

飞机在往三万英尺的高度爬行，秦南保持后仰的姿势紧紧贴在椅背上，闭着双眼还是止不住泪流满面。“小姐，您没事吧？需要我提供晕机的药吗？”美丽的空中小姐将秦南从悲伤中唤醒，并体贴地递上了纸巾。秦南摇了摇头，感激地接过纸巾，并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我没事。”

空中小姐了然。这毕竟是要漂洋过海的班机，从此和亲人天各一方的悲伤面孔在她眼前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已经见怪不怪。她点点头，优雅地离去。

秦南擦了擦眼泪，侧过头呆呆地看着舷窗外的云朵。这个时候，秦北应该和郑芳完成仪式了吧?

为了郑芳，她骗了秦北，答应和他结婚。因为秦北是个基督徒，两个人决定在一个小教堂找个牧师见证，至于婚姻登记，秦南坚持要在牧师公证之后，因为她明白对于秦北来说，宗教上的仪式对他更有约束力，那个时候郑芳已经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是的，今天就是她和秦北结婚的日子，只不过是郑芳代替自己做了新娘。

“对不起，对不起……”秦南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喊道。她不敢想象秦北正在往郑芳的无名指上套戒指的情景，更不敢想秦北亲吻郑芳的情景，但是这些场景就是忍不住地往她的脑海里扎，抹都抹不掉，让她的心撕裂般地疼。有那么一刻，她甚至希望这架飞机干脆从云端上坠落下去，一了百了，但她又不忍心这么多人为自己做陪葬。

秦南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触碰到了秦北送她的那个金色的半个残缺苹果的MP3，紧紧地握在了手心。那里面全是秦北的声音，是他找录音棚录制的自己的吉他弹唱。第一首就是《人狼恋》，还有很多首以前秦南在家里听秦北唱过的歌，他把它们全部录下来放在了这半个残缺的苹果里。秦南当时听到的时候就已经热泪盈眶，从此就一直

把它挂在了胸口，离心脏最近的地方。而现在，秦南不敢听，那些声音将是自己最珍贵的纪念，可是目前，却会刺得自己的心更加痛。

秦北手捧着一束玫瑰站在神父面前等待秦南的出现。他们约好了礼堂见，秦南打死都不让他去接她，让他感觉事情好像哪里不对。这几天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他，虽然秦南答应了他结婚，但是她却拒绝见他，一点儿也不像是一个准新娘的样子。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她终于答应陪他一起去挑了对戒，但却神情恍惚、心不在焉，后来还是秦北做主，胡乱选了一对。

“先生，您不用这么紧张的。”神父看出了秦北的焦虑，宽慰他道。秦北不自然地冲他笑了笑。“哦，来了，美丽的新娘。”神父突然说道。

因为神父是正对着教堂的门口，而秦北是背对着的。秦北闻言慌忙转过身去，看到教堂口那抹纯白的身影时，先是一喜，紧接着仿佛一盆冷水兜头浇了下来，他一眼便看出来，那不是秦南！

他冷冷地看着郑芳袅袅娜娜地一路朝自己走了过来，微微低着头，身上穿的是自己为秦南定做的婚纱。秦北的心在一点点地变硬，手慢慢地握成了拳。

等到郑芳终于走到秦北身边站定时，秦北转过身不再看向她，极力压制着内心的怒火，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怎么是你？我的妻子呢？”郑芳一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认出了她。这个主意是她提出来的，她没有奢望能瞒过他很久，但她原本以为至少会等到仪式之后，那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没有等她回答，秦北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秦南打电话。“对方已停机”——连拨了几遍都是这个声音。

“Shit！”秦北把手机狠狠地往地上一摔，转身就往教堂外面跑去。他要她当面说清楚，玩这么拙劣的一出算什么？当他秦北是小孩子，玩办家家酒的游戏吗？

“她已经飞走了。”郑芳突然在秦北的身后大声喊道。这一喊很有效，秦北一下子定在了原地。“六点钟的飞机。”郑芳又补充了一句。秦北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表，九点一刻，脑袋嗡的一声响，他霍地一下转过身，快步走到郑芳面前，“告诉我，她去了哪里？快告诉我！”他几乎把郑芳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眼前只有她知道秦南的下落，而自己绝不能就这么失去她。

郑芳摇了摇头，拿出了一只男戒和一个信封。秦北认识那戒指，是今天用来交换的。他一把拿过信封，迫不及待地拆开来看，看完将信连着信封一道撕得粉碎，眼睛里喷射出来的怒火令人不敢直视。

“那个，先生，要不，要不今天先到这里，哪天你的新娘回来我们再宣誓也来得及……”神父讪讪地说，今天的场面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害怕秦北的怒火会烧到他这个不相干的人身上。

秦北站在原地没有出声，神父看他没有反应，叹了口气，合上了眼前的《圣经》，夹在腋下准备离开。

“等等，现在就开始吧。”秦北突然说出的话让在场的另外两个人大吃一惊。“可是孩子，你确定？你的新娘不是不在吗？”神父停下了脚步。“就是她了。”秦?边说边指了指郑芳。郑芳也是一脸诧异，秦北扫了她一眼，不屑地说：“这不是你希望的吗？”郑芳满脸通红。

“可是，可是……”神父有点儿为难，在他看来不道德的婚姻实在是对上帝的欺骗。秦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空白支票簿，随手写上了一个数字，撕下来递给了神父。神父瞄了一眼，伸手接过去，“好，现在仪式开始……”

在两个人都各怀心事地说过“我愿意”之后，仪式就算完成，没有亲吻也没有其他环节。秦北一个人自顾自地走出教堂，驾车在这个城市里胡乱地穿行。她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在那封信里告诉他不要去找她，如果他还爱她就好好儿对待郑芳云云。她做得太绝了，连一点儿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他恨她，从今天开始。好，既然她希望自己和郑芳结婚，那就结，反正对他来说，除了秦南，和谁结婚都没有

分别。至少，他还能当她的姐夫——在潜意识里，他不愿放弃一丝一缕和她的联系。可是，她连一丝希望都没给他留下，世界之大，他要到哪里才能找到她？她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带走了他的灵魂和心，从今往后的秦北只是一具躯壳而已，但是他必须要想方设法让自己活下来，于是他将满腔的爱转化成了恨，只有恨才能支撑着他，等到见到她的那一天，他所受的痛苦和绝望他要她加倍偿还。

第一章　孩子(2)

在飞机上昏昏欲睡的秦南突然心脏没来由地一阵搅动，针扎一样地疼。她下意识地捂紧了胸口，豆大的汗珠顺着鬓角滚落了下来。

“小姐，你没事吧？”坐在她旁边座位的一个中年男人关切地问。秦南咬紧牙关，嘴角扯出一抹微笑，摇了摇头。好在那阵疼痛渐渐过去，当她再次平复下来，开始心慌意乱。她直觉也许秦北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忽然开始担心他，甚至有冲动想马上回到他的身边。但她还是告诉自己，现在她已经和秦北没有任何关系了，她已经不再有资格关心他。她欺骗了他，不是吗？她毫不意外秦北会恨她，那也是她自找的，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她哪里知道，现在的秦北因为车祸，正躺在医院的急救室里危在旦夕！秦本儒因为秦南的突然远走和秦北的车祸再次住进了医院。现在的秦家，一夕之间摇摇欲坠，而一切的起因都是她。

对于秦家，秦南有说不出的愧疚和抱歉。她不知道秦本儒和袁静淑看到自己留下的信后会是什么样子，她很担心秦本儒的身体是否承受得住。所有人都不知道她要出走的事，只有郑芳，但也仅限于知道她会去美国。

那个签证成就了她今天的远离，也许所有的一切在冥冥中已经被安排好，注定无法逃离。全奖和多年的积攒可以支持她完成学业，其实她完全可以一辈子衣食无虞，因为在她满十八岁那年，秦本儒给了她公司的一些股份，每年的分红就是一大笔钱，秦北也是靠分红在国外完成的学业。只是这些钱秦南从来都没有动过，一是不需要，二是她不想不劳而获。她始终认为那是秦家的钱，尽管在法律上现在属于自己，但是不到万不得已她并不打算动这笔钱。

读书，然后凭自己的努力自食其力。至于报答秦家，秦南不会忘，她会用一辈子去还欠他们的一切，尽管现在她还没有这个能力，但至少这是她活下去的动力。

秦北，从现在起，努力忘掉他吧，就当生命里从没有这个人。站在美国的土地上，望着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秦南这样对自己说，可是，真的会忘得掉吗?

秦南不知道自己当初怎么选择的波士顿大学，也许是因为它坐落在她最喜欢的几位美国作家的出生地，仅那几个光芒万丈的名字就足以勾起她对这个地方的向往。

艾米莉、狄金森、霍桑、爱伦•坡、爱默生、梭罗、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即使是郎费罗的出生地波特兰，距波士顿也不过一百零九公里。

虽然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所在地坎布里奇，也就是剑桥，并不属于波士顿，但两个世界著名学府距波士顿大学仅一条查尔斯河之隔，换句话说，只要秦南穿过一座以“郎费罗”命名的小桥，就可以随时到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学院去蹭课。所以当她接到波士顿大学的offer时，那种激动的心情还是无法言喻的。尽管那个时候她并没有真的想过要来这里留学，可是当真正站在了这块土地上，秦南还是被这里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深深吸引了。

从洛根国际机场下了飞机，虽然人生地不熟，但秦南基本没费什么劲儿便找到了学校。她搭免费的巴士抵达地铁站，通过穿过波士顿湾的海底铁路线不到二十分钟就到达了市区，而波士顿大学是无人不晓的。学校在发出offer的时候就为学生提供了完备的住宿，所以秦南直接就可以住进全美最大型的宿舍之一——Warren Tower宿舍大楼的房间，报到并且办理各种手续。所有的一切不到一天就安置妥当，让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傍晚无事的时候，秦南漫步在查尔斯河畔，竟然遇到了露天演出，让她惊喜不已。她摸索着拿到了免费的节目表，用还比较生硬的英语和人交流后才知道，原来这种表演到处都是，简直是一场全民运动。秦南看到的那个大大的露天表演台叫做Hatch Shell，在它的前面有超大的草地供观众聚集，而四周则是广大开阔的河滨带状公园，人

们在草地上或坐或躺，悠闲得很。秦南很喜欢这样的氛围，也找了一块草坪坐了下来。这时舞台上进行的是黑人的说唱表演，秦南听不懂表演的内容是什么，但观众反应很热烈，她也情不自禁地被感染了。

她迫切地需要融入这样的环境，需要喧嚣和热闹来抵消她内心深处的那种孤独和漂泊不定，需要有事情转移她的注意力。别人笑她也跟着笑，别人拍手她也跟着拍手，可是音乐声还是渐渐地在耳边消逝了下去。尽管远隔重洋，尽管她已经来到了地球的另一面，尽管她已经下定决心和过去完全地决裂，可是秦北的影子还是锲而不舍地再一次钻进脑海，引来心脏的一阵隐隐作痛。难道怎么都忘不掉他了吗？秦南悲哀地想。

“Hi，may I?”一个男低音在耳边响起，秦南没有留意。她刚刚来到这里，对语言环境还不是很熟悉，而且周围声音很吵，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个声音是在对自己说话。直到一张英俊的脸出现在眼前，秦南本能地身体后倾。

“May I？”那个人又重复了一遍，边说边指了指秦南旁边的位置。秦南明白过来，轻轻点了点头，那个大男生于是挨着秦南坐了下来。

秦南下意识地往相反的方向挪了挪，她不太习惯一个陌生人靠得她太近。“Are you from Japan?”秦南这次知道对方是在和她说话，虽然对他的冒昧有点儿不满，但还是很有礼貌地回答：“I"m from China.”说完正襟危坐，脑子里想的是怎么离开而不让身旁的这个人尴尬。

“你是中国人？”不料这个人竟叫了起来，而且用的是流利的中文。

秦南不得不再次打量他。眼前的人皮肤白皙，鼻梁高耸，很明显的白种人特征，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是黑色的，深不见底。

第一章　孩子(3)

“我妈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算半个老乡。我叫伯纳德•克伦威尔，英国人。很高兴认识你。”他向秦南伸出了一只手，眼里闪烁着不一样的神采。

“你好，我叫秦南。”秦南也礼节性地伸出了手去和他相握。可能是伯纳德中文说得太好了，一下子就减少了秦南对他的距离感，毕竟在异国他乡，听到说自己母语的人还是倍感亲切的。

“你很美，不过好像有心事，可以和我说说吗？”伯纳德直视着秦南，目光中赞美的成分大过了好奇。秦南愣了一下，意识到这里并不是国内，于是大方地说：“谢谢。不过在英国，好像和不太熟的人谈天气问题比较安全吧？”秦南的回答其实很尖锐，她还不太习惯刚认识不久就被人家窥探心情，而且这个人的表现在她看来有点儿轻佻了，英国绅士在她的眼里不应该是这样的。

听她这么说伯纳德并没有生气，他耸了耸肩，“天气你看到了，没有谈论的价值，而且我们是半个老乡，也不算陌生人吧。”

“不好意思，我有事先走了。”秦南站起了身。“可以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伯纳德也站了起来。“我想还是不必了吧，有缘再见。”秦南说完转身离开。“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伯纳德在她身后喊道。

秦南的脚步停了一下，却没有回头，只挥了挥手，穿过人群往宿舍的方向走去。回想一下方才的情景，她不由得自嘲了一下，人家也没把自己怎么样，难道是自己神经过敏？或者是太保守了吧。除了报到时的办事人员，这个叫伯纳德的也算是自己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人，这样一想，秦南对自己方才的过激反应有点儿后悔，长这么大她还是第一次对人这么不礼貌。不过反正也不会再遇到了，一个陌生人而已，很快秦南便把他抛到了脑后。

接下来的几天，秦南背着一个简单的背包，手里拿着数码相机，身着牛仔裤和T恤，开始在这个城市漫无边际地游荡。

第二天的波士顿之旅，秦南的第一站选择了仰慕已久的波士顿图书馆。秦南这个人对图书馆有天生的偏爱，而波士顿图书馆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尽管因为建成年代久远，建筑已经不再像最初落成时那样金碧辉煌，但是意大利风格的中心庭院、萨金特的壁画和普莱特的雕塑，让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殿堂。触摸着青铜门上的精致纹路，秦南不由得悲从中来。秦北也是很喜欢图书馆的，这个全美最古老的图书馆他怎会不来呢？如果现在他陪在自己身边，那该多好。想到这里，秦南不由得抽回手，强迫自己不再想关于秦北的任何事，然后迅速逃离了这里。

可是自己的心又怎能逃得开？秦南想到了用暴走来麻痹神经的办法，每天把身体弄到疲乏至极，帮助自己快速地入眠——自从郑芳事件发生后，秦南的睡眠就出现了问题，来到这里，因为时差的缘故，睡眠质量还是无法恢复。几天下来，这个办法貌似很有效果，于是秦南几乎走遍了波士顿每一处享誉世界的景点。最后一天，她决定用一顿美食结束自己的旅程，便来到了牡蛎屋。这个餐馆因为肯尼迪而闻名，在二楼有一个桌子叫做“肯尼迪座”，据说肯尼迪经常来这里，并且只坐这个固定的座位。

秦南点了一份新英格兰蛤肉杂烩浓奶汤、一份清煮龙虾、一份波士顿奶油馅饼和一份烤土豆。谁料浓奶汤刚端上来，秦南一闻到味道，胸腔里便是一阵翻江倒海。她顾不上侍者关切的询问，跑到盥洗室便吐了起来，一直吐到胃里空无一物才勉强止住。一回到座位，再次闻到那个味道，她又忍不住跑了出去，这次简直要把胆汁都吐了出来。餐馆的老板也被惊动，不断地道歉，秦南笑着和他说不关他们的事，最后只勉强吃了两个烤土豆。

回来的路上，秦南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且越来越强烈。她在自动贩卖机上投币拿到了一包试纸，紧紧攥在手里。她必须要证实自己的怀疑，但此刻的她，已经心慌意乱。

看着绒毛试纸上鲜艳的两道红杠，秦南大脑里一片空白，拿着试纸的手却止不住地抖。虽然是英文的说明，但是“阳性”这个词她还是识得的，也就是说，根据早孕试纸的初步检测结果，她怀孕了。

就在她告别所有亲人、准备独立生活的时候，就在她已经下定决心从此不再见秦北，准备和他割断一切关联的时候，她怀孕了，怀的是秦北的孩子。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任何人都不能体会秦南那一刻的感受，那是绝对不能简单地归于绝望的感觉。她连自己都还无法养活，现在却要养育一个孩子。对于初尝禁果、对性几乎还处于懵懂无知状态的秦南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从小到大，秦南的性知识其实是一片空白，从没有人告诉过她，作为一个女孩子要如何学会保护自己。是秦北将她领进了那个神秘的领地，她想恨他，却恨不起来，因为他曾不止一次在床笫间对她说过，希望她能给他一个孩子，一个像她一样漂亮聪明的女孩。秦南每次听到他这么说，都会羞赧地一笑置之，在她有限的性知识里，觉得孕育生命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而现在她真的有了，却又能怪谁呢?

要是秦北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吧，想到这里，秦南嘴角扯出一丝失魂落魄的苦笑。这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你没事吧，秦？”是同寝的韩国女孩金相姬用生硬的英语在门外喊她。秦南意识到自己在盥洗室里的时间太长了，她答应了一声，将用过的试纸和包装袋通通冲进了抽水马桶，才慢慢地走了出来。

第一章　孩子(4)

“你的脸色很不好。”相姬的担心挂在脸上，秦南冲她笑了笑，对她的关心表示了感谢。虽然对韩国人没有什么好感，秦南却并不讨厌这个女孩，但也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初来乍到的她还不想和陌生人有过多的交集，这也是源自人的自我防卫本能。

看秦南并不想多说话，相姬很知趣地去忙自己的事。秦南打开电脑查找她想要知道的信息，因为头脑混乱，竟然一时想不出要输入什么关键词。终于，她看到了一条信息，说这种绒毛试纸的正确率并不是百分之百，秦南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

但是当那个金发碧眼的高大医生笑着对她说“Congratulations”的时候，秦南知道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那个小生命毫无疑问已经开始在她的体内生长，并且发育正常，这已经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当医生将B超单子上那个椭圆形的受精卵指给她看，并告诉她这就是她的Baby时，秦南面无表情。她并没有觉得感动与欣喜，为此，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对这个孩子心存歉意。

当最初的惊诧和恐慌过去，当你对一个事物开始有所了解，你才会运用理性做出抉择。秦南也是这样。既然逃已经逃不过，一定要面对和选择，她反而变得冷静和坚强了起来。

面对着电脑页面上那个卖米司非酮的网站，秦南咬了咬牙，用鼠标点下了购买键。药物第二天就被快递送了过来。秦南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英文说明，几乎倒背如流。她知道，只要将这些药吃下去，一共六粒，连吃三天，那么这个小生命就将不复存在。她将完全割断与秦北之间最后的一丝血肉联系，她不会再受困扰，可以继续走自己早就决定好的道路。

可是，直到攥着药的手关节泛白，她还是没有勇气将那两粒小白片吃下去。

不知是希望在秦北的声音里找到勇气，抑或是同他做最后的诀别，秦南突然想到了什么，颤抖着双手打开了秦北送给她的mp3。音乐瞬间灌满了她的鼓膜，秦南打了一个激灵，因为这首歌的名字是《When A Child Is Born》——《当一个孩子诞生》。难道是上天在帮她做选择吗？不然的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她听到这首歌？平时再熟悉不过的音乐突然在此刻对秦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以往没怎么注意到的歌词也突然清晰，每一句都敲打着她已经脆弱不堪的神经：

一道希望之光，在空中闪耀

一颗微星照亮了天上的路

横跨整个大地，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黎明

这都是因为一个孩子的诞生

……

悲痛与苦难将被遗忘，永远被遗忘

那是一个梦想，一个幻象

但未来很快就会实现

横跨整个大地，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黎明

这都是因为一个孩子的诞生

“当一个孩子诞生”，“孩子”，“诞生”，当这几个关键词充斥了秦南的脑海，在她的头还没被涨裂之前，秦南关掉了mp3，并破天荒第一次在不洗澡的时候将它摘了下来，扔到了视线之外……

好吧，秦北，你赢了。

秦南将花高价网购来的药悉数冲进了马桶，同时也下定了决心，她要生下这个孩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将他好好儿养大。

一旦决心已下，秦南内心反倒安定了下来，觉得自己飘忽的生命刹那间有了方向，就好像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突然发现了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她暗暗庆幸没有在冲动之下喝下那些药，她甚至想感谢秦北，在那么关键的时刻用那首歌提醒了自己，更要感谢的是，

他给予了她一个孩子，一个他们俩的孩子，这样，他们将毕生血脉相连。

在人生的岔路口，一个决定将改变人的命运，显然，秦南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一个异国他乡来的留学生，连独立生活都要从头学起，现在却下决心做一个单身母亲，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支撑。秦南没有退却，她仿佛一夕长大，突然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从今以后绝对不能软弱，因为她将是一个母亲。

思虑再三，秦南第一次动用了她在秦氏的股票分红，那上面的数字吓了她一跳。之前她一直觉得这笔钱和自己没有关系，因此从来没有刻意关注过上面的金额。但是现在她必须要动用这笔钱，不然她没法养育这个孩子，最起码，她不能让他降生在学生宿舍里。

秦南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既然决定要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尽最大的努力，给他最好的一切。自己已经注定不能给他一个父亲、一个完整的家，那就不能再让他受到另外的委屈。既然是秦家的骨肉，那么用这笔钱来养育也说得过去吧。大不了，等将来自己能够自食其力后再归还，以目前的状况，秦南别无他法。

第一章　孩子(5)

在学校附近租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公寓，秦南在相姬充满疑虑和不舍的眼神中搬了出去。导师她已经见过，课程也不多——在美国要想拿到硕士学位还是相对容易的，只要论文通过就可以，所以秦南并不担心学业。现在最令她惴惴不安也是最为紧张的事，就是等待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了。

秋天过去的时候，秦南的身子逐渐笨重了起来，仅仅是拿着一台笔记本穿行于家里和学校之间，已经让她倍感吃力。挺着大肚子去上课，引来多方侧目是难免的事，但秦南始终坦然面对，反而受到同学和教授的赞赏。

随着腹中胎儿的生长，秦南感觉她自己也在跟着不断地成长。她变得越来越坚强，也越来越从容，那个尚未谋面的小生命已经完全成为支撑她生命的力量。

秦南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和学习如何做一个好母亲。孤独的时候，她就和肚子里的宝宝说话，她相信他是能够听得到的。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这是让秦南倍感欣慰和感激的一件事。

到了圣诞节的时候，秦南不得不通过中介找到了一个华人妇女作为保姆。她已经弯不下腰去，预产期在两个月以后，她要为一切做好准备。尽管对于即将到来的生产，秦南因为没有经历过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但是对这个小生命的期待，还是大过了一切。

雪开始融化，预产期已经没剩几天，胎动越来越频繁，秦南直觉她肚子里一定是个淘小子。每当这个小家伙涉嫌在她肚子里翻跟头的时候，秦南就会想，恐怕要让秦北失望了吧，然后无奈地笑笑，笑自己傻，是男是女已经都和他无关，他又怎么会知道呢?

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情人节到了，秦南却没有心情顾及这个节日。从大清早开始，她的下腹就一阵阵地绞痛，尽管不太强烈，却越来越

频繁。秦南直觉也许是要生了，准备等保姆一到就一起去医院，可是她等了一上午保姆都没有到，后来接到电话她才知道，这个保姆因为偷渡已经被移民局遣返了。

对于即将生产的秦南来说，这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腹部的绞痛突然强烈了起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成串地滚过，秦南痛得几乎要失去意识。她不停地告诉自己，绝对不能慌，一切都会好的，现在只能靠她自己了，宝宝的生命也悬在她的身上，一定要稳住。

她强忍着剧痛挪到电话旁，拨通911，告诉了对方自己的详细地址。在听到对方五分钟之内就会赶到的承诺后，秦南才稍稍松了口气。可是之后呢？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如果自己在生产中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么孩子该怎么办？他岂不是要成了孤儿？

想到这里，秦南惊出了一身冷汗，竟然暂时忘记了疼痛。虽然现代医学已经很发达了，但是谁又能保证万无一失呢？这容不得秦南不去考虑。

又一阵剧痛袭来，电光石火间，秦南想到了一个人，现在也只有他了。她丝毫没有耽搁，往那个陌生的号码打了一个电话。当电话接通并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时，秦南仿佛抓到了一棵救命稻草，顾不得对方的惊诧和寒暄，一字一句地交代了自己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在听到那边带着疑惑的应允后，秦南挂掉电话，用尽全身力气打开公寓的门，然后便疼昏了过去……